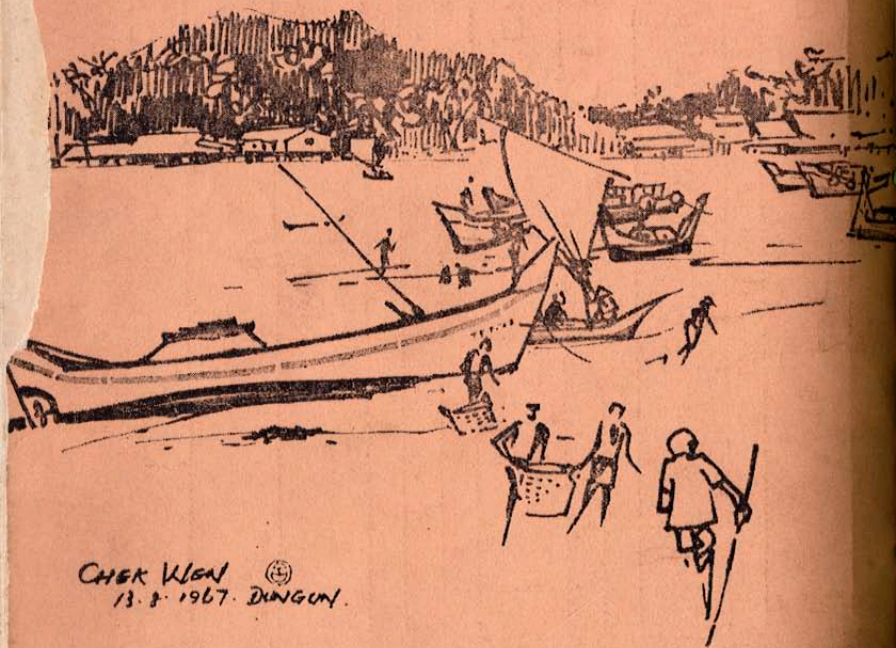


蕉風



（期五八一第）號月三

□ 論 文 □

論夏金桂.....依藤(十二)

□ 廣播劇 □

長溝.....周倫(七九)

□ 小 說 □

校長夢.....慈雲(十七)

發霉的歲月.....子楓(三一)

判我死刑吧.....張寒(四二)

她的悲哀.....叢甦(六十)

□ 散 文 □

歐遊印象記.....瑪戈(五一)

避債記.....崔文瑜(七五)

蕉風日記.....黃崖(九九)

□ 傳 記 文 學 □

龍引十四年(八).....黃潤岳(三)

新書業與作家.....溫梓川(二二)

□ 詩 □

三月.....劉修謙(十六)

定價：

：(冊每)售零
：(冊六)年半
：(冊二十)早全

角五幣馬
元三幣馬
角七元五幣馬

元一幣港
角三元一金美
角五元二金美

角二金美

12.3. 88.

游 祿 輝



YEW LOKE HOOI

Taman Jaya,
100 Bkt Mertajam,
Seberang Perai,
MALAYSIA

刊月風蕉

期五八一第

號月三年八六九一

出版者

蕉風出版社

電話：五一九六九

The Chao Foon Press,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承印者

馬來亞印務公司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總代理

友聯書局有限公司

No.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Chao Foon Monthly

March, 1968.

KDN 3144,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素描

□封 面 □

護士日記

□徵 文 □

小丑

告別，台北

零點零 (七八)

陌上桑 (五九)

柳 野 (三十)

田 沙 (三七)

呂介文

費郵寄平之戶訂期長
• 內之費即在括色
郵按，寄郵空航須如
• 費收賀郵際實局



讀者

作者

編者

在此時此地辦一份華文文藝期刊，其中種種困難，非過來人無法體會得到。辦刊物者遭遇的第一個困難是經濟問題，縱使刊物能銷到五千份六千份，這個問題依然無法解決；第二個困難是面對外來刊物的挑戰，泊來刊物印刷精美，定價低廉，再加上有些讀者存有「外國月亮更圓」的心理，所以，儘管本地刊物如何努力求質的充實，仍然在競爭方面感到吃力；第三個困難是發行上的阻力，書店和報攤對本地刊物缺乏信心，每每不願多為發售。基於上述的種種原因，許多文藝期刊無法支持，終於停刊。文藝界和讀者界對本刊能繼續出版十二年，認為是一個奇蹟，其實，本刊所遭遇的壓力何嘗比其他刊物少，但本刊全人本着愛護文藝的熱忱，竭盡所能，面對一切的挑戰，我們決心要在萬分困難中，為馬華作者提供一塊耕耘的園地，為創造馬來西亞文學盡一分力。十二年來，我們的艱辛，我們付出的代價，真是一言難盡，可說是已達到精疲力竭的地步。為了本刊的生存，我們會作退一步的考慮，改為季刊或文集，但想起本刊在目前所肩負的責任時，我們只得拼着一切，站穩崗位繼續作孤軍苦鬥。希望十二年來愛護本刊的讀者和作者能給予我們更多的鼓勵和支持。

自下期起，本刊將略減篇幅，定價亦將減至三角。這種措施，一方面可以減輕讀者負擔，一方面可以減低本刊經濟壓力；這是經過本刊全人多月來研究出來的一個生存方法。本刊篇幅略減後，內容當更求精簡，使讀者能花最低代價得到最高享受。所以，對讀者來說，這個變動只有好處而沒有壞處。至於長期訂戶的訂費折算新定價的辦法，我們將有十分合理的處理，辦法將在下期刊出。

和讀者們久違了的「龍引十四年」，本期又和讀者們見面了，黃潤岳先生爲了寫本文特地跑到芙蓉的政府旅舍去住了兩天，實在令人感動。張寒先生的小說「判我死刑吧！」又是一篇新的嘗試，溫梓川先生的「新書業與作家」介紹了當年中國出版業全盛時的情形，依藤先生的「論夏金桂」評述一個在「紅樓夢」中不爲人重視的人物，都是很有份量的作品。

有些讀者建議我們多刊載一些評論的文章，這個意見十分寶貴，我們樂於接

課外活動

龍引十四年（八）

黃潤岳



年紀輕的人，做工多要選大都市；薪水少一點也沒有甚麼關係。龍引是小地方，聘請教師實在相當困難。別人多問幾句，就不想來了。龍引白天沒有電，沒有醫院，沒有戲院，沒有茶館……甚麼都沒有！在南邊笨珍有培群中學，北邊峇株有華僑中學；笨珍與峇株，便吸引人得多。記得有一兩位教師，原是講好到龍引來的，結果却到華中和培群去了。

我剛到龍引的那年，星洲某先生向董事長介紹了一位女教師羅秀銀先生，我同意聘請。那知星洲到龍引，原不過八十哩，她卻走了三四天。因為她走到龍運，那是在丁加奴州，找不到再折回來。

講英文，人們又誤會到“RENGAM”，那又

是「令金」了。地圖上找不到龍引；戰前聽叫做「凌月」。英文是 RENGIT；

生活在這樣一個小地方，單調，枯燥；而且非常乏味。我必須要設法找一些正當的消遣；不僅是為我自己，也是為了學校的師生。

我從小就喜歡照相；在初中時便參加過柯達攝影雜誌舉辦的比賽。到龍引不久，我買了一架萊卡照相機。那時峇株華中的董事長李開通先生已買了一架，他極力推介。萊卡是世界有名的牌子，我早已知道，只是捨不得花那麼大一筆錢罷了。

買了萊卡之後，軟片是五十呎或一百呎買，不是買一卷一卷的。有些同事對照相有興趣，可以借我的去玩。因為底片便宜，自己沖晒也方便。記得有一年校慶，還用我的相機為參觀人士拍照。好在龍引只有一家照相館，生意做不完，學校裏的教師，業餘照幾張，對於他的生意，不會發生甚麼影響。

我早有了一架舊式的對光的攝影機，拍攝不方便，才再買一架萊卡；還有一些同事也有相機，學校裡又買了電影攝影機，於是在一九五二年的校慶日，由攝影研究會佈置了一間展覽室。將各種不同的相機，從方匣的，對光的，反光的，到拍電影的，一一陳列，詳細說明；各種底片也是一樣。沖底片和晒相片的程序，分別列表繪圖說明，使參觀的人看過一遍之後，對於照相術會有一個簡單明確的概念。

攝影研究會有全套沖晒放大的設備。那時卅五米厘的相機還不流行，我自己又買了一套放大機；也放在沖晒室公用。我每個月總要在沖晒室消磨一兩晚。八九點進去，午夜以後才出來。有好幾位教師對於沖晒攝影也很有興趣，他們担任攝影研究會的指導。同學們要參加的，只交少數的會費作為沖晒藥水費用，晒紙自己買。後來有幾位同學竟以攝影為職業，業餘的專家更是不少。因為龍引白天沒有電，參加攝影研究會的人太多，沒有辦法分配；住在龍引以外的同學也無法參加。振中先生知道了，便要龍引中華公會在白天專為這些要沖洗相片的同學發電，不談發電的費用，董事長的熱忱與氣魄，實在少有。後來建築第三排新校舍，就在科學室的旁邊，專門蓋了一間洗相室，設備完善，好像照相館的一樣。

幾年之後，我因為時間分配不來，對於沖晒興趣漸漸淡了，很少去洗相室。到我離開龍引時，我的那架萊卡放大機忘記收回來，聽說鏡頭不知去向了。後來攝影器材慢慢都很便宜；攝影研究會買海波定影藥，是成缸的買下來；放大機有好幾架，通風機有兩架；沖晒相片有一個長檯，同時可容十幾人。學校還買了一架職業用的大相機。我的意思是設置一間攝影室，有燈光佈景，可攝藝術人相。那麼，畢業相和團體照，就不必請照相館的人來。可惜到我離開龍引時，此願未償。

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愛玩照相，龍引沒有戲院，學校卻買了一架電影放映機，還有一架拍電影的照相機。一九五二年元月廿五日，恰逢華人新年。幾位留在龍引的同事，為了慶祝新年，便去新加坡租一部電影片來放映。匆忙之間，放了一場。花錢不多，師生同樂。於是我便發起組織教師影娛會，全體教師每位出基金伍元。每星期六放映一場。教師及眷屬免費參觀；學生參觀酌收費用。推舉鄭金祥、曾錦祥、馮榮秋、李榮信等四位負

黃籌備，二月九日影娛會正式成立。我們的目的是大家出點錢，每週可以有一次電影看，藉以開拓生活。學生來參觀，每人收費一角，替我們分担一點費用。由於龍引沒有戲院，不備學生要來看，有時候，家長也要來。我們既不能拒絕，也是每人收費一角。每逢週末，學校的禮堂相當熱鬧。校外人士，也要來參觀。後來乾脆公開，任何人都可來。影娛會的工作便加重了。印票賣票，收票算賬，都是相當麻煩的工作。由同事們輪流來做，最出力的是羅秀銀先生與董光新先生。每次放映完畢，有一頓鹹粥消夜，那就是服務的報酬。大家樂此不疲，基金愈集愈多。教師們原交的五元，早已發還。放映既是有利可圖，多是租些泰山之類的影片。每次座無虛席，收入有時幾近百元。那些負責影娛會的同事，簡直是在開戲院了；收入雖多，大家沒有任何酬勞。盈餘之款，不是捐作教師福利，便是買東西送給學校。五月間，教師旅行團前往北馬，便從影娛會撥出一筆錢來，藉以減輕教師的負擔。那學校慶，影娛會買了一架鋼琴送給學校。每學期結束，教師有一次聚餐。每屆兒童節，由影娛會放映電影免費招待校外兒童。他們還佈置了一間教師休息室，有電唱機，收音機，書報，棋子等。因為只有一架放映機，每次換片時必須開燈，停映一兩分鐘。振中先生便想再買一架放映機。有兩架之後，便可像電影院一樣，連續映下去。我對他說：無此必要。每場戲換一次片，並沒有什麼不便。他說：放映機可由學校買。我倒認為不然。要買，可由影娛會買。我與幾位負責人商量，大家也認為可以從緩。振中先生仍然起勁。不時向我提起：某種放映機有新式樣，某種很方便……最後還是沒有買。

影娛會的盈利雖多，教師個人方面並沒有任何利益。生意愈好，工作愈多。後來，觀眾太多，秩序不易維持。華人有，巫人更多。抽烟的，烟頭亂拋；吃零食的，紙屑亂丟；有時還不免有爭吵。這樣一來，得不償失。只得停了。影娛會所存的錢，撥為獎學資金。

提起獎學資金，我倒非常驕傲。我們先發起，後來馬大和其他學校才有。墨甘霖先生担任柔佛州華校總視學官，每月捐出五十元，分給兩位高師班同學，沒有任何條件，可以說是送給他們的。我想到墨甘霖先生為一位外國官員，如此熱心，實在難能可貴。可是受惠的只有兩個人；墨甘霖先生又不能長期捐贈。我便與那兩位受惠的同學商量：最好他們在畢業之後，再按月把錢還回來。他們立刻同意。於是，有了影娛會的餘款，錢愛華先生黃雲翔先生和我每月捐出一些，便幫助了許多窮苦的高師班學生完成學業。申請也沒有甚麼條件，只要填一張表，找兩位保人；通常都會批准。有的每月借十元，有的借廿元。畢業之後，按月還。有的很準時；也有拖欠的。這樣一年接一年，一直到高師班停辦。因為高中畢業出來，不一定立刻可以找到工作，貸金制度不易維持。加上原申請貸金的，有離開了馬來亞的，有因為遭遇特殊困難無法歸還的。最後所剩的錢不多，津貼給另外一些貧苦學生之外，剩下的交給董事長作為建抄門前候車亭的一部份。

我那時的家庭負擔輕，經濟方面相當充裕。有些家境清寒的學生，要求我幫忙，我幾乎是有求必應。有的臨時遭遇困難，我也可以應急。經常需要我接濟的，數目不大，我便要他替我家做點工作，如掃溝澆花之類，算是工作的津貼。而且我告訴他：不必在精神方面有任何負擔。

我對於銀錢賬目，相當馬虎。誰借了我的錢，我幫助了誰，姓名和數目，我都沒有記下來。錢既然用去了，我也沒有想到要收回來。但是，常常有學生還錢給我；有時數目相當大，我真想不到會有那麼多。我便問：是不是弄錯了？那會這樣多？那知答覆更有趣：校長，我借的，那這一點！

我從沒有中過馬票，我常常把這些錢，當作中馬票的錢。我收到了之後，心中非常高興。就在不久以前，我還收到一筆！但是借錢出去，也不一定愉快。有一次，某位同學寫了封信向我求援，我立刻答應了。不久，他又來一封信，又要借錢，我當然拒絕了。後來他的父親知道了，也許罵了他一頓。他卻寫封信給我：「我向你借，有強迫你嗎？是你自己願意的。……」不錯，是我自己願意的。我並沒有要他還；我也不曾告訴他的父親。他那幾封信，我仍然保存着。算是教訓了我！

自此之後，我的確有點灰心，也起了一些戒心。不久，又有一位同學要買書沒有錢，他的親戚答應在新年之後可以寄給他；他無法可想，向我借二十元。我考慮了許久，最後還是答應了。不過，我告訴他：我有一個條件，這錢一定要還。分期還也可以，甚至每次還三角五角我也收，拖三年五年也可以；可是要還；而且要還清。在新年後不久，他一次還來了廿元。這使我又恢復了信心。

然而，三五年來，我自己的兒女漸漸大了，教育費用很重，經濟已是相當拮据，自顧不暇，豈能助人？學生有錢還來，自然是十分歡喜！

我提起這些，倒不是要誇耀我的慷慨或是樂於助人；而是因為這些是我龍引生活中相當有趣的一部份。我自己做過苦學生，在抗戰時我讀大學，家中無法接濟我分文，我嘗過苦學生的苦處。

在學生的課外活動中，編印「新文龍學生」值得一提。開始是週刊，在一九五一年校慶日出版。全校學生不過五六十八人，都是初中一年級，每週要出版一個刊物，自編，自繕，自印，自訂。多少手續，多少工夫。創刊詞的第一段是：

「我們爲了要使新文龍三區彼此合作，站在同一陣綫，在無限的學海中挺進；使三區同學有練習辦事的機會，練習寫作的園地；互相研究，互相勉勵，聯絡感情，砥礪德性，並藉此加強同學、家長與學校間之聯繫，我們大膽的發行了本刊。」

這一段文字沒有經過修改，可見寫作水準相當高。由第二卷起，改爲月刊，同時多買了一架印刷機，可以

用顏色套印。又買了切紙刀和裝訂機。每期還加排一兩頁電版。這樣的油印雜誌可說是非常成功的一份了。寫蠟紙和繪掉圖是相當繁重的工作，使我印象最深的是鄭志才同學。他的圖畫很好，美術字也不錯。他每次寫，毫無怨言。印出來不清楚，要他再寫一張，再畫一次，他總是笑笑，從不拒絕。可惜他只讀一年就停學了。想不到若干年後，他被選為學校的董事。

對於我的離開龍引，他是非常關切的。在我主持的最後一畢業典禮中，他曾致詞。當然是推崇和惋惜。更想不到他是那麼一個重感情的人，在台上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緒；反倒由我來勸他不要如此激動。在我的心的深處，非常受到感動；我感到驕傲，我感到安慰，我感到滿足。我到底年齡比他大，我控制住了我的感情。後來三區人士在龍引中華公會聯合設宴歡送我，我特別請他為我翻譯。我講華語，他翻成閩南話。他的翻譯，也是信達兼之。因為那次的談話，相當重要，我要感謝三區人士對於我的支持與愛護，使我有十四年順利而愉快的生活。同時我也得作若干聲明與解釋，最後便是爲了我的離開表示我的歉意。我懂閩南話，祇是不會講，志才的翻譯，真是恰到好处；我至今猶感謝他。

墨甘霖先生除了每月捐助五十元之外，他每星期二晚上由新山趕來龍引，爲高師班學生主持英語練習會。練習的方式沒有規定，有時是分組辯論，有時是講演，有時是分組做遊戲或比賽。他還常常帶些獎品來。

墨甘霖先生英國味很重，他在峇株政府公寓住食，我只招待茶點。他以總視學官之尊，每週來一次，往返一兩百哩，盛情可感。因此，我的招待也可說最上等的。點心都是美國貨和英國貨，連花生也是罐頭裝的外國貨。他不愛濃酒，通常是一瓶啤酒。我的家中沒有冰箱，這些招待品都寄存在學校零食攤。每週用甚麼點心招待，也是煞費苦心。後來到耿威廉先生接任，因爲他喜歡中國菜，招待也就簡單多了，也省錢省事，我只關照學校廚房添兩道菜，他就非常滿意了。後來，他不用趕下峇株，就在龍引過夜，學生們可以和他一直談到十點半。

龍引的廚師王開麟，煮菜的確有一手。農曆除夕，董事會招待留校師生，二三十元一桌，他可煮出酒席來。我要請客，只須關照一聲。有一次，我招待峇株扶輪社的朋友，來到的幾乎超過百人，每個人都吃得飽，每人都讚美。因爲太好了，後來還要我招待過兩次。

耿威廉先生喜歡王開麟煮的菜，後來的柔佛州教育局長鐘士先生也是一樣。如果時間配得巧，他總是繞來龍引和我談天。我留他吃飯，他也滿口答應。他愛喝酒，善談天；有時要在我家坐上幾個鐘頭。後來他担任聯合邦督學團團長，仍舊念念不忘龍引。督學團到峇株，他特別關照一位印度女督學來龍引看我，順便看看英文教學。中學是獨立的，她管着不；小學可捏了一把汗。她算知趣，離開之後，寫一封信給我：關於教學，不擬

作報告。

英語練習會後來又請峇株政府工程師夫人担任指導。她回國之後，便再找不到適當的英國人了。

接下來就是開英文打字班，先買十架小型的打字機，後來又增加八架中型的。參加打字，要收回一些費用。因為參加的同學多，打字班變成可以賺錢的課外活動。

女同學還可參加縫紉。學校原有一架縫衣機，後來又添四架。担任指導的，都是校外人士，只接受一點交通津貼。

柔佛州政府曾送學校一套木工室的設備，是澳洲政府送的，價值在四千元以上。董事長爲了開木工，特別請了一位巫人，是新山工學院畢業的，每月津貼一百元。他學的是英國式的理論，採用澳洲製造的用具，用巫語爲教學媒介，以英文抄筆記，來教這一羣華校學生。開始時，有近百人參加。他的理論多，筆記也多，一個月沒有動過刀鋸。學生愈來愈少，第二年下半年，剩不到八個人。只好賠他三個月薪水，請他離開。

剛好高師班畢業生林德泉曾經學過木工，把他留在小學教書，順便教中學的木工。我要他不管理論，教同學們做橈子，書架，小孩玩的木馬等，都是實用的。於是，同學們對於木工的興趣又提高了。校慶遊藝會的佈景傢具之器，都可自製。

德泉負責了幾年，堅持不要任何津貼。他原是借了貸金的，我只好堅持不要他還貸金，算是津貼。連這樣，他也推辭了好幾次。其實，貸金只有兩年，每月不過二三十元而已。校友之愛校，由此可見一斑。

話劇社也是非常活躍的一個團體。一九五三年校慶，可以同時推出三個節目：英文的「十少女」，諷刺劇「房子問題」和古裝歷史劇「卓文君」。「卓文君」的挿曲是連江秋先生作的。談到連先生，他也是校歌的作曲者。三區華校的校歌原是黃祖欣先生作曲。他對於音樂有相當的素養，他教音樂比他教華文還要嚴格。因此那校歌的曲子，格調甚高。不僅小學生唱不好，連中學生也不易唱得走調。後來才請連先生改作，使中小學生均能順口。

話劇社相當有成績，最特出的一九五六年演出「梁山伯與祝英台」，真是嘆爲觀止，轟動遐邇。每次演出，服裝燈光道具的裝置與管理，都由同學們自己負責，訓練出不少的人才來。學校的遊藝會是相當吸引人的。我離開龍引的前一年，學輪社在短短數週內籌備了一個遊藝會，完全沒有老師的指導與協助，也沒有要學校的津貼，節目繁多，內容豐富；的確難爲他們。

課外活動的項目很多，例如遠足便是特殊而有趣的。趁着星期日，一大羣師生，男女都有，到附近去遠足。有時是海邊，有時是山頂。有一次去海邊，遇上漲潮，在樹林中划船，真是有趣。事隔十餘年，記憶猶新。

當時我曾填了一首「瀟湘夜雨」，連序錄在下面：

一九五二年七月廿七日，與同道六人偕學生十餘，沿蒲廊港出海口。船長港窄，水濁如羹。時攔淺，諸生推舟，閒墮水，衫襪盡濕。途中本無可觀，落湯雞增加興趣不少。錦祥兄善射，四發中二猴一雀。鳥獸皆驚走，後遂無可獵者。會潮起，一片汪洋，海灘集水，舟泊林中，亦奇景也。或棄舟，涉足泥濘，水深及腹，不可自拔，數生掖之，始起。乃緣樹坐幹上，直至歸時。環顧諸生，健步若飛，深愧毋如。正午，浪濤洶湧，有船而不敢出海。齊集船旁，啖沙丁魚，肯冷麵包，其樂融融。歸後，變足動彈不得，但郊遊之樂不可忘，囑諸生有以記，俱因考試在邇，無暇握筆；乃戲填一闕，聊博一哂：

三五同仁，偕生十數，星期相約郊遊；趁潮來趕到「船頭」。爭先後，撐篙舉槳。搖不定，三葉輕舟。歌聲笑語，恰似笙篴。

鎗聲忽起，燕鳥驚震，射死猿猴；確是神鎗手。遠處凝眸，奇的是，林中積水；叢林裡，任棹浮游。當歸去，蒲廊海口，日夕怎淹留！

記得有一次去山頂，回程實在走不動。走到公路上，後面來了巴士，我只好功虧一簣。好在同行師生，一致鼓勵我上車，不要再走，我便不感到難爲情了。後來八哩的徒步競走，我是敗軍之將，沒有勇氣參加。

到峇株明雅博古海口，也是例常節目；每逢華人新年，大家一定要去一趟。那裡談不到風景美麗，也沒有好沙灘。只是無處可走，到海口總是新鮮的。

華人新年元旦，一些同道先來我家，然後我們一齊去振中先生家拜年；有時會照一張相片。從振中先生家出來，我們便去龍引的兩間廟堂走走，住持也許會招待我們一杯清茶。這時，振中先生已囑校車司機準備了一輛校車送我們下峇株。先去海口，再回市區，吃一頓午飯，看一場電影才回龍引。除夕的團圓飯，菜肴由董事會負責，酒和柑由振中先生招待。元旦的交通，也有安排，這便是龍引的人情味。

教師方面，還有許多其他的活動，例如球隊之類，便有籃球羽球乒乓，甚至於足球。私人方面，也有一些有趣的。例如幾位寄居學校的老師，組織一個吃的集團，不時到峇株笨珍上館子。興之所至，便幾個人開一部車去星洲看一場電影回來。我記得某一次星洲的音樂會，我們開了三部車去，回來已是午夜以後了。

開始幾年，也有少數同道喜歡在週末玩玩麻將的。我自己不打牌，我倒也不反對有興趣的人玩玩小麻將消遣。錢愛華兄便是樂此不疲的；不過，他總是下峇株、永平或星洲去。不在本地上牌桌。漸漸地，玩麻將的同道，愈來愈少；更有趣的是：抽煙的同道，也愈來愈少。並不是由於我的以身作則，而是興趣逐漸轉移。振中

先生煙抽得相當多，牌卻少打。但他也不十分反對教師們偶爾打打牌。

在學校裡，有了這麼多的課外活動，生活可以說是多采多姿的。師生之間，非常融洽和諧。學生並不因關係密切而失去對老師的敬愛；儘管有非常頑皮的同學，倒很少發生不尊重老師的事。偶爾會有老師體罰過嚴，但仍能得到家長的諒解；也不會因此而傷害到師生之間的感情。

至於同事之間，更是有如家人兄弟。有許多同道，比我年長，比我德高，我尊敬他們，他們也很尊重我。公也好，私也好，我們都談得投機。我想舉出幾件小事，就可証明。

某一位老師出了車禍，我得上新山法庭做証人。當時我沒有大衣穿，便先去星洲買衣服。湊巧有一套別人定製的合我穿。衣料是最新式的，可以在家中洗，不必熨。我買回來，便有些老師特別來我家參觀我的衣服。某一位老師在一截木頭上栽的胡姬開了花；盛開之時，立刻送來我家請我欣賞。

種曇花的，到了花開的午夜，通常準備茶點請大家去賞花。

養兔，養鳥，養其他小動物；種花，種果，甚至於種瓜種菜；許多老師都各有所好。董光斯先生竟種出兩次葫蘆瓜來，可謂奇蹟。他送了我一個，至今我仍留着。

我家有一段時期，簡直是動物園：有魚，有猴子，有水獺，菓子狸，鸚鵡，竹鼠，白兔等。後來，轉到種花種菓：有番石榴，紅毛丹，洋桃，甘蔗；花有胡姬，石竹，洋菊，芍藥，曇花；還有辣椒，葱，蒜，苦瓜之類，又成了植物園了。

我會發動各班同學去開發校舍後的荒地，有些班級會賺了一些錢作班費。後來又發起各班種花比賽。

學校裏有一個小型動物園，有許多人送新奇的動物來。動物的飼養，倒相當麻煩，而且費用昂貴。原是分班負責的，到了假期就有問題來了。例如一隻老鷹，每天要幾毛錢的肉。慢慢都成了學校的負擔。後來狩獵部又派人來查詢，有些動物不准養，有的要申請執照。後來這個動物園就關閉了，只留下兩頭鱷魚。

文律有人送來兩條小鱷魚，不過呎多長。愈長愈大，後來長到有五六呎長了，有一次，政府派人來噴射DT，這兩條鱷魚便給毒死了。峇株政府牙醫拿來兩條小鱷魚，想要製成標本。我看到這兩條活生生的鱷魚，便留下來養；另外買了一個製好的標本送給他。我自己也買一個，如今仍掛在廳裡。

這兩條鱷魚不很和好，一隻很兇，不讓另一條吃東西。於是，幾年之後，一條五六呎了，另一條卻仍是兩呎左右。便請工人在旁邊多建一樣大小的池，兩條分池養。到我離開之前，兩條仍是大小不一。弱肉強食，信然！

師生之間，還有一些集體活動，那就是聯歡晚會。除了除夕的聚餐和元旦的赴海口之外，元宵、端午和中

秋，留校師生都有聚會。後來成了風尚，幾乎每班都有組織。遇着佳節良辰，這裡一堆，那裡一羣。我的孩子們都分別參加她們同學的聚會，我們夫婦便只好在家靜坐了。

講起黑夜，我又想起龍引的鬼。有時我在洗相室洗相，洗到子夜以後才回家。我一定是繞着教室兜一個圈子。有時在樓上辦公到很遲，我也繞着教室走回來。振中先生也常在半夜三更來學校走一圈。但是我們兩人從沒有在半夜碰過頭。在那座新廁所未建之前，我和他常常順便要去廁所一帶巡邏。我們都沒有看見過甚麼影子，也沒有聽見甚麼怪聲。事務主任李光儀先生每晚都留在辦公室，到很遲才回宿舍，他也沒有碰過甚麼。然而卻有些同道在廁所見過鬼，講得活神活現；更奇怪的是他們並不是怕鬼的人。例如某位老師半夜陪他太太上廁所，後來他總是拿一把尺，他太太問他拿尺做甚麼，他支吾其詞。原來他看見了鬼。照我們華人的說，尺可以避邪。他怕他的太太緊張，始終不敢做聲。直到舊廁所拆掉，教師宿舍每座都有抽水廁所時，他才講出來。另外一位老師半夜如廁，剛要起身出來，聽到有走路的聲音。他也不以為異，正想出來打招呼，那知前後闕無一人。他倒奇了，趕快走出來，用手電四面照，也照不到甚麼。他也是不怕鬼的人，後來仍敢獨自上廁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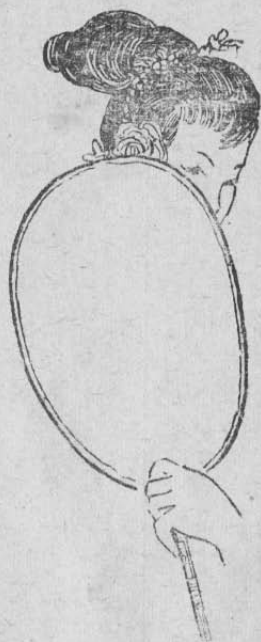
又有人說，男生宿舍後面有鬼。我是常常獨自去查宿舍的，從沒有碰過。在那排教師宿舍中，也是風風雨雨的。有的聽過聲音，有的看見黑影。有位女教師在黃昏時，常常看見有黑影在她房間。晚上，她從辦公室回宿舍，走過圖書館時，她決不敢抬頭。每次抬頭，就看見鬼。她也是不怕鬼的，她的頸項老是掛着十字架。

女生宿舍會偶爾有一兩次怪叫，我猜想那是同學們發夢魘。我一直是不相信這些；甚至於在我親耳聽見某種聲音之後，我仍是不相信。有人在午夜聽見薦薦的聲音，我想那一定是那位老師為小孩沖奶粉。某一夜，我醒來到廚房去喝水，我也聽見了薦薦的聲音。我便走出來，仍舊有我聽了很久，像沖奶粉，又不像沖奶粉。我既聽不出所以然，便走進來睡覺了。又有一夜，在我家前面有怪聲。我趕忙起身，拿了手電和棍子，靜悄悄地走出來。發現聲音來自樹上，原來是隻不知名的鳥。

現在想起這些，也覺有趣。宿舍後面就是膠園，虫鳥蛇獸，那樣沒有！有一隻很大的貓頭鷹便常常停在我家屋後晒衣的鐵架上。如果是夜色朦朧之際，不像一個人頭嗎？

請訂閱本刊

請將訂費郵寄：The Chao Foon Press, P. O. Box 5, Petaling Jaya, Selangor.



論夏金桂

■ ■ 依藤

夏金桂在紅樓夢中也不算是一個重要角色；有人說賈雪芹甚至連金陵十二釵副冊的地位都不肯給她，則其地位可知。依據庚辰本所載，夏金桂遲至第七十九回才讓讀者看到了她的名字，而庚辰本全書僅得八十回，一個重要角色僅佔兩回書的篇幅，實真是不可思議的。

然而反過來說，賈雪芹在紅樓夢中安插這樣一個人物，難道一點意義都沒有？我們不要為夏金桂在書中像驚鴻一般消逝而漠視她的存在。若說在全書中要找一個具有「爆炸性」人物的話，那麼除了金桂，就沒有第二人了。

紅樓夢是一部反封建的小說。賈雪芹對封建社會一切制度，都會加以無情的暴露與攻擊。他的筆下，出現過不少真小人，偽君子。可是在寫作態度上，即使陰險如鳳姐，奸詐如王夫人，他仍舊抱着一種憐天憫人的同情心去描寫她們，而不想使她們過份難堪。在我們眼前，有時候這些為善者也顯得特別慈悲，這不是賈雪芹具有婦人之仁，不敢徹底清算她們。我們應該考慮到雪芹所處的時代和政治背景。唯一的例外是夏金桂。從她嫁到薛府來，她就以一種兇神的姿態出現，而且一步緊以一步，讓讀者只記得她的蛇蝎心腸而不去查問原因。在她身上，幾乎嗅不到一絲所謂「淑女」的氣息，當然說不到什麼「仁慈」了。如有一個讀者能對夏金桂發出如此評語：「可憐的女性」，那真可以說是夏金桂的千古知己了。但我恐怕我的假定還會落空的。

夏金桂的出場也比較特別；其他人物都由作者直接介紹給讀者，只有夏金桂却用一種間接介紹法，由薛蟠

……寶玉忙問定了誰家。香菱道：「因你哥哥上次出門貿易時，在順路到了個潯戚家去，這門潯原是老親，且又和我們是同任戶部，掛名行商的，也是數一數二的大門戶，前日說起來，你們兩府裡都知道的，合長安城中，上至王侯，下至買賣人，都稱他家是桂花夏家。」寶玉笑問道：「如何又稱爲桂花夏家？」香菱道：「他本姓夏，非常的富貴，其餘田地不用說，單有幾十頃地，獨種桂花，凡這長安城裡城外，桂花局子，俱是他家的，連宮裡一應陳設盆景，亦是他家貢奉，因此才有這個渾號兒；如今太爺也沒有了，只有老奶奶，帶着一個過生的姑娘過活，也並沒有哥兒兄弟，可惜他這一門竟絕了。」寶玉忙問道：「咱們也別管他絕不絕後，只是這姑娘可好嗎？你們大爺怎麼就中意了？」香菱笑道：「一則是天緣，二則是情人眼裡出西施，當手本是通家來往，從小兒在一處廝混過，叙起親來是姑舅兄妹，又沒嫌疑，雖離開了這幾年，前兒一到他家，夏奶奶又是沒兒子的，一見了你哥哥出落的這樣，又是哭又是笑，竟是見了兒子的還勝，又令他兄妹相見。誰知這姑娘出落得花兒似的了，在家裡也讀書寫字，所以你哥哥當時就一心相準了，連當舖裡老朝奉夥計們一羣人，遭攪了人家三四日，他們還要留多住幾日，好容易告辭，才放回家。你哥哥一進門，就咕咕唧唧求我們奶奶去就親。我們奶奶原也見過這姑娘的，且又門當戶對，也就依了，和這裡姨太太鳳姑娘商議了，打發人去一說就成了，只是娶的日子太急，所以我們忙亂的很……」

——第七十九回

夏金桂之出場必須由香菱說出，有一個原因。香菱是薛蟠的妾侍。但由於她才貌出眾，她在薛府中的地位並不很低；又因她和薛寶釵感情不錯，寶釵住在太觀園的時候又曾帶她進去同住一個時期，即在此時期她又向林黛玉學詩。所以以香菱之才貌言，她很有資格做薛蟠的正室，可是在舊式買賣婚姻制度只看重門閥的時代，由於香菱來路不明，自小被賣到薛府去，因此長大後充其量只好做薛蟠的一個「屋裡人」。薛蟠是一個魔王兼混蛋式的人物，香菱在薛府的生活照理不會愉快，她對於薛蟠娶妻之事，心理上似乎頗爲矛盾。但一個做慣奴隸的女子，並沒有她說話的餘地；她對夏金桂的印象也只是一種「想當然耳」的感覺。她喜歡做詩，而金桂又湊巧「也讀書寫字」，她說：「我也巴不得早些過來又添一個作詩的人了。」這可算是一種很天真的想法。事實上，她當然不會想到這位「詩友」嫁到薛府來，差點兒謀害了她的性命。

從香菱口中說出夏金桂的歷史，至少使讀者不再轉灣抹角，省了許多麻煩。香菱是一個善良女子，不懂得世路艱險，雖然她一生經過，不拆不扣是一個大悲劇。但香菱究竟所知有限，自以爲「薛蟠娶過親，得了護身符，自己身上分去責任，到底這樣安寧些」，她却不知道這位夏小姐「今年方十七歲，……若論心中的邱壑經緯，頗步熙鳳之後塵；只吃虧了一件，從小時父親去世的早，又無同胞弟兄，寡母獨守此女，驕養溺愛，不

晉珍寶，凡女兒一舉一動，他母親皆百依百順，因此未免嬌養太過，是釀成個盜妬的性氣，視自己尊若菩薩，親他人穢如糞土，外具花柳之姿，內秉風雷之性，如此一個女人，而會做了她的主子，那麼以後的發展，實在已在意料中了。

事實上夏金桂所表現的較之作者所描述的還要可怕得多。我還弄不清楚作者究竟對夏金桂抱什麼觀念；因為自金桂嫁到薛府不久，她的假面具就慢慢揭開了。她的確有些手段，以薛蟠那種混世魔王。她居然利用美色把他制得伏伏貼貼；她也頗懂得她的婆婆薛姨媽的弱點。論薛姨媽之為人，雖還不逮她的姐姐王夫人之陰狠偽善，可是爲了個人利益，有時候也不惜會出賣別人的。——如欺騙林黛玉——問題是：夏金桂制伏了丈夫和婆婆，到底有什麼目的？

要回答這個問題，又得提起香菱來。因爲夏金桂的最終目的就是要剷除香菱。爲什麼要剷除香菱呢？香菱只是一個妾侍，根本無法和她分庭抗禮。香菱的性情又溫柔順，恐怕在金陵十二釵中也很難找到第二人。然而夏金桂竟不能容得下她，甚至連名字都替她改掉，這真是很使人奇怪的。或許香菱才色出眾，所謂「臥榻之旁，豈容別人酣臥」？金桂既具風雷之性，而香菱又非她的心腹，其勢非除去香菱不可。可惜她的聰明究竟比不上鳳姐；鳳姐擺佈尤二姐，直像水滸傳中王婆十全十計一樣週密，使潘金蓮鑽入其圈套尙無從發現其痕跡。夏金桂擺佈香菱，結果香菱未死，反害了她自己，恐怕金桂在夢中也未曾想到吧。

其實金桂即使妒恨香菱，也沒有必須非置香菱於死地不可的理由。我們看她初嫁到薛府來，雖人地陌生，已具有一種凜然不可侵犯的態度，使薛府中人刮目而視。其後她又按部就班，既使薛蟠蟻伏於雌威之下，又使薛姨媽不敢出頭護短。照理她不必妒忌香菱，因爲香菱在薛府已很久了，薛蟠對香菱，也並沒有什麼真正的愛情，否則乾脆把香菱扶正算了，幹嗎還要娶金桂？但這些奧妙，由於金桂年紀太輕，無法觀察得出。她似乎抱定一個宗旨，不准別人染指。她既妒香菱，又忌寶蟾——一個她嫁到薛家的陪嫁丫頭——，舊恨新怨一起襲上她的心頭，於是以前一個涉世未深的少女，便做出了愚昧無知的蠢事來。

不過促使她加速陷害香菱的決心，還是因爲她自己的丫頭寶蟾與薛蟠的曖昧關係所造成。第八十回中說：「只回薛蟠天性是得隨聲應響的，如今得娶了金桂，又見金桂的丫頭寶蟾有三分姿色，舉止輕浮可愛，便時常要茶要水的時節撩逗他。寶蟾雖亦解事，只是怕着金桂，不敢造次，且看金桂的眼色。金桂亦頗覺察其意，想着正要擺佈香菱，無處尋隙。如此他既看上了寶蟾，如今且拾出寶蟾去與他，他一定就和香菱疎遠了。我且借他之勢擺佈了香菱，那時寶蟾原是我的人，也就好處了。」這就是這位「讀書寫字」的小姐所能想出來的「十全十計」。但這種欲擒故縱的計策放在男女私事上，却不見得一定能够奏效。金桂的打算自然是有其道理的，

但仍舊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

照我看來，造成後來金桂害人反害己的悲劇，舊式的買賣婚姻是一個主要癥結；其次就要輪到薛蟠，他在這次事件中不能不負一點責任。究竟賈雪芹爲什麼要把夏金桂寫得這麼可怕？難道竟無一點可取嗎？紅樓夢既是一部暴露不良婚姻制度的小說，那麼凡那些非出於男女戀愛而成的婚姻，一律應在詛咒之列。試看作者寫迎春、湘雲的婚姻，沒有一個是善終的。作者竭力反對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撮成的婚姻，更極力攻擊封建社會只重門第，漠視男女個性的婚姻制度。他由衷地頌揚賈寶玉林黛玉的愛情，而對一切摧殘青年男女戀愛自由婚姻自由的封建勢力加以無情的鞭撻。他寫夏金桂的一生，也就是對封建社會加以鞭撻的另一面。因爲薛蟠和夏金桂兩人，根本沒有愛情。他之娶金桂，僅由於一次偶然的機緣，「就一心相準了」。在薛蟠這方面，還有點「一見鍾情」的意味，唯在金桂那方面，却完全出於被動。以金桂的個性，絕對不適宜做薛蟠的妻子。如果她嫁的丈夫，不貪色，不喜新厭舊，而又沒有美妾的話，那麼後來她在薛家的一切作爲，都應該變成多餘。對夏金桂而論，環境是一個重要因素。

可是不幸薛蟠並不了解金桂的意思。一上場這個魔王就陷入了「色」陣中。他不僅娶到了一位美妾，已經有了一位美妾，而金桂攜過去的一個丫環——寶蟾，又偏偏「有三分姿色，舉止輕浮可愛」，於是又成了薛蟠獵豔的對象。金桂可能希望丈夫的愛情只注在她一個人身上，然而現在既有香菱，又有寶蟾，都足以構成破壞她和薛蟠感情的威脅；以她一個具有風雷之性的少女，如果她不想出一個壞主意，那決不會考慮它的後果的。若說這祇是出於一般女性所具的共通性格——妒忌所促成，那未免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了。

可惜在這場搏鬥中，夏金桂竟全軍盡墨，還賠上了她的生命。由於她的陰險與狠毒，似乎她引火自焚的結果，連讀者也不肯加以曲諒。不過在庚辰本兩回書中，賈雪芹還不會寫到金桂的結局究竟怎樣。所謂「全軍盡墨」，乃根據高鶚續作而斷言。雪芹本意是否金桂有非死不可的理由，她那爆炸性的脾氣是否沒有改善的餘地，而和她一定得死，是否像高鶚所描述的情景？這些，我們都是無法揣測的。但以七十九、八十兩回中所述，則金桂得不到善終，似乎也不能說是憑空捏造。

根據高鶚的續作，薛蟠後來因犯了人命官司，雖逃得性命，薛家的家產却從此完了。金桂在這場糾紛中，她的潑辣、胡鬧的性格——也許就是所有無理取鬧、專門尋釁的女性所具備的最壞性格，都暴露無遺，更甚的却是她乘薛家不安期間，竟向薛蟠的堂兄弟薛蝌勾搭，又因某一次她的露骨行爲給香菱瞧見了，「從此，把香菱恨入骨髓」；高鶚如此安排，乃想替金桂尋出一個非害死香菱不可的理由。當然這理由也的確非常可能，非常充足。金桂並非一個貞烈女子，就是賈雪芹也不會如此寫，那麼，當薛蟠正在囹圄之中，又偏偏薛蝌是一個

小白臉，她想將全身愛情交給薛蝌，豈不是順理成章的事？然而好事給香菱撞破了，「恨入骨髓」只是後來「毒害香菱」的前奏，因為事情發展到此地步，她想得到薛蝌，就非害死香菱不可。不幸爲了她偶然的疏忽，得罪了寶蟾，以致功虧一簣，似乎在她可憐的小心靈中，還弄不清爲什麼害人反而自害？

歸根結底，夏金桂的一生本就是一個悲劇。有人說如果金桂不和薛蟠結婚，可能不會有此收場。的確，她又何處真正愛過薛蟠？然而在舊時代買賣婚姻制度裡，同類的悲劇很多，雖然其內容稍異。迎春嫁給孫紹祖，不到一年便被折磨而死；迎春是一個弱者，不懂得反抗，就是逆樂順受吧，也不過在自己的家庭還做得到，一到孫紹祖家裡，連這帖萬靈藥也失去效用了。夏金桂的個性強橫，她能够壓伏薛蟠的氣燄，可見她確有一點胆識的。可惜在男女關係上，她不免看得太認真。她既不容許香菱分享她的禁鬱，而自己又不能站得正。她有滿腔的怒火，不知道如何發洩；她有良好的機會，不知道如何利用。憑着她一點可憐的人生經驗，以爲害死了香菱便天下太平矣，世界上那有如此容易的事？

但我仍舊覺得奇怪，夏金桂雖以一種兇神式的姿態登場，在曹雪芹筆下，其形象依然十分鮮明生動的。不管曹雪芹對她的看法如何，我覺得在金陵十二釵裡，即使她輪不到正冊裡去，怎麼副冊也沒有她的一份呢？難道曹雪芹當真以爲她這個人毫無足取嗎？然揆之雪芹攻擊封建社會買賣婚姻的罪惡一點上，我始終相信雪芹塑造這個女性，自有其一定的意義。他好像在告訴我們，在如來佛掌下，一切弱者、強者，都有被壓在五行山下的危險。我們但願這個吃人的禮教，能够像孫行者一樣，有一天忽然顛脫而出，而徹底把它

三月

劉修謙

不再設想明日可能發生的悲劇

一如我幽幽的變眸

容不下薄薄的煙霧

霏霏的細雨

容不下蛻化的神

化禪的蓮

在三月

合掌的便爲神

垂髮的即成蓮

而花開的十字下

走過的夜竟是

一堆告別了陽光的雪

想想 三月單薄如風

我伴雲而歌的日子呵

已成一串憔悴了的神話

而雲不雲 歌不歌

也都是一樣

三月 三月

一顆窺沉了的

校長夢

慈雲 ■ ■



第三節下課的時候，我正在教員休息室裡。批改學生作業，負責訓育的老李走來叫我一聲：「老陳！」我抬起頭，看見他手裡握着一份報紙。

「喂！你看！」老李指着第五版右下角的一則啓事，神秘地笑着說。

隨着手指的地方看去，「徵聘校長啓事」六個黑字立時映入眼簾。我把報紙拉近前來，一字一字的讀下去：

「本校屬小型，茲擬聘請校長一位，凡有五年以上學校行政經驗的本邦合格教師均可應徵，申請者須填具教育局規定的申請表格（Appendix A）三份，於×月×日以前一份直接寄給本州教育局長收，另二份以掛號寄至本校遴選委員會收，合則函約面商，否則恕不奉覆。」

「怎樣？去應徵嗎？」老李的態度似是鼓勵，也

像是開玩笑。

「本校屬小型」這幾個小字，對我的吸引力太大了。看到啓事標題之初，心裡躍躍欲試；然而，讀完啓事內容時，一個陰影忽地向心頭襲來：三個月前應徵某無型小學校長職位失敗的情景，清晰地躍顯眼前，於是，滿腔的熱望隨之減退。

「想是想，但沒有那麼容易吧！」我苦笑。

「管他呢，試一試也好嘛！」老李認真地說：「得到固然好，得不到也沒有什麼損失！」

經老李這麼一鼓勵，心裡再度燃起希望的火花。怎樣去進行呢？從三個月前失敗所得來的經驗，我得到了一個教訓：在這利慾薰心的社會裡，要想獲得高職，必須要找門路才行。「文憑」在那些名利心很重的人眼裡，能值多少錢一張？他們所看重的是鈔票！是一張張能換飯吃、能買汽車、買洋房的紅色鈔票。——這樣一想，我就對老李說：「好！讓我考慮考慮。」

二

我要考慮的不是想不想去應徵的問題，而是如何找門路的問題。

過去，我有一種天真的想法，以為靠着一張文憑，再加上六年的中型小學副校長的行政經驗，就可以輕易地獲得校長職位。誰知結果竟是榜上無名。事後，我任職學校的林校長告訴我，入選的那位校長事先已跟督學打過交道。林校長跟督學有交情，這一點可

以信得過。

「以後有機會，我可以在督學面前提拔你。」這是林校長在那事件發生過後所許下的諾言。

這雖是三個月前的事，但記憶猶新。尤其是現在想徵校長職位，林校長所說的話更不會忘記。

林校長——一個身材肥矮、眼睛細小的中年人，於三年前接掌本校校長職務。

同事們對他的印象是：外表溫和，內心惡毒，堪稱得上是一個老奸巨滑的人。但奇怪的是，他對我非常客氣，常在同事面前把我讚得半天高，說我很盡職，是難得的好教員。我想，若求他幫忙，是不會有問題的。

第二天早上，第一節校長沒有上課，我剛好也休息。這是個難得的機會，應該跟他談談才是。

我輕叩校長室的門。

「進來！」校長的聲音。

我推開門，在桌旁的一張椅子坐下來；微笑着說：「昨天，報上刊登的一則徵聘校長啓事，你看到嗎？」

「看到。怎樣？想去應徵？」校長露出微笑，笑裡帶有不屑的神色。

「是的！我想去碰碰運氣。」

「哦！很好很好，做人嘛——應該往上爬才是；我非常贊成你去應徵。」校長又來了一大套的理論。

「不過——」我看他一眼：「希望你帶個忙。」

「嘻嘻！」他很世故：「當然當然，你我相處這

麼久，我從來不會把你當外人看待，只要能力做得到，我一定幫忙，一定幫忙！嘻嘻。」

停一停，他把聲音拉長，說：「你要我去見督學？」

「嗯——」我點頭：「希望你給我疏通一下。」

「這個——這個——嘻嘻！可以——」停一會，想一下，他點點頭：「可以。不過——你能答應多少？」

「你的意見呢？」

「還是你自己說比較妥當。」

「五百——怎樣？」我伸出五個手指。

「五百？」他似乎不滿意這個數目，但很快的他的態度就改變過來了：「好吧！我去試試看。不過，董事部那方面也應該去活動活動。」

「這個——」我一時語塞，「不找董事部不行嗎？」

「可以是可以，不過，如果能夠兩方面都去進行，成功的希望就更濃。」

「好吧！我去打聽看看。」我下決心地說：「督學那方面還請你多多幫忙。——你比較有辦法。」

「那裡，那裡！嘻嘻！」

三

現在，我所應該進行的事是：第一，寫應徵函；第二，拜託有名望的人寫介紹信；第三，跟董事長攀交情。

寫應徵函的事容易應付。拜託名人寫介紹信亦不難辦到。但最傷腦筋的是，究竟誰認識董事長？

對這件事，校長的態度似乎越來越堅決，他認為非認識董事長不可。我不得不奔跑。直到應徵函寄出的第二個星期，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遇見在郵政局服務的老黃，問題才獲得解決。

由於好久沒見面，我便拉老黃到咖啡店去談談。老黃說，某校董事長是他的老朋友，他可以介紹給我認識，並落力推荐我。

從咖啡店出來，老黃因事不能久留。臨別時，我一再叮囑，有什麼消息應盡快寫信告訴我。

想不到事情進行得這樣順利，看來這肥缺非我莫屬了。這樣想着，不由得輕輕地吹起口哨來。

四

一天早上，校工遞給我一張字條，上面寫着：「陳先生：有事面談，請即來本處。校長。」

我推開校長室的門，校長見到是我，馬上推出笑容，說：「關於你的——」

「有結果嗎？」我急欲知道後果。

「嗯！放心好了，」校長說：「如果沒有意外，你的希望相當濃厚。」

「如果沒有意外」是什麼意思？我本能地一怔。

「難道說——」

「不！不！你別誤會。」校長似乎猜着我的心：「我是說，督學方面不會有問題——問題是在董事部方面。」

，不會臨時殺出一個程咬金來。」

「董事部方面大概不會有問題了。」我向他解釋，並把遇見老黃的經過說出來。

「這樣，你一定成功了。來！我先祝賀你！」

「謝謝！但願沒有意外才好。」我伸出手，和他相握。

離開校長室，那句「如果沒有意外」的話仍縈繞在腦中，我開始感到憂慮。

五

幾天後，我接到老黃的信，信的內容是說：他已跟董事長聯絡好了，大概不會有問題了。不過，董事長想見我一面，希望我給他一個會談時間和地點。

我回信給老黃，約定下星期日上午九在××酒家會面。

星期日，這不同於往常的星期日，我要表現得老成持重，這樣，在見董事長時，才會給他留下一個好印象。

見面的時候，老黃爲我們介紹。董事長給我的印象還算不差。

在會談的一小時中，他告訴我許多關於他學校的事情，也談到發展學校的未來計劃。

結束談話的時候，他鄭重告訴我：「黃先生所介紹的人我很滿意，等到我們的五人遴選委員會成立，我會跟大家提起你的事。——你放心吧，接到我們的面試函，請準時去應試吧！」

從酒店出來，老黃拉我到一旁問：「喂！你對董事長的印象怎樣？」

「不錯！」我坦白說：「你對這件事情的看法怎樣？——我是說——有沒有希望？」

「放心吧！」老黃很自信地：「憑我們數年的交情，我敢担保他絕不失信。」

老黃的話很受用，我知道他不是在那敷衍我。事情有了眉目，我更勤於奔跑，到處去聯絡，白天夜裡，只要是認識董事長的人，我都會找上門來。

而且，我也發覺到，最近校長對我這件事情格外感到興趣，時常問這個那個的，想知道一些消息。

我也要求校長帶我去見督學一面，希望在督學那方面留下一個好印象。但校長不表贊同，他說不相熟的人見了面也沒有什麼好談的。我信以爲真，只好作罷。

六

面試的那一天，一清早我就把皮鞋擦得光亮，穿起長袖的襯衫，結上領帶。

我包租一輛「德士」前去應試，心情很緊張，腦子裡想着可能要問的話。

跨入校門，我的心「撲撲」亂跳，數十隻眼睛齊向我身上掃來。原來應徵者大部份都先我而到了，彼此不相熟，我的心跳得更厲害。

董事長過來招呼我：「陳先生！早！請這邊坐！」

「人都來了？」我問，態度很不自然。

「大部份都來了，請坐！請坐！」董事長很客氣。

我們閒談了一陣。面試開始了。督學在旁監督。被叫到名字的就走入校長室應試，其他的坐在一間教室裡等待。我數一數前來應試的人數，連我自己之內，總共是二十一名。在這二十一名應徵者當中，究竟誰是幸運者，不久就可揭曉了。

面試完畢後，董事長宣佈說：「一個星期以後才有消息奉告。」

人散了，我跟董事長握別時，他暗示我不要焦急，等消息就是了。

七

教育界的人士對××學校徵聘校長的消息非常靈通。誰去應徵，誰有希望入選，圈內謠傳得很厲害，尤其是面試以後，談論得更熱烈。多數人說我與K先生是熱門。根據他們初步的推測，我與K先生各有五成的希望。後來，似乎是我佔了優勢，再後，不知怎的，又有人看準了K先生……

等着，等着；一個星期過去了，沒有消息。第八天，第九天，仍沒有消息。直到第十天，才接到老黃搖來的電話：「老陳！真對不起你！」

完了！不必等待下文，已經知道老黃要說的話了。

「老陳！不要難過。」又是老黃的聲音：「董事長昨天打電話來，說是K先生入選了。」

「哦……」我耳朵嗡嗡作響，不知怎樣回答才好。

好。

「董事長說，」老黃接下去：「他已盡力推荐你，但在最後一次董事會議時，却遇到督學方面的壓力。」

「這怎麼會呢？林校長已經跟督學說好了。」
「是的，我也這麼想，」老黃說：「誰知在最後關頭，督學竟推荐K先生。」

「有這回事？」
「當然！督學在面試後的第二天還親自帶K先生去見董事諸公呢！」

「什麼？」我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作夢也不會想到吧？」
「但董事部可以拒絕嘛！」

「你的想法太天真了——你知道什麼叫做人情難却嗎？董事部若拒絕督學的人選，以後可難做事了。唉！」老黃嘆一口氣。

「督學答應了我，就不該再答應別人了。」我忿忿地說。
「所以，關鍵就在這裡——你的校長究竟有沒有替你進行這件事？」

「什麼？難道說林校長……」
「不錯！」老黃打斷我的話：「說了恐怕你不敢相信呢，K先生是林校長介紹給督學的。他答應事情成功後，要重重的酬謝林校長的。」

放下聽筒，我失魂落魄的坐在椅子上。是恨？是怒？是慫？什麼滋味，我無法形容。

新書業與 作家

「五四」運動發生後，中國產生了推行出版物的新書業，這新的企業，也可以說是事業。在北方，起初是北京晨報副刊合訂本的單獨發行，並有選集、演講集等著作附帶的單行本印行。一開始，就顯得相當成功；但在南方，上海民國日報的「覺悟」，時事新報的「學燈」也發行了合訂本，各自盡了當時對於副刊所應負的責任，也得到應得的成功。至于初期的新書業，時間上却比副刊活動稍為早些，迨後，因為印刷及出版的便利，新書業也逐漸南移，集中於上海棋盤街一帶，造成了中國的出版業的中心。商務印書館既矗立在棋盤街上，而中華書局也設在河南路的棋盤街與福州路的轉角上，成為出版界的重心。

從橫且福州路的棋盤街直上，原先就有群益書社、亞東圖書公司、神州國光社、民智書局、中華圖書公司、文明書局和掃葉山房等幾家。一九一七年間，陳獨秀主持的「新青年」雜誌，為當年最有銷路的雜誌；印行這刊物的就是以刊行英文辭典讀本著名的群益書社，初期印行傅斯年、羅家倫等人主辦的新潮社叢書，也是由它發行的。後來這些雜誌刊物轉移到亞東圖書公司印行，都不會賠錢。

亞東圖書館的主入汪孟娜，是皖南績溪人，和胡適、汪靜之、章衣萍等是小同鄉。當年他以出版家的姿態在上海出現時，已是四十開外的中年人。他對新書業發生興趣，可以說是受了康梁的維新運動和後來同盟會的革命運動所影響。在光緒廿九年間，便在安徽蕪湖創辦「科學圖書社」，代售上海出版的新書報，並且還發行了一個白話文的半月刊，他的同鄉陳獨秀編輯的「安徽俗話報」。民國成立後一年，他到了上海，創設亞東圖



書館，可見是維新運動和革命的產物。一九一九年秋，中山先生創辦「建設雜誌」，和幾家大出版家商量代為印刷和發行，都遭拒絕，後來還是朱執信和他商量，才能出版。「建設雜誌」也因此出版至二卷六期止，另外還有「孫文學說」小冊子，最初也是由亞東圖書館印行的，銷路很好，風行一時。那時北洋軍閥政府雖然專橫，但國民黨這些書刊，卻從未被查禁。除「建設雜誌」外，還發行了許多與中國文化有重大關係的刊物，如「新潮」、「新少年中國」、「少年世界」和章士釗主編的「甲寅」等。至于單行本則有詩僧蘇曼殊的文言小說，後來一起收集在章士釗編的「名家小說」內。此外還有一部施括乾編的「虛助詞典」，和久經絕版的英文教科書。「五四」以後，他首先出版了胡適的新詩「嘗試集」，高語罕的「白話書信」，汪靜之的「蕙的風」，胡適的「兒胡思永的遺詩」，朱自清的「蹤跡」，吳虞的「吳虞文錄」，北社的「新詩年選」，以及張君勱、吳稚暉等人的「人生觀論戰集」，「胡適文存」，陳獨秀的「獨秀文存」，和他在民國二年亡命上海，閉戶過冬做的，印得古色古香的石印本的「字義類例」等。這些書本在當時的青年思想上有過相當大的影響。以後出版的，他的姪兒汪原放標點，胡適作長序的「紅樓夢」、「水滸」、「三國演義」、「鏡花緣」、「醒世姻緣」、「西遊記」、「十二樓」等舊小說，却開了標點書的先河。

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間，亞東圖書館首先出版了大眾文學倡導者蔣光赤的小說：「少年飄泊者」和「鴨綠江上」，同時在租界當局和北洋軍閥政府重重壓迫下，還敢經售革命政府的機關刊物如國民黨的「政治週報」，甚至還代售共產黨的「嚮導」和「中國青年」等，因此爲了第一期的「嚮導」周刊，亞東圖書館還一度遭英租界巡捕房提出控訴，由會審公廨判罰過當年是一筆相當大數目的二百五十元大洋的罰金。此外還有一次被控的，倒是爲了新式標點的「宋人話本八種」一書，其中有「海陵王荒淫」一篇，據說是有關風化問題而被罰，其實是巡捕房借端生事罷了。

北伐成功後，新書店有如雨後春筍，紛紛設立，競爭也漸烈，亞東圖書館却採了守勢，不大出版新書，不過在這期間，胡適的「藏暉室札記」却印了出來。

抗戰開始時，亞東圖書館却仍困住滬濱，沒有撤退到內地去，因此頗受到敵人的打擊，五馬路上的門面也支持不住，終于不得不遷到西藏路的一條小弄堂裡去。渡過它黯淡的歲月，直至大陸變色。

汪孟鄒其人，有胆識，爲人態度很樂觀，說起話來，聲如洪鐘，鄉音不改。他治事嚴謹，出版認真，不肯苟且，一半由于個性使然，一半也是許多朋友如胡適、陳獨秀、章士釗督促之力；他和群益書社的主人陳子德、子壽昆仲，泰東書局主人趙南公，太平洋書店主人張秉文諸人時常閒談，嘗說「與共出一些穢污書，寧可集資開設妓院好些。」據說他連一張廣告稿子，也必定規劃妥善，算準字數，並且請人磨正，然後付排。難怪亞

東版的書籍，校對特別仔細，錯字幾乎沒有，版本形式也特別優美。據他說在民國成立前，上海書業還是印行石印版，並且專印科舉用的書、古書或小說之類；出新書的只有「廣智書局」和「新民叢報支店」、「商務印書館」等數家。石印書店常常嘲笑和諷刺新書店，到了科舉廢止，辛亥光復以後，石印書却一蹶不振了。但是文明書局和掃葉山房除了字畫碑帖外，還經營石印本的舊書籍，至于神州國光社起初也和它們一樣賣字畫碑帖的，到一九三一年，因為陳銘樞以二十萬元資本，交由王禮錫主持編譯工作，也就成了一個有氣魄的出版家，那些大部頭的社會科學名著，以及大部頭的文藝小說的翻譯，甚至還刊行了前所未有厚厚的質量優美的「讀書雜誌」月刊，簡直是光芒四射，一時無兩。至于民智書局則偏重印售黨國要人的譯著，主持人林煥庭是胡漢民的親戚，遷到浙江路後，他的舊址也成了代表政府的正中書局，民智書局以前也出過幾部頗有分量的文藝書籍，如孫傳工的小說「海的渴慕者」、「生命的傷痕」和「新文藝評語」、「小說作法」以及陳望道的「作文法講義」等是。後來也頗想振作一番，找了洪深編一套文學叢書，第一部就印了彭成慧輯譯的世界短篇小說名作集，書名「同路人」，可惜成績不十分理想，因此也就偃旗息鼓了。至于中華圖書公司却是以出版「禮拜六」周刊著名的，該刊創于一九一四年，由王鈍根主編，中國文壇上有所謂「鴛鴦蝴蝶派」濫調的泛濫，該刊却盡了最大的推動作用。

北伐軍奠定南京以後，出版事業也逐漸呈現蓬勃的現象。被稱爲「四馬路」的福州路一帶，本來書店林立，先前出現的計有泰東書局、世界書局、大東書局、梁溪圖書公司、光華書局等。較後成立的，便有北新書局、開明書局、現代書局、新月書店、中華書局對面的黎明書局、群衆圖書公司、春明書店、生活書店、長風書店、華通書局、上海圖書雜誌公司、樂群書店等。由于初期，詩集、小說、戲劇、翻譯的單行本出版，銷路的廣大，印行書店賺了錢，亞東圖書館、群益書社、泰東書局等幾家新書店獨佔了新書業的市場。商務印書館也分出了一部印刷力，供「文學研究會」運用。當年號稱「文化街」的「四馬路」，鱗次比比的書店櫛窗裡，正擺滿了艷情小說和黑幕小說大觀的時候，能够不爲時尚風氣所左右，嚴肅地出版性質純正的書籍的，除了亞東圖書公司的汪孟鄒外，便算是泰東書局的主人趙南公。

泰東圖書館創設于民國成立以後，在上海四馬路最著名的野鷄瀾棠的青蓮閣茶樓隔壁，在當時各書店競出軟性的鴛鴦蝴蝶派小說成爲一時的風氣當中，他却獨樹一幟，出版了不少嚴肅的學術論著。「五四」以後，文白之爭正在白熱化的時候，他却出版白話和用新式標點的書籍，並發行「新人」和「新的小說」兩種月刊。前者是學術雜誌，編者是王靖；後者却是王新命編輯。當時除了陳獨秀的「新青年」雜誌以外，商務印書館的各雜誌還未革新，這兩種刊物可說是得風氣之先。

趙南公經營泰東圖書館，頗具規模，在當年可以說是上海出版界的翹楚，除設立編譯所外，還設有總管理處，頗有與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爭一日短長的氣概。南公的為人重義氣，好施捨，古道熱腸，令人敬仰，可惜他缺少現代企業家的才幹，對於經濟上的處理，甚不得法。他拉攏一般窮文人，出版了不少新書，泰東圖書館的生意，也全靠幾個文人支持，却不支付固定的薪水，只供膳宿，住的又是在馬霍路一所破爛的房子做的編輯部和貨棧，據易君左說，沒有帽子就由南公帶到帽店臨時買一頂，沒有襯衫就由南公帶到衣店臨時買一件穿，習以為常；因此他和創造社諸人後來發生誤會，以致不能作較長久的合作，最爲可惜。他在中國出版界裡，不愧是一個先知先覺者。他還做過四馬路商界聯合會的會長。這個團體是「五九」以後上海商人的一種政治性的組織，在當年抗日運動上曾起過相當重大的作用，他那時也不過四十多歲光景。在上海已罕住了多手，喜歡幹社團活動，致被人目爲「馬路政客」；但他也曾爲了出版朱謙之的「革命哲學」，被軍閥政府所忌恨，幾乎被捉去吃官司，後來竟將朱謙之的「革命哲學」這部禁書，改爲「哲學」照舊發行。當年創造社最初的刊物「創造季刊」和「創造週報」以及創造社叢書，都陸續在他的支持下提供給中國的讀書界。當時郭沫若、郁達夫、張資平等人的名字，還沒有入認識，他却毅然決然地支持他們。郭沫若的「女神」，郁達夫的「沈淪」，張資平的「沖積迴石」，就是在那裡出版的，甚至那時尚未成名的詩人聞一多的處女作「紅燭」，都是在他那裡出版的。在三十年代，上海復旦大學學生組織的白露社編輯的「白露半月刊」和白露社叢書，以及左聯所支持的范香谷主編的「泰東月刊」都是由他印行的，真可以說是一編已出，立刻遐邇風行，他的眼光的確高人一等。泰東圖書館的生意雖好，但開銷甚大，負累亦甚鉅；尤其是趙家的三槍手，都是泰東圖書館的致命打擊；所謂三槍手也者，就是趙南公自己，他的如夫人「老九」和他的長子，都是屬於「老槍」階級，橫床直竹，煙癮不淺，都要伸手到店裡賬房要錢，坐吃山空，因此家庭糾紛時起，店務陷于一國三公狀態，蓬勃的業務，也漸漸日趨幾乎門可羅雀的衰落狀況；甚至到後來連店裡的附屬財產，也不能不出賣。馬霍路編輯部的房屋租賃權和家具，以及總管理處的家具，趙家隔壁禮和里房屋的租賃權及值錢的存書，再次是趙家的紅木家具，四馬路泰東圖書館要開辦的店面讓租一半給人家。這一家趙南公經營了十七八年的，在文化街輝煌一時的書店，終于只剩下塊招牌。抗戰前不久，他甚至靠了幾部創造社叢書的紙型，租給人家印售，收一分錢一本書的租金，過着黯淡無光的日子。

上海淪陷後，出版業務受創最重，紛紛內遷，他的生活有如雪上加霜，更加困苦，據說當時偽政權府中，頗有一些他的熟人在做高官，想提拔他；但他不屑去同流合污，寧願忍飢捱餓，過他的飢寒交迫的苦日子，終于在一個亭子間裡寂寞死去。身後懸條，簡直無以爲殮，聽說還是由幾個熱心的同業，捐款辦理喪事。這一位

傑出的出版界先進，結局的悽慘，真值得同情；但他寧死不肯失節事敵的正義感，更值得人們的尊敬。

至于世界書局，在一九二〇年間初創時，全部店址只在二馬路石路口一條里弄內的一個客堂間而已。後來的規模，竟可以跟「商務」和「中華」不相上下。在四馬路上五開間的店面，全國各地幾十處有分店，有自己的印刷廠，因此他的主人沈知方，在中國出版界裡，被人目為非常活躍的前輩出版家，是出版界的李逸，大刀瀾斧，雄心萬丈。他原來是商務印書館的營業主任，中華書局成立後，被羅致過去，他在「中華」任職，一共不到十年多便辭職，以少量的資本，創設世界書局，以圖發展。他不但有搶奪小學教科書的雄心，致有國定本教書的發行；而且後來還大量影印了許多四部古籍。「商務」印出四部叢刊，「中華」印了四部備要，都無非和他相頡頏。那時出版界，除了少數幾家，差不多都是爭「武俠小說」和「黑幕書」一類的東西，「世界」最初出版的平江不肖生的「俠義英雄傳」和「留東外史」也正是這一類東西，因為推銷得力，宣傳動人，營業便蒸蒸日上，他却進行招股，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自任經理，大量出版新書，出版專登鴛鴦蝴蝶派作品的「紅玫瑰」半月刊。他把全部店屋添成紅色，號稱「紅屋」，以作廣告。後來爲了迎合新潮流起見，在三十年代，居然網羅了茅盾、夏丏尊等名家爲他編著「ABC叢書」，出版世界文學名著，如章獨譯的「盧騷懺悔錄」，張競生譯的「女僕泰綺思」，傅東華譯辛克萊的「青年鑑」等，盛極一時；戰後還出版過一套五六十本顧仲彝主編的「戲劇叢刊」，但這些都似乎比不上那部「英漢四用辭典」那麼著名，而今上海世界書局也早已煙銷雲散了，而這部辭典還在海外銷行如故，像牛津字典那樣爲人所共知。

一九二四年左右，有個有胆識有才智，幹勁十足的了不起的出版家，一方面在陳布雷主持的「上海商報」編輯部工作，一方面又同盧昌言和剛從馬來亞檳城中華學校教過書回滬的沈從泉，以少量的資本創設了光華書局。這位創辦了南方第一家以完全出版新文藝書籍爲主要業務的書店的出版家，就是張靜廬其人。光華書局最初出版的幾本書是郭沫若的「聶婪」二幕劇，即「棠棣之花」的前身，和「文藝論集」，周全平的小說「夢裡的笑」，倪貽德的「水彩畫概論」，羅西主持的廣州文學會叢書等等轟動一時。此外它還發行過創造社編輯的「洪水」半月刊，潘漢年葉靈鳳合編的「幻洲」半月刊，讀書月刊和魯迅主持的左翼刊物「萌芽」；經售過章錫琛創辦的「新女性」月刊，這些刊物在當年的青年讀者群中，起過很大的作用，所以這一傢後來因主持者不得其人而沒落的書店，在全盛時期，北平武昌都設過分店。

一九二七年北伐軍到上海的時候，張靜廬離開「商報」，去主持國民黨在上海的新聞機關國民通訊社，同時他退出光華書局，獨資創設「聯合書局」，出版過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等著作。過了二年，聯合書局因出版了某些禁書，被當局取締，於是歸併到「現代書局」去。他也到現代書局去擔任經理，現代書局是

他的朋友洪雪帆集資經營的，原來規模並不十分大。他進現代書局以後，便將它改組為有限公司，成立編輯部，自辦印刷廠，業務蒸蒸日上，在三十年代，除出版許多文藝著譯的單行本之外，同時還刊行「現代」、「現代小說」、「南國月刊」、「大眾文藝」和「拓荒者」等四五種雜誌，許多私人刊行的週刊和單行本，也都望風來歸，紛紛委託現代書局代印、代理並發行，盛極一時。在那二三年當中，現代書局營業盛況空前，足以稱雄于文化街的四馬路，但好景不常，股東們意見分歧，業務自然大受影響。張靜廬看出前途黯淡，又因總經理洪雪帆的突然在北平去世，現代書局便因此解體。

張靜廬于退出「現代」後，憑着業務上的經驗和心得的啓示，於一九三四年五月創設「上海圖書雜誌無限公司」，把營業重心放在期刊上。當時他袋裡只有二十五元大洋的流動資金，以每月百元的租金向「現代書局」隔壁的羣衆圖書公司租了半間門面，赤手空拳的創辦起來；他以「代辦代訂代理發行全國各種畫報雜誌」作號召，運用了一些特殊的營業方法，第一炮便打得很响，一向冷落的羣衆圖書公司的店堂，居然擠滿了人，忙得不亦樂乎。四馬路的同業都感到驚奇，以爲他有什麼秘訣，其實說穿了，大家都做得到。他只是把接到期刊營業的特性，做到「快、廉、齊」三個字而已。同時李公樸主編，柳湜和艾思奇編輯的「讀書生活」半月刊的創刊，他竟以半價徵求預訂，招來了不少主顧，經過半年多，營業的鼎盛，決不是半間門面能够應付得了，就在同年十一月間，便遷往山東路西首的雙開門門面，外埠的生意也越做越大，經售的雜誌種類，也越來越多，儼然形成爲全國雜誌的總匯，因此頗賺了點錢，自己出雜誌竟多至七八種，魯迅支持的「譯文」、「作家」兩個月刊，黎烈文主持的「中流」半月刊，平心主編的「自修大學」雙週刊，金則人主編的當代青年叢書，都是這時期刊行的，單行本平均每星期也出版兩種以上。後來「中國文學珍本叢書」的刊行，本意並不是保存文化遺產，其實是爲了應付當時客觀環境，出於無可奈何的拂逆的事。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發生後，中日戰爭無可避免，他首先作了準備，一方面派人到外地去催收賬款，一方面逐漸結束業務，把存書和同人分批送往漢口，上海淪陷後，漢口的總店已開始營業，並且還大量刊行抗戰書刊，同時在長沙、重慶、宜昌、梧州等地的支店也先後成立。但是隨着戰事的發展，漢口的總店也被迫遷往重慶，又因二度被炸，在勝利前夕，「上海圖書雜誌公司」只在機房街陋巷中維持着象徵性的存在。

抗戰勝利，他以爲可以回到上海去重整旗鼓，可是由于時局的動盪不安，人民生活水準的驟降，他的事業畢竟一時還不容易恢復，迨到大陸變色後，「上海圖書雜誌公司」也就成了中國出版界史上的名詞了。他因居大陸，據說在所謂「全國出版總署」當了一份小差事，編過一部「中國現代出版史料」而已。據他在他抗戰前出版的自傳性的「在出版界二十年」一書所說，他是浙江鎮海人，父親原是個屠戶；只在鄉間讀了幾年小學，

便被送到上海浙江北路一家酒舖富學徒，每于洗酒瓶等操作的餘暇時間，便抽空看書進修，而且還開始投稿。後來自動半途跑回家鄉去，却遭到鄉間戚朋友的白眼，終於又回到上海，受了不少的挫折，才進了出版界前輩趙南公創辦的泰東圖書館當校對，使他後來走進出版界，成了個傑出的出版家。他曾主編「新的小說」，著作成冊者除「在出版界二十年」外，還有「中國小說史大綱」一冊在泰東圖書館出版。

記得在抗戰前，中國文化市場上，有一個時胡泛濫着所謂「一折八扣」的改點書的狂潮，掀起這狂潮的出版家，就是辦「新文化書局」，出版過不少文藝書籍，而成績不十分好的樊春霖其人。他是浙江紹興人，從書店學徒出身，一直就在本業上服務。座落在上海四馬路中的「新文化書局」，就是他個人的事業。它第一部出版的書，一共四冊，合起來大約有四百多頁的十八開本的「新文學評論」，內容是輯了「五四」以來幾種著名刊物，如「新潮」、「新青年」、「浙江新潮」、「覺悟」、「學燈」等關於新文學方面的文章的選集；前兩冊是論文，批評和書札，後兩冊是翻譯和創作小說、詩歌、劇本和散文；所選的作者又是「五四」時代的文壇健將，如胡適、陳獨秀、錢玄同、魯迅、劉半農、劉大白、冰心等人。編選上雖不算美，但當年「文學革命」的重要作品都幾乎網羅殆盡了。最大的特點，便是定價低廉，正投合了當年讀者的胃口，因此銷路非常好，風行一時，再版幾次，也由此奠定該書局發展的基础。不過，却因此開了無條件選輯短篇作品的惡例，甚至後來出版法也部分承認了這種行為合法，侵害了著譯者的權益。嗣後，還出版了好幾部新文學文面的著作，都沒有什麼成績；因此便轉變到重印舊小說，將所有的石印本的通俗小說，改排鉛印出版，以他一貫的「廉價政策」和亞東圖書館的標點小說競爭。他的辦法是在同樣三十二開版面上放大版口，將標點放在字旁，排得更密，可以容納較多的字數，以減少紙張和印工，定價自然可以低廉很多，同時以更低的折扣，批發給同業，當時「亞東」的書是六折，這樣一來，他的行銷範圍自然擴大了許多，因此在營業上也招來了一個勁敵——「大達圖書供應社」。它原來是廣益書局所分出的機構。「廣益」一向從事石印本舊小說的出版，樊春霖的翻印書，使它在營業上大受打擊。於是該居的主人魏炳榮，便決心另行撥資經營「大達」，把「廣益」所有的石印書，大量改出鉛印本，以更低的售價和更低的折扣號召，準備打倒「新文化書局」。因此樊春霖也不甘示弱，以更大的進步的辦法應戰。他一方找到一家廉價的「新國民印刷所」，儘量減少熟練工人，改用童工等手段來達到廉價目的。一方面改用廉價的日本薄報紙，洋紙每令約五十磅，日本報紙僅卅七磅，成本也更輕，自然可以更低廉的折扣競爭，因此泛濫一時的「一折八扣」的放點書狂潮便這樣形成，使正常的出版物的市場受了很大的影響。他創造了減低成本的方法和推銷方法，使出版物深入購買力較低的僻壤窮鄉去，這雖然值得一般出版家取法的，不過却因為利用廉價的勞動力，剝削童工，助長了印刷工業的包工的猖獗，也是不足為訓。文化界和出

版界一向對於樊春霖的評價不大好，可見並不是無因的。

新書業與中國文化關係密切，是毋庸與議的，但以印行新書發展營業的出版家，似乎很少會想到作家也應該算作書業機構中一個重要成分。先是創造社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輩的努力，一面感受當時惡勢力文學社團的壓迫，在國民革命軍初到上海時，郭沫若就一心一意想給商務印書館以致命的打擊，結果並不成功，作品既無出路，想突破這個獨佔不合理的局面，希望作品有以自見，希望能用作品自給自足，因此方脫離泰東圖書館，召收青年讀者五元一股的股份，自辦出版部，直接面對讀者。隨創造社而起的是語絲社。魯迅、劉半農、李高峰諸人，採用「打平夥」方式，各湊幾元錢來出版「語絲」週刊，原意以為賠本賠厭了即收場。但這個小刊物却得到意外的成功，因此產生了北新書局。名記者蕭乾當年就在這間小書店做過書徒，當過小夥計，站櫃台賣「吶喊」、「語絲」。同時北大幾個教授，周鯁生、王世杰、楊端六、丁西林等也湊了點錢，辦「現代評論」，每週竟銷行到八千份，名作家沈從文也曾爲了這個刊物，管發報事務，每月只拿三十元。在北伐前，遷往上海，却轉給太平洋書店，不久也就停刊。

胡適、徐志摩辦新月書店，預備出文學書的單行本和新月雜誌。它和北新遷往上海後，北伐成功了，新書店也相繼林立，章錫琛最初是在商務印書館主編「婦女雜誌」，後脫離自創「新女性」月刊，風行一時；繼而獲得立達學園一般人的支持，創刊「一般」月刊，發展爲開明書店，他自己也有不少譯著行世，如他譯本間久雄的「文藝概論」，便是中學所採用的一本參考書。

此外還有一個最奇特的出版家，它是華通書局的主入陳羣，他個人喜歡藏書，主持過國民革命軍東路總指揮部政治部，在任內並不愛錢，卻納了六位如花似玉的姨太太；據說都是人家送給他的，這正是舊日官場中的惡例，不足爲訓的。他下台以後，如果他不是杜月笙的門生，送了他三十多萬元，恐怕連六位姨太太都養不活，更不用說開書店辦報紙了。歸根結底說來，華通書局倒是杜月笙出錢辦的。「華通」出版的書又多是大部頭，厚達四五百頁的書，如伍光建譯的「列寧與甘地」，魏以新譯的小說「戰爭」都屬洋洋鉅製。後來還要出版「社會問題大綱」，全書二百萬言左右，當年的稿酬譯費達十字三元之高。嗣後「華通」搞到週轉不靈，多少與此有點關係；而「華通」主持出版業務的經理余祥霖，原是德國留學生，研究德國文學；他的譯著行世的頗不少，因此「華通」出版的書都是有點斤兩的東西也不足爲奇了。文人而兼任出版家除上述的以外，據我所知，尚有王禮錫主持的神州國光社，姚名遂主持的「女子書店」，邵洵美的金屋書店，在靜安寺路獨樹一幟。張資平的樂羣書店，鄒韜奮主辦的「生活週刊」而擴展成「生活書店」，姚蓬子的「作家書店」，錢杏邨主持出版「太陽期刊」的春野書店，都是相當成功的。出版界既然有那麼許多文人而搞出版，作家却難以寫作爲職業

黃昏·又醉了

· 荷 野 ·

竟因思念太多
春的嫵媚當更濃了

睫眉兒清
那清清如涓公河上的水

遂有鎮不住的春意
亘自百合叢間
亘自小花貓的脚下
而黃昏 竟因騎着長緣
悄悄地
來了 又去一一

就邀女神乾杯
與 狂笑共翔吧
我們是摘星之少年
曾擁抱彩夢底榮耀
而仰着 俯着
坐着 立着
靜看日輪下山 潮水變紅
宇宙間都似朦朧夜
(乃有淒清 淒清底
那酒徒竟狼藉而去)

而後 去喊維娜萬歲吧
人們貪饞的眼睛在跳着：
我愛巴黎
我也愛小花貓

醇酒者頓足吟歌
因為天國的門已關上了
而上帝 常常把思念
鎖在伊托腮的眸子

於此前 黃昏以後
我們又醉了

也難以寫作賴以為生，真是不可思議的事；即以「五四」文學運動的元老胡適、陳獨秀、魯迅、冰心的作品而言，賴作品的出版的真實收出，數目是相當可笑的。一九二九年左右，印行魯迅、郁達夫、冰心、周作人輩的全部著作的北新書局，每月約支付作者式百元版稅的事，到時還不能履行，甚至使得魯迅和李小峰爲了版稅而對薄公庭。當年最知名的某女作家，一部十五萬言的小說版權出賣，換個一百元還費盡幾許唇舌，始能交涉成功。張資平以賤價收買青年作家的作品，冒充自己的作品出版，都是衆所週知，屬於剝削作家的一種手法。有些出版家甚至採用了一以多報少的手法對付抽版稅的作家，以致創出了作家採用「著作版權印花」貼在著作的版權頁上的先河。可是「著作印花」畢竟沒有多大用處，譬如印數三千冊的著作，作家雖付出三千枚「著作版權印花」，多印的書本，儘可付到遠方去發賣，也是作家所沒辦法查察的，無可奈何的事。從種種迹象，可見書業方面和作家間的關係，一開始似乎就不怎樣合理。這對於文學運動本身，固然是極大損失，即對於新出版業也大不經濟。在這種情形之下，作家有成就的不易保留，並繼續產生優秀作品；待發展的，更容易爲其他職業奪去，近于未成熟即夭折。這部門工作的推進，自然得寄託希望于出版家。這希望相信還可以適用於三十多年後的今日，因爲以銷行的作品翻印出售，時至今日，更屬明目張胆，以別人的作品，冒用流行作家的名字翻印；用「瓊瑤」的名字翻印的書籍充斥書業市場，便屬一例，較之三十年代，在北平首先出現一大批影印的翻版書，真使人不免有「自貶以下，更無論矣」的感慨。

周子強 □□



發霉的

歲月

這發霉的歲月，發霉的屋子！

李振民今天起床的時刻比較往常的星期日更要晚些，因為昨晚回家太遲了，並且澈夜失眠。

他睜開惺忪的睡眼，看着身邊的小寶，睡得很安穩，那渾圓的小臉，平日顯得沒有血色，但此時睡在被窩裏，也許是窩的太暖了，使他的兩頰上出現兩團紅暈，隔着那染有塵污而顯得粗糙的皮膚，這兩團紅暈，便有些像兩隻粗皮的小橘子，做爸爸的愛憐地看了一眼，他想：昨兒帶小寶出去，也忘了給他洗個臉

，真是有些丟人。……不過也顧不了這些，反正丟人的事恐怕還多着呢。

再看看脚下睡的大寶——這七歲的女孩子，微黃的頭髮披散在枕邊，那勻正的鼻子，略帶弧形的嘴，好像有一絲笑意，那完全是她媽媽的塑型。她的胸脯在微微起伏着，睡得也正甜。可是李振民竟蹬她一脚，想叫她趕快醒來，他覺得，這孩子越來越懶了，星期天不上學，率性睡不起床。

大寶在朦朧中哼了一聲，翻過身去，又睡熟了。「該死！」李振民正預備罵出這句話；可是剛到

口邊，立刻嚇了回去，因為他又猛然想起昨晚的情景來：他抱着熟睡的小寶，在深夜中回家，一推開門，看見大寶伏在桌上睡，鉛筆還捏在手裏，手邊堆了一堆書本和作業簿。他將她推醒，發覺她的手冰涼，兩隻腿也好像睡僵了，一時站不起來。臉上還留着淚痕，用那失神的眼光瞪住他，這眼光中夾雜着孤單的恐懼和絕望的悲哀。突然，她猛烈地抽咽起來。

李振民現在纔想起，這孩子昨晚是就誤了睡眠，所以今天纔睡得這樣死。想到這裏，一陣惡寒馬上襲上心頭，唉，孩子是無罪的，爲什麼剛纔要蹬她一脚呢？平常星期日她起才晚些，也並沒有責罵過她，那麼今天又是爲的什麼呢？他萬分愧疚的問自己。如來一定是爲了什麼，那不過因爲她那勻正的鼻子、略帶弧形的嘴角，以及嘴角上掛的那絲天意，太像她母親了，而這些美的印象，現在對李振民說來，無異是一種輕蔑和嘲諷。

他又觸起昨晚的那些景象來……

二

昨天是週末。李振民心裏悶得慌，好像沒有一個地方可以安頓自己。自從太太有了工作，在一個富有入家充任保姆之後，兩人完全過着分居一樣的生活。上個星期六，他們本來約好了這個星期六的晚上，帶小孩去逛逛街，買點必需的衣物，可是她在下午臨時打電話通知李振民，說她的女主人交代說晚上有應酬，恐怕要到十一點鐘纔能回家，囑咐她不要離開，所

以她只好決定等到明天星期日回來，並且說請他原諒。李振民也沒有什麼好說的，他記得上個月的一個週末，也是同樣的情形，「唉，做保姆，連週末自由的時間都賣給人家了！」且太太也是爲了貼補家用，纔出去工作的。她也有滿肚皮說不出的委屈。她的不能踐約，小孩的失幸，自己倒是應當首先抱歉的呢。

他草草地吃完晚飯，女兒一直纏着要上街，他實在沒有勇氣向小孩宣佈，說媽媽這個週末不回家了，在過去每個週末，除了前面提到的一次例外，他們都有一個溫馨之夜的；在這一間斗室裏，在這一間不像樣的環境裏，平日像媽媽所說的一樣——「這發霉的屋子」，可是只要媽媽一回家，它立刻就煥發着生命的光輝。

他懂得女兒的心理，她的空虛寂寞，和自己所感受到的又不盡相同，因爲她還包括了一項屬於物質的，而也該是精神的希望的幻滅——原來媽媽答應今天替她買一雙紅絨鞋，上面綴着白色的絲花邊，像同學陳月美穿的一樣的。——是的，至少在今天是幻滅的，是把捉不到的，對於一個懷着迫切希望的人說來，時間的延誤，將使她感到這是一種缺憾，即使是彌補，也好似是不完全的。

爲了使大寶不至失望，爲了填補自己心靈所感受到的那份空虛，他向這七歲的女兒表示，今天可以替她絞好腳樣，先把絨鞋買來，明天一早就可以穿了；不過要她留在家裏看門，他只能抱弟弟去，因爲一個大人帶兩個孩子濟公共汽車太不方便，同時他想帶小寶

多逛一逛，讓他也高興高興。這樣，時間需要久，家裏沒有一個人看着門，也是不放心的。

這差不多是一項睿智的決定，大寶終於欣然同意了，她說：

「很好，我還可以靜心的做功課，免得弟弟搗蛋。」弟弟的頑皮好弄，在大寶的心裏幾乎是一個痛苦的烙印，自從媽媽出去做事以來，她放學回家，要忙着趕作業，還要幫忙看顧弟弟，不知道爲了他挨過爸爸多少次叱責。她想，明明是弟弟不對，爸爸太不公平了。

李振民抱了小寶，擠上公共汽車，到了五光十色的巴頓街。問了七八家百貨公司，都沒有大寶要的紅絨鞋。這位「死心眼兒」的好好先生，就不知道在巴頓街轉角的攤子上看看，原來那種廉價的絨鞋，本來就是攤子上賣的。

他把一條巴頓街走完了，心裏有着惶急一樣的感覺，可是小寶全不理會這些，他指着前面的「電影街」那些在霓虹燈下面閃爍着的巨幅電影廣告，口裏儘吱吱唔唔。他想，走過去看看也好，說不定那邊有大寶要的絨鞋寶。於是他小心地把小寶抱得更緊些，看定這十字路口的紅綠燈和兩面來往的街車，迅速地穿過去。

小寶被電影廣告所吸引住了。這是宣傳已久而非常寶座的一張片子，李振民也禁不住多看它幾眼。

當他問不到絨鞋，懷着失望的心情走回這家電影院的門口時，突然決定要帶小寶進去看一場電影。反

正已經出來了，總不能一無所獲地背着空虛回去。

如果買不着票，倒也死心塌地了，可是樓下的普通票雖已售完，他還是買到了一張樓座，貴了幾角錢。

也好，雖叫小寶的媽今天不回來呢？他無端地去看電影和太太的沒有依約回家牽扯在一起，有意地使它發生因果關係，好像這是一樁快意的報復似的。

找好了座位，距開映的時刻還有五分鐘，他好整以暇地向下面掃視着樓下的人，黑壓壓一大堆，有吃桔子的，有磕瓜子的，他想，真抱歉，剛纔忘了給小寶買個桔子。

天下的事不能說沒有奇妙的巧合，有許多巧合都是在意料不到的情形下發生的。當李振民俯視着樓下的人羣時，忽然，他懷疑是一種幻象的作祟，在中排和一個衣着齊整的男子坐在隔一個座位上的女人，那背影那髮型竟和自己的太太一模一樣，仔細察看她的衣着，他沒有辦法解釋那不是她。坐在她的緊鄰是個女孩子，李振民認得出是那富有人家的小主人。

「唔，原來她是背着我看電影。」這位老實的丈夫由狐疑而感到悵惘，那悵惘，其實是屬於一種受到欺瞞的不安情緒。他立刻抱小寶站了起來，預備下去找她。但是一個可怕的景象却緊接着展現在眼前，那分明不是幻象：

和她隔一個座位的男子，偏過頭來，向她說話，她也偏過頭去和他親切地談着。李振民現在完全看清楚，嫵媚的笑容掛在她的嘴角上，一笑，一點頭。他希望那個男子是他所曾熟識的，但察看了半晌，却

完全陌生。那是一個儀貌甚好的中年男子。

李振民重新跌回剛纔坐的皮椅子裏，他忽然感到這皮椅子直往下沉，往下沉……

音樂又響起了，那是一種搖擺律的音樂。接着電燈滅了。這短促的時刻，還不能讓他分析什麼。只是在這樂調和懂懂的暗影裏，他好像忽然看到太太的笑容，是冶蕩的……甚至是可恥的狐媚的。

他幾乎忘記了懷中的小寶，一心只顧搜索剛纔的印象，這好像是不必通過任何理解，而立刻可以叫一位忠厚存心的人也會暴怒起來的。一切是太巧了，太太平日不希望他去看她，今天又拒絕回家，而來看電影，她捏造理由，馴服地說請他原諒……

不過，此刻的他，還沒有到暴怒的程度，由於平日對於太太的信任，使自己不得不馬上推翻那些壞意的揣測。但是，過去的生活經驗究竟和他的口袋一樣地感到空乏，正因為他從來沒有類似今天所遭遇到的經驗，纔使他不免震驚；好像這眼前的事實是無法讓人去作一番尋常的推測和判斷。總之，這件事巧合得令人難以置信，像回想一個奇怪的夢境那樣地撩人思緒。李振民想到：這恐怕正是說明自己對於太太的熱愛吧，他記得當年向她求愛時，只要看到任何一個年青的男子和她在一起，就有些不自在起來。

那個中年男子究竟是誰呢？也許是他們的鄰居，說不定也是碰巧坐在一起，正像自己碰巧和她不期而遇一樣。是的，是的，太太笑着點頭，不過是尋常的酬答，那是一位少婦應有的禮貌。她帶那個孩子出來

看電影，恐怕也是臨時牽了女主人之命的。

李振民的嘴角，不自主地浮上一絲淺笑，這淺笑，也許算是勉強的，雖然在黑暗裏，雖然他面前並沒有鏡子，自己彷彿也看到了自己的笑容，那肌肉的牽動是有些僵硬的感覺的，或者乾脆叫它做痙攣。他擔心別人會同樣看到這難看而尷尬的笑容，但接着又彷彿覺得，在這樣想着的是自己，笑着的像是另外一個人。

他究竟不是笨蛋，對任何的一切，總得試圖分析，試作一切可能的假定。他本來對這個世界充分信任，原因是他根本無所懷疑，而且心地根本單純得缺乏想像的能力。但今天的情形使他不能不感到例外。

當笑容在他的嘴角一瞬消失時，他已經決定耐住性子，等快散場的時候，可以走在她的前面，在電影院對面的一家茶室樓上坐一坐，注意她和那男子是不是同時出來，是不是同路走在一起。他又考慮到，是否應當立刻去找她，或者她明天真的回家，是不是還要向她提到這些。

但是，他究竟沒有能够耐住性子，沒等到電影快散場，就拖着小寶出來了。他完全沒有看到電影裏演的是些什麼，當小寶指着那張着口在翻騰着的鯨魚吱吱唔唔，想問又說不出來的時候，他就小聲地斥禁着：「不要響！那老虎會吃人……不要響，那個人的手沒有了，被老虎吃掉了，連心也吃掉了，心吃掉了！他要殺老虎……莫動，不要響！」

走出電影院，對街穿過，到了茶室的樓上。依然

是居高臨下，街燈通亮視線更其清楚。他僅讓小寶吃千層糕，沒有考慮到他會吃壞，自己一心望着下面。這樣的好容易挨過大半个鐘頭，在擁出的人潮中終於看到了他們。她牽着那女孩子，那個中年男子和她差不多是並肩走着。從她說話的神情中，可以看得出，包含了某種渴望。

一切可說都已肯定了，李振民這樣判斷着，心房一直撲通撲通在跳，差一點沒跳出心腔。他勉強鎮定，付好了茶資，抓起小寶就走。

他分明看到他們轉過前面的一條橫街，急急追上去，燈火闌珊，他們的影子却驀地消失了。

他開始走着遲緩的步子，有意讓時間在腳底消逝。小寶伏在他的肩上，漸漸睡熟了，使他覺得肩頭上是壓着一樣沉重的東西，而這樣東西的確是和他相依為命的，如同一個跋涉長途的旅人背着他時刻不離的包袱一樣。

不知道走了多少時候，這纔來到那個富有人家的門口，他按着電鈴，一個傭人模樣的人出來開門。

「請問這裏的一位保姆回來了沒有？」他囁嚅地問。

「你找她有什麼事？」那人向李振民和他肩頭上伏着的小寶打量，差不多從頭一直看到腳：「出去了，沒有回來。」

「回頭要是她回來了，請你告訴她，有一個姓李的，李振民來找她。……唔，沒有什麼事。」
當一個人發現了什麼，或者遭遇到一樁無可奈何

的事情時，他會本能地自己當做置身事外的第三者一樣的去逃避現實，但當他意識到無可逃避時，就會感到絕望的悲哀。李振民此時正有類似這樣的心情。就是這樣的，使他有一個無眠之夜。也就因為這個，纔向熟睡中的大寶蹬了一腳的。

三

太陽已經升高了，門外的空地上，又盪漾着那絲類似霉腐的氣息。

當小寶醒來不久，李振民癡癡地抱着她。煤油爐上面的一壺水還沒有燒熱時，李太太的影子便在廊簷下出現了，她翩然走進來，他却裝着沒有看見。

「振民，昨天晚上是你找我？」

「嗯，那恐怕是的。」

「什麼？恐怕是的？」李太太看到他的顏色不對。

「大寶是有病？怎麼到現在還睡着？昨天是把她一個人丟在家裏？」

「管她做什麼？我也是剛剛起來的呢，你今天倒早哇！」

「你怎麼了？這樣冷言冷語的。」李太太從未看過先生有如此特異的表情。她一面用手去輕按大寶的前額，試試是不是在發熱。

「你叫醒大寶，問她好了！」

「振民！是怪我昨天沒有回來嗎？我實在是有事呀！」

「嘿，有事！」

「難道還騙你？我有一樁值得高興的事，正要告訴你，要和你商量。」

「笑話！和我商量？」

「你這人！今天怎麼這樣陰陽怪氣的？告訴你，我昨天幸虧沒有回來，否則就要錯過一個機會了。」

「那真幸虧，否則就要錯過一場好看的電影。」他悻悻地說。

「錯過電影倒是小事，」她認為看電影的事當然是傭人告訴他的，「我遇見了一位多年沒見的老師。」

「他是你的老師？你說的是一個高高個子的中年男子？」

「你是說的誰？」

「我是說的和你和那小女孩同看『占士邦』的那個男人。」

李太太楞了半晌，然後才在他「捉迷藏」式的談話裏，明白了全部的經過。

「怪不得你冷言冷語的。」嫵媚的笑容又在她嘴角浮現，「你這人倒是看不出，有這樣多的心眼兒，告訴你，昨天是那個孩子鬧着要看電影，她媽媽給的錢。當我正買票時，忽然遇到王老師，也在那裏排隊，他已經不認得我了，等到他知道是我，高興得不得了，他堅持要買票請我們看電影，散場後，我就順便請他吃個小館子。你不知道，王老師的太太是新生幼稚園的園長呢，他說幼稚園裏正要找一位教員，約我今天去和他太太接個頭。振民，你不知道，在那個鬼公館裏，纔不是一個味兒呢……」太太一口氣說完

這許多話，掩不住臉上的興奮。

「昨天我叫你一句就好了。」李振民想了半天，纔說上這一句。

「那怎麼行？那豈不是看穿了我的秘密！」

「美君，你不要取笑了，你怎麼罰我都可以……」

「好，我罰你，罰你和小寶濕個嘴。」她將小寶摟得緊緊地，「說真的，這回保險又一定成功，小寶還可以進幼稚園和我在一起。」

李振民並沒有來得及和小寶濕嘴，他兀自癡神，他是想到妻的堅強自信的能耐，自己和她比起來真太脆弱了。

同時，他那愧疚的眼光落到床上的大寶身上，她這時已經坐了起來，眼睛有些腫。

「好孩子！回頭請媽媽去替你買雙紅絨鞋，和陳月美的一樣。」

大寶沒有說什麼，凝滯的眼珠望着媽媽，好似有滿肚子的委曲。

「沒有什麼，大寶乖的厲害，比弟弟要乖得多，她一會就會高興起來的。」他向太太解釋着。

李振民好像已經看到了那雙玲瓏的紅絨鞋，從這裏找回了那失去的週末。

請訂閱本刊

： 沙 田

護士 日記



×月×日
今夜又輪到我當大夜班了，但願是個平安的夜。

每次我上大夜班的時候，總有那許多急症的病人，而且總有那許多人死。羅醫生因此叫我「白虎星」，用一本簿子來登記我剋死病人的數字。他說這一年中我上了八次大夜班（每次一星期），一共剋死七十三個病人。見他的鬼！難道那些人都是我剋死的嗎？他們自己要死，怪誰呢！

白天在阿民的家裡玩了一整天，晚上我們去看國泰的第一場電影。今天他又沒有向我提到婚姻的事，雖然我幾次從很遠的地方扯到這問題上來，但他都故意避開去了。上帝呀，他到底什麼時候才會向我求婚呢？

上午到阿民家裡去的時候，因為一個濕戚生病，他母親到那親戚家裡去了。阿民見我來顯得非常高興，他說本來今天打算到外面吃飯的，因為一位編輯約他的稿必須明天交卷，他得在今天把它完成，所以中飯應該由我來料理了。我是從來不會燒過飯的，

雖然在學校裡上過幾堂家政，但是我還沒有將飯燒好的把握。經過兩人小組再三討論，只有吃麵比較省事，於是就只好吃麵了。

我們一同到市場去買菜，買了些麵和豬肉，還有一束鮮花。回來時，阿民又到房裡寫稿去了。我一個人到廚房裡將肉斬碎。我將麵放下鍋子以後，加了些水，然後回到客廳裡整理花瓶。我計算十五分鐘後再去將麵盛出來，因為有些附在食物上的細菌，必須煮沸十分鐘以上才能殺死它。

當我再回到廚房裡的時候，天哪！鍋裡的水已經乾了，麵都燒焦了。阿民聽到我的叫聲急忙跑出來，當他知道怎麼回事後，捧着肚皮笑個不停，笑得腰都彎了，真氣死人！

下午，他母親從親戚家裡回來，一進門就關心地問我們中午吃了些什麼。

「媽，中午我們吃紅燒肉，秀珍的傑作。」阿民告訴她說。

他的話雖然是開玩笑的，但是我心裡非常難過，因為我的自尊已經受到了損傷。

我在護校還沒有畢業以前，第一次被派到開刀房去實習。當我看到醫生把病人的肚皮切開的時候，一陣鮮血和大腸從刀口處湧出來，我驚嚇得暈倒在地。可是，現在我對這種場合已經習慣了。現在我看醫生們開刀，就像是看屠夫切豬肉一樣。一切都是習慣了才行呀，那一個女人是生來就會燒飯的？

晚上十二點正，我去上班的時候，一跨進辦公室，就問值班的李醫生有沒有危險的病人？

謝謝上帝，如果八小時內沒有急症的病人，今夜病房裡大概不會死人了。

看到李醫生那付長相就使我討厭，那張三角形的臉本來已經够小了，再戴上那付寬邊的近視眼鏡，把一張面孔佔去了大半。可是據說他家裡有個很漂亮的女人，嫁給這種男人，那女人也真够倒霉了。

無論如何我絕不會嫁給李醫生這種人的，就連跟他講話我都不願意。在辦公室裡，我只願做我的工作，其實今夜也沒有太多的工作可做。我把一些針筒和針頭放到消毒鍋裡以後，便出去試溫度，試完溫度再去替幾個病人打針，打完針什麼事情都沒有了，於是我拿出從阿明那裡帶回的「傲慢與偏見」，坐在辦公室裡看小說，但不一會就伏在桌上睡着了。

奇怪，朦朧中我又夢見小趙，他已經死去一年多了，爲什麼我總是夢見他呢？

小趙是四年前住在這裡的一個TB病人，二十七八歲，有一張清秀的面孔和瀟灑的風度。常常和我們開玩笑。

記得我到這裡來實習以前，就聽到同學們談到小趙了。同學們說，他是個最搗蛋的傢伙，有時在試溫度的時候，故意先喝下一口熱開水，或者嘴裡含一塊冰，不是使溫度表升到三十九度以上，就是永遠升不起來。並

且最注重探詢我們的姓名，他曾經對我們一個同學誇口說，我們班裡請隊起來，他都可以點名了。

我被派到內科病房的那天，第一件便是去拜訪小趙。當我走進病室的時候，他正躺在床上看報。我看看他的名牌，然後再看看他，這時他似乎也發覺有人來拜訪他了。他放下報紙，對着我說：「小姐，貴姓呀？」

「你不是說可以替我們點名嗎？怎麼還要問我的姓呢？」我對他說。

「是密司陳告訴妳的嗎？」他笑笑說：「小姐，別聽她造謠，我是個最守規矩的病人，密司陳故意叫妳們整我，這一個月來，我給整得够慘了！」

「怎麼整你呢？」我故意問他。

「有些被密司陳利用的小姐，」他從床上坐起來說：「她們替我打針的時候，故意分成三部曲、五部曲來戳進我的肉裡。」

「那一個密司陳呀？我們裡班那麼多姓陳的！」我忍不住笑起來。

「陳佩玲。」他說。

「你怎麼知道她的名字呢？」

「她自己告訴我的。」

「不會吧，我們從來不會將自己的名字告訴病人的。」

「不再說話了，故意將頭掉過一邊去偷笑。我繼續問他：「密司陳爲什麼要整你呢？」

「有一個晚上，密司陳當天夜班。」他裝出可憐的樣子說：「一個朋友約我出去看場電影，我本來打算向她請假的，但我恐怕她不會准，所以，在七點鐘試過溫度以後，我把自己的蚊帳放了下來，再拿一些衣服塞在棉被裡，裝成我在睡覺的樣子。像病室裡這麼暗的燈光，如果她不來揭開蚊帳，我相信總可以瞞過她的……」

「你很聰明。」我打斷他的話說。

「小姐誇獎。」他聳了聳肩，又繼續說。「密司陳雖然給我瞞過了，誰知在電影院裡我竟碰上了護士長。第二天上班的時候，護士長告訴了密司陳，並且還責備她一頓，因此，她便發動妳們來整我了。」

雖然小趙這麼搗蛋，但我們對他的印象都很好。尤其那些我們稱爲先生的護士們，晚上值班的時候，都和他那辦公室裡聊天，有時陪他玩撲克牌。記得有一次小趙鄰床的一個病人快要死了，在吃中飯的時候，我走過那病室門口見他還在躺着，我便去叫他起來吃飯。像這樣的病人，如果不吃飯，是很容易死去的，但是他搖搖頭。於是我對他說：「我餓你吃好嗎？」

那病人又搖搖頭，表示不願意吃。可是，正當我轉身準備出去的時候，小趙的花樣來了。

「小姐，你餵我吃好嗎？」他說。
我真是既好氣又好笑，對這種死相我有什麼辦法呢？我瞪了他許久，然後用警告的口吻對他說：「小趙，

像你這樣搗蛋，曾經有女人愛過你嗎？」

「有的。」他說。

「什麼樣的人？」

「我的媽媽。」

小趙還有一種長處，他說笑話的時候，自己從不發笑，裝出一本正經的樣子。然而，在他病癒出院以後，一年多前在一次車禍中死去了。像這麼一個年青風趣的男人，死了真是可惜！

我睡得正酣的時候，覺得有人在推我。我睜開眼睛，原來是李醫生這個醜鬼。哼，他也配碰我？我正想罵他，突然聽到電鈴在響，原來紅燈亮了。

我帶着緊張的心情走出辦公室，就心有人快要死了。其實死了人倒無所謂，我就心的還是羅醫生的簿子上又加了一個數字。他說我又剋死一個病人了。

紅燈是三〇七第二床位的，我鬆了一大口氣。這是個患胃潰瘍的病人，明天就要動手術，今夜無論如何是不會死的。

「小姐，請妳告訴醫生，明天開刀的時候，不要把紗布或剪刀留在我的肚裡。」我到他床前，他在蚊帳裡說。

「你是什麼意思？」我問他。

「今天我在報紙上讀到一條新聞，」他說：「醫生在開刀的時候，把紗布和剪刀忘記在病人的肚裡。」
護理這種神經過敏的鬼病人真是氣死人，我一肚子的氣正沒有地方發洩，於是便對他說：「我去告訴醫生

，明天開刀的時候，要在你肚裡留下半磅紗布和兩把剪刀。」

回到辦公室已經是兩點半鐘，李醫生還是把頭埋在書本裡。我剛坐下來，紅燈又亮了。

紅燈亮一次，我的心就像給打了一鎚似的。我急忙跑出去，原來一個病人睡不着覺，他要吃安眠藥。我說安眠藥沒有了，替他打安眠針。

我回來拿注射器去替他注射的時候，故意將針頭慢慢戳進他的肉裡，他悽厲地喊叫，那聲音把病房的屋子都震動得搖幌起來了。

上帝原諒我，我並不是在什麼壞心眼整他的，而是使他受一次痛苦，明天晚上才能好好地睡覺，也不會再

麻煩我了。

「有什麼情況不對嗎？」回到辦公室裡，李醫生抬起頭問我。

「三〇九第一床要打安眠針。」我對他說。

「妳給他注射了嗎？」

「沒有。」

「那麼，你剛才去注射什麼呢？」

「蒸溜水，」我告訴他說：「我給他心理治療。」

李醫生透過他那深度的近視眼鏡看了我很久，我想他大概是在欣賞我的天才。的確，有些人生病從不吃藥也會痊癒，原因是他有一個堅強的信心和生存的勇氣。病人住到醫院裡來的時候，不管他的病是否嚴重，如果醫生告訴他說：「你的病沒有辦法治好了。」我相信絕對沒有一個人能夠活着出去的。

又沒有事情可做了，我又伏在辦公桌上沉沉睡去。這一次並沒有做夢，一覺醒來的時候，已經是早晨五點鐘了。

我把幾個病人的定時注射弄完回來，然後做了最後一次的消毒工作，時間又爬過了一個鐘頭。李醫生仍然埋頭在那裡看他的書，他大概要把自己的生命埋葬在那書本裡了。

謝謝上帝，一切都平安和順利，現在還差半個鐘頭，我就可以下班了。

八點還差十分，護士長她們都來了。八點正舉行交接，我報告完這八小時內病房的情形，護士長接着向大家指點幾件事情，然後我跟着他出去巡視各病室。這時，我緊張了一夜的心情才鬆弛下來。誰知我們剛走出辦公室，一個同學匆匆跑來報告護士長說，準備今天開刀的那個患胃潰瘍的病人已經死了。天哪！難道我真的是白虎星嗎？爲什麼我的命這樣毒呢！

黃崖著

煤炭山風雲

定價一元
經已出版

鄰居們

仙夢

金山的
哀怨溝

各書在排印中

張寒 ■ ■

判我死刑吧！



星期天，夢周公。

擬好一張理想的讀書時間表：
星期一向騎牛出函谷關的老子問道德經。
星期二遊玩柏拉圖的理想國。

把星期三交給陶淵明，聽他朗誦歸去來辭。

那麼，星期四該陪李白，免得他高唱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星期五呢？找孔子研究論語。

要有一個愉快的週末，就找被闖掉生殖器的太史

我要借書，是道德經、理想國、陶淵明詩文選。

我自己藏書中有四史、論語、李太白集，就借三本：

……要簽名，簽那兒？爲什麼要簽名？不還時好追查

。真笑話，會借道德經這一類書的人就不會不還，想

不還的人就不會借這類書。哈，你這圖書管理員真多

嘴，我借這麼多書幹嗎？當然是看；我是中學教員，

學校這一類的書都被人借走，我才來你這民衆圖書館

公談論史記裡的英雄豪傑。

借。我自天做事，晚上就得讀點什麼。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孔子死時好像是七十三歲，如我能活到七十三，也差不多。其實，人不能活得太老，太老了，手脚不靈，兒女也會討厭我們。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

……孔子的爸爸叫叔梁紇，共有三個老婆，孔子是老幾生的？唔……是老三。老大施氏，一共生九個女兒，叔梁紇鬚子一吹，娶了個老二，姓甚名麼都忘了，只知他生了一個男的，叫孟皮，可惜跛脚。叔梁紇一跛脚，把老三顏氏迎了進門，門是進了，肚子始終沒動靜，拾個香籃到尼丘拜拜神吧！神一拜肚子一動，孔子名丘字仲尼就降生人間矣！哼！見鬼！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三十而立也是人生樂事。現在這工業社會，多少男人到了三十要立不能立，只好每天對鏡抹粉塗香，希望粉香留住青春。天，我今年幾歲啦？一九三四年出生，四四、五四、六四、三十歲，今年是六八，三十四歲。如果十八歲詩題紅葉，成其好事，犬兒亦該上學矣。嗟乎！年過而立，膝下猶虛，孑然一身，後顧茫茫，豈不悲哉？孔老二不知是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還是我倆情投意合的自由戀愛的結婚？他既然會說：「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那他老人家自由戀愛也有可能不過，無論如何也比我這窮酸教員強多多。說出來

也笑脫人牙，五尺十寸高，堂堂大丈夫，竟被這女人的小嘴，也沒捏過走起路來像電動機器般均勻擺動的屁股，更不用說和女人兩位一體的增進邦交了。據說峇都巷有許多女人，都是由肉體擠出錢來。子曰：「君子博學而篤志……」她們大概穿着低胸衣，掛着兩隻大奶引誘尋芳客。子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至少，也該去見識見識。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我也不是聖，也不是仁，我只是我，我只是水東流，對不起，孔老二，我亦往峇都巷尋芳矣！

「先生，起火嗎？」

這女人該有四十歲了。四十歲還來賣肉，也算是晚景淒涼。我相信她一定沒有親人，大概也沒結婚，這就是我該照的鏡子。照照罷！不找個女人生孩子，晚年只有賣肉。她還有肉好賣，我的肉免費贈送都沒人要呢！

「先生，起火嗎？」

為什麼用那把破葵扇遮臉？天！她簡直可以做我的祖母。破板屋、髒鐵牀、幾筒粗糙的衛生紙，幾件和剝蝕的牆壁不相襯的花衣，組成了她生活的空間。深夜，躺在這無數陌生得連姓名都不知道的男人躺過的牀，嗅着洋溢着的男人的汗臭和煙味，想着那些像暴風雨般的動作，她會有一個甜夢麼？

「先生，起火嗎？」

我不該來這種地方。

「先生，起火嗎？」

回去讀論語吧！這是墮落的大坑。

「先生，起火嗎？」

子曰：食色，性也。性也，食和色；食和色，是性也。

「先生，起火嗎？」

這小娘兒有三分美麗，七分淫蕩。唔！人生有嚴肅的主題，像教書，像研究。但是，也該有多姿多彩的一面，不然，就像馬來西亞的天氣，平淡無味了。

「先生，起火嗎？」

意外，像看見有人的鼻子長在眼睛上一樣意外。

這裏，峇都巷，正人君子連提也不敢提的地方，高級嫖客認爲是白濁梅毒的傳播場所，會有使人看了自動停下脚步的女孩？

「妳叫什麼名？」

「映山紅！裏面坐。」

「我……」孔子曰：非禮勿動，孔子曰：賢賢易色，孔子曰：……

「裏面坐！」

「我……」她要不是在這種地方，我一定把她當做名門閨秀，不用她邀請，我也會想法陪她坐。

「坐吧！坐一坐！」

她像淑女，真像淑女，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她還

對我笑，很少女人這樣對我笑。

「坐一坐吧！」

論心我亦喜溫柔，每有新詩與唱酬，今日喚她才一看，羞紅雙頰便回頭。坐一坐總不算越禮，就坐一坐吧！

依約一聲，映山紅把板門關上，關住一屋子粉紅的光，我像第一次在講台上教授論語，有點不知道該把手腳攔在那裏的感覺。

「常來？」

「不常來，我是說……我是說我沒有來過，這是第一次來。」

「騙人！」

「我說實話！」其實心癢癢的，早就有來這兒的歪念頭，不敢來是怕中梅毒，據說染上梅毒，二三期以後，中毒的地方就會生扁平或者結節狀的硬塊。

「怕太太？」

「還沒結婚，那來太太？」

「騙人！」

「我說實話！」據說中了梅毒，七八星期後，全身淋巴線腫大，頸部的顎下腺，尤其容易發覺，這叫瘰癧，皮膚蒼白，毛髮脫落，指甲脆弱，形容枯槁。

映山紅解除了上衣。五華特的粉紅燈泡，照着糊滿褪色日曆女郎的牆壁，也照着那一雙豐滿而直挺的奶。

我的嘴唇有點乾燥，舐了舐嘴唇，我嚥進一口唾

液。我睜大眼睛，看見一團紅色在我面前閃動。小時候住在鄉下，愛到荷塘游泳，尤其愛採擷紅色的荷花，紅色總是特別刺眼，特別引誘人。

我一眨眼，把視線移到小架子上，我說：

「攔着那麼多元寶蠟燭，你信神？」

「我們是神女，是神的女兒，當然信神。」

奇妙的解釋！神女生涯原是夢，這是季商隱的名句。據說神女住在巫山上，早上是雲，晚上變成雨。楚襄王就是爲了神女，夢遊般到了雲夢澤，把江山一股腦兒忘記。是的，映山紅也是生活在夢中，遺忘在夢中，這燈光，這空間，都在告訴人，這是尋夢的地方。

映山紅坐到我身邊，用涼得似水的身體擠着我。

「你還不脫衣服？在我，時間加肉體等于金錢。」

「我……我……我記得，學生時代，寄宿在學校，用的公共浴室，七八九十個人圍着圓水池洗澡，別人脫得光條條，彷彿世界上還沒衣服這撈什子，我始終穿着短褲，惹得他們懷疑我是花木蘭或者是被關了的太史公。」

「脫吧！啊，你真係是第一次來。既然來了這裏，就把自己當着禽獸，不是禽獸也就不會來這裏。脫吧！」

「脫，我說……我除去汗衫，渾身彷彿受了涼，有點抖。心頭頓時有些東西在衝撞。很難抑制呢！到過波德申的人，總看過晚潮衝擊巖石，澎湃汹涌，似乎不來高潮，就不願退去。」

隔壁，木牀響了，像擲下人在推雞公車，伊伊呀呀！

起浪罷！波平如鏡，是讀哲學，很沒味道，現在是來點偵探小說的時候，讓自己投身在高潮迭起的境界中，作一次渾然忘我的探險。

映山紅，妳的年紀不大罷？十八歲。果然不大，有父母嗎？出來撈了多久？爲什麼不回答我？妳的身體有點熱。我爲什麼問這些？我……我第一眼看見妳就……就……就覺得妳是一朵梅花，妳不該長在爛泥塘……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昏黃……妳該傍淺水，伴修竹，有翠禽小小，在枝上依着妳同宿……妳的手像玉，涼冰冰，滑嫩嫩，要是可能，我會珍藏在衣袋裏，時時撫摸……喔，妳的身體還很結實，還……據說，梅毒進入第三期，全身會生無數的小皮疹，各處潰爛，筋骨疼痛，甚至鼻骨脫落，或者頭頂生一個大洞，露出骨頭，或者耳孔鼻孔，流出惡臭的濃汁，而且，不能生育……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除非祖上缺德，不然就不該絕種，更不該患上這種又爛又臭的病。

「還不起火？先生！」

「我……我還沒問妳多少錢！」

「五塊。」

「我給妳，我會給妳，我不想起火，我想和妳談談。」

談。

「你只想談談？來這裏找人談談？」
「不是找人，是找妳，我還想看妳。」

「看我？」
「看你，像看八大山人的山水畫一樣看你，妳穿上衣服吧！」

晚上八點。

月亮笑謎謎的在天空散步。

該讀點論語。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映山紅一定倚在門口，向不同種族的色鬼拋媚眼。十八歲，二九佳人，像剛掉落的榴槤，香噴噴。讓她穿旗袍，蹬高跟鞋，走在街上，誰能不為她的一笑而徹夜失眠？又有誰不願用十年的生命換她一晚的伴枕？然而，在陋巷裏，在孤燈下，當她用眼睛探索米粒時，你只要丟下五塊錢，像繃着臉孔丟給乞丐一樣，她就會帶着笑臉，乖乖的剝光衣服，躺在牀上，像殭屍，硬直直的，等待你替她化粧。然後，你依約一聲打開門，帶着工作後的疲倦，頭也不回的走開。她有了孩子；不會控告你強姦她，她有了病痛，不用你花錢治療，她只值五塊錢。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映山紅，妳只值五塊錢嗎？而且是不選擇丟下五塊錢的對象？印度人、混種人、馬來人、華人，妳都一樣打開大門，讓他們恣意遨遊？映山紅，要是妳早些時候遇到我，我會像愛護名畫般愛妳，愛，為什麼相遇太遲？為什麼我會到峇都巷，風化區？為什麼不像今晚一樣乖乖讀論語？

子曰：「君子懷德……」映山紅，妳的眼睛像寒夜的星星，閃着不盡的哀怨。

子曰：「道不行，乘……」妳的鼻樑端正挺直，像玉琢，也像粉堆。

子曰：「里仁爲美……」妳的一頭長髮，像楊柳，那麼詩意的披散着。

子曰：「大哉，映山紅之爲妓也，巍巍乎，惟天惟大，惟映山紅則之……」我不欲讀論語矣！大丈夫讀論語何所用哉！人慾橫流，泛濫于天下。天下之人，不入于票，則入于姦；我欲見映山紅矣！映山紅居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映山紅也不改其樂，不改其樂，不改其樂……

「告訴我，映山紅，妳的生活。」

夜罩着大地，也罩着東姑亭。

「你花了錢，只想知道我的生活？」

映山紅側過臉，我看見夜投影在她的臉上，有黑影，像烙印般抹不去。

「在這裏，只有你和我，談談妳，讓我瞭解妳，不是很好嗎？」

遠處，汽車呼嘯而過，留下無邊的黑。

「我的生活是睡覺。」

這裏，該裝上幾盞路燈。

「睡覺？」

蚊子嗡嗡的在耳邊吶喊。

「自己睡够了陪人睡，陪人睡够了自己睡，自己

睡够了……」
够了，有這一個東姑亭，是大是小，也可以避避露水。

「還有？」
我捏着她的手，夜，遮着這非禮的手吧！
「用藥水洗身，洗細菌，洗男人的……」
淡淡的，隨着風飄來的，不是夜來香散發出來的香味麼？

我們曾到郊外旅行。

蝴蝶！蝴蝶！飛上金枝玉葉。

楊柳！楊柳！日暮白沙渡口。

我們曾到過波德申。

雲帶雨，浪帶風，釣翁回櫂碧灣中。

烟漠漠，雨淒淒，岸花零落海鷗啼。

我們曾上過黑風洞。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江山留勝迹，我輩復

登臨。

我們逛湖濱公園——攜手看花深徑。

我們遊獨立球場——扶肩待月斜廊。

我也曾夢見妳，映山紅啊！

昨夜夜半，枕上分明夢見，語多時，依舊桃花面

，頻低柳葉眉。

映山紅啊！映山紅。

我的怒火可以點燃一束濕柴。映山紅依舊平靜得

像一杯蜜糖，盤着一雙白皙的大腿，壓着指甲，的響，像墜着瓜子。

「把門關上。今晚，我不准你接客。」
映山紅關上門，回到我身邊。

「剛才，妳和印度人起火？」

「……」

「爲什麼不回答？」

「你都看見了，有什麼好回答？」

「妳根本不聽我的話！」

「他也給五塊錢，像別人一樣。」

「呸，妳下流，下賤！」

「不下流，不下賤，就不會來賣肉。」

我由袋裏拿出一疊新鈔，丟在她面前。

「拿去，全拿去！答應我，不再和印度人起火，

對客人，應該有一番選擇。」

她笑得露出牙來。

「水東流，你能給我多少次一百塊錢？」

「我……」

「做了牛，就得拉車，幹我們這一行，人家不挑

剔妳，就是上天有眼，別再孩子氣了，把一百塊錢拿

回去。你要改多少本簿子才賺到一百塊？而我，花一

百塊只是幾分鐘的事情。」

我望着那一疊新鈔，咬着嘴唇。

「我……不知道爲什麼，我不願看見妳和別人

起火，有時，一想到妳和別人起火，我就徹夜失眠。」

「這本來是起火的地方。這牀，是起火用，這燈

，是起火用，那一束衛生紙，那半桶水，那一筒棉花，那些套子，都是起火用，而我，命裏也註定是和人家起火的……」

「不要再說了。我只想知道，你的感覺怎樣？妳能適應這種生活嗎？」

「我沒有快樂，只有厭惡。每一個找我的男人在我的眼中都成了禽獸，甚至比禽獸還不如。你看過雞找母雞嗎？至少，雄雞會在母雞身邊繞幾個圈，唱幾句情歌，也許是說幾句情話，然後，拍着翅膀，輕輕的跳上母雞背上。男人呢？一進房就迫着人脫衣脫褲，妳慢一秒鐘，他就把妳的父母也罵上。當他壓在妳身上，妳可以看見他滿臉通紅，或者青筋暴露，或者冷汗直流，有的還喘氣像風爐，只有幾寸的距離，妳可以看清，男人是多麼的令人厭惡，要不是看在五塊錢份上，我會像避開一口有肺勝病菌的痰一樣避開男人。」

「可是，妳沒有避我，是嗎？」

「因為……」

「因為什麼？」

「因為……」

「因為我愛妳，是嗎？」

「水東流，對我講這種話的人很多，有些還說：

映山紅，妳的肚子還是那麼結實，把它弄鼓好嗎？我們生出來的一定是天才兒童。有些說：妳這兩隻奶真

美，妳一胎給我生四個都够吃呢！他們說這些話時，

滿嘴輕浮，誰也知道那是假話，左耳剛聽完，右耳也

就得出得乾二淨。結果呢，誰也不欠誰，誰也不痛苦。可是，你似乎和他們不同，告訴你，對我這種賣肉的人，動不得真情。」

「可是，我……」

「少來這種地方！找一個不會被人剝皮的柑罷！

我不但被人剝了皮，連水都沒有，只有渣，而且是有

細菌的渣！」

「我辦不到！」

法官大人，你叫我嗎？什麼，你叫了我幾聲，對不起，我沒聽到，我在想一些問題，真對不起！有話現在就說是嗎？好的，我有一些話想說。我很抱歉，在審判進行中，我一直像螞蟻般沒哼唧一聲，什麼原因呢？因為我有許多學生就在我右邊聽審，我連臉都不敢抬，又那敢說話？平日，我常訓誨他們，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聽、非禮勿動。我也訓誨他們，言行要一致，人格要高尙，要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窮則獨善其身，富則兼善天下。要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平日，他們都以爲我是一個學問高深，修養十足的模範老師，豈只尊敬我，還經常接近我！各位同學，這就是你們的水東流老師，還記得他在堂上講書時的道貌岸然嗎？還記得他背誦孔子曰時的搖頭擺腦嗎？你們聽審了這麼多天，該很清楚了吧？他在堂上的一切都是虛偽的，他不是模範教師！他不是君子！他只是殺人的兇手，殺害妓女的兇手！他只是峇都巷裏的嫖客，一個大嫖

容！

敬愛的辯護律師，雖然你是法庭指派的，你卻不惜歪曲事實，說我是在失去理智時才把映山紅勒死，想藉此替我洗脫罪名，我感激你！但是，別誤會，我並不是感激你幫助我，而是感激你發揚了人類的善性。聖人說：上天有好生之德。又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這些話，我都從你的辯論中發現了。我很抱歉，在你爲我辯得滿頭大汗，而陪審員不時用同情的眼光望着我時，我卻揭露了事實的真相。因爲，我不願肉次的活下去，所以，我願坦白的說，在我勒死映山紅時，我像在課堂上教書一樣理智和清醒！

法官大人，我愛映山紅，真心的愛她。十四歲那年，她被一個阿飛朋友強姦了，然後，那阿飛像吐一口痰般把她吐掉。她本來有一個要好的表哥，她覺得沒臉見他，於是由板城來到吉隆坡，爲了生活，她在旅館賣肉。一天天過去，她的肉價一天天減低。降到十五元一次的時候，有時雨天接不到一個客。她雖然長得很美，很天真，因爲瘦小，老嫖客說她沒有水，沒有騷勁，都不喜歡光顧，不得已，她便到峇都巷接客……是的，我就是峇都巷認識她。

我愛她，像梁山伯愛祝英台一樣愛她。上過金馬崙的人，總繫念着那兒的青山綠野，那兒的薄霧迷濛，那兒的涼風陣陣，也總希望有一次重遊的機會。見了映山紅，我並沒有把她當着妓女，我總希望再見她一次。在陣陣風涼的夜裏，在濛濛霧薄的清晨，在野

綠山青的郊外，我們都會相對着，談蔚藍的天，談廣袤的地。我把氣吐在她的長髮裏，把叮嚀注在她的耳中。她總是像一集綿羊，縮頭縮腦，鑽進我的懷裏。就是不說一句話，也可以感覺到有一股暖流，像冷天的毛衣，帶給人溫暖。閉上眼，鎖着這一刻的幸福，把它延長到永恆罷！把峇都巷的齷齪焚化！讓生命提昇！如果我們結婚，就遷移到另外一個地方，和我結婚好嗎？

「不！不！」

我的眼前又跳動着峇都巷昏黯的燈光，像發霉的隔夜菜，令人作嘔。

「映山紅，你不愛我？」我彷彿看見用滿口假牙，咬着廉價香煙，胸膛長着長毛的男人，下流的挑逗着映山紅。

「爲什麼要和妓女結婚？」

「爲什麼？我也不知道爲什麼。」

「你不該來這種地方，像愛斯基摩人不該來馬來亞一樣，你能適應麼？這裏沒有冰，沒有潔白的世界。這裏太熱，像火，可以把你活活燒死。」

「我已經來了，和我結婚吧！」

「閉上眼睛想一想，我會和數不清的男人睡覺。」

在那一張依呀依呀響的牀上，我像機器人，脫褲穿褲，穿褲脫褲。你娶了我，想到這些，你受得了？你再想想，男人在我心目中是什麼？我會告訴過你，男人是沒有憐憫，比禽獸還不如的東西。有時，他們塗上一些也是比禽獸還不如的男人發明的持久藥水，可以

用五塊錢而壓在我身上一個小時。每天，我總會遇見這一類禽獸。我不能生氣，我——

「如果再有人那樣缺德，我就把他殺了。」

「你太天真！他們花了錢，就有權利享受。我只怪自己，是自己走差了一步。起步要緊呀，學堂裏的先生不只這樣一次的教我。我卻沒有注意起步。蝸牛還會用觸鬚去探索前路，我真得總不用頭腦，而相信人都是善良的，等我會用頭腦時，已經陷在坑裏，爬不上來，人不能有一次墮落，墮落一次，他就很難不再墮落了……」

法官大人，兇殺案發生的前一天晚上，我到了峇都巷，當時，我並沒有殺害她的存心，我只聽說那兒要拆，我才去找映山紅。我坐在牀上，看見牆壁有幾句題詩：

二八佳人巧樣粧

洞房夜夜換新郎

一雙玉手千人枕

半點相思萬客嘗

迎來送往知多少

慣作傷心淚兩行

映山紅告訴我，是她用口紅寫的。

我讀着最後一句，想起她會告訴我，那些沒有人性的男人，壓在身上，用藥力發作後的狂性摧殘她。於是，我又哀求她：

「和我結婚吧！」

她仍是搖頭。

我氣得由鼻裏直呼氣。站到門口，看見左右鄰近的燈光像鬼火，慘兮兮的照在每一個人的臉上，我又

關上門，說：

「答應我！」

她又搖頭。

「爲什麼你這樣固執？連幸福都不要？」
「沒有人不要幸福，只是你說的幸福，在我們結婚後根本無法得到。最近，我和人起火時，眼前會幻出許多獐狎的面孔，這是嚴重的神經衰弱的表徵。而且，我有了病，相當嚴重的淋病，渾身軟綿綿，整天想睡，小便非常辛苦，而且流出黃綠色的濃，有時混有血液，有時痛得我咬牙流淚。」

「映山紅，妳從來沒有告訴過我！」

「我怕你操心。我知道，我像一隻爛了的萍果，能留一天就留一天，別的，都不敢再去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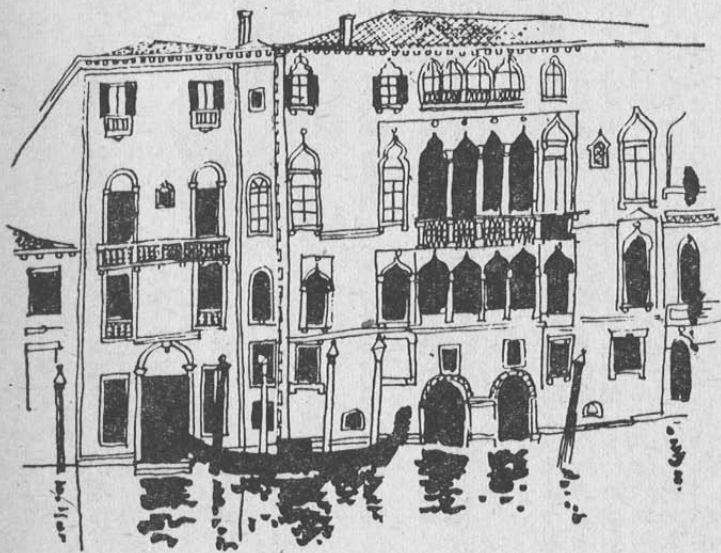
法官大人啊！我愛映山紅，我不忍看着她痛苦的活着，像醫生不忍看着害絕症的病人痛苦的掙扎一樣。我用布條，將她活生生的勒死。當時，她的痛苦最多只有兩分鐘，而從此，她不用帶着渾身無力的身體，不用忍着小便後的痛苦去接客了。

法官大人，讓我重複一次，法庭爲我委任的辯護律師說的全是謊話。我是有計劃的謀殺映山紅。我會犧牲一整夜的讀論語時間來想這謀殺。孔子曾說：君子成人之美，小人成人之惡。現在，我以一個成人之惡的眞兇身份站在你的面前，我只有一个要求：判我死刑吧！

歐遊印象記

四五、古代政教中心的聖馬科夫
及「威尼斯之夜」

威尼斯在意大利的東北境，臨亞得里亞海的威尼
斯灣，其地由一百十八個小島構成，有大小運河一百
六十條，橋樑四百座，無論走到那裡，都可看得運河
和橋樑，另具一種情調，確是不折不扣的水上都市。
市中街道短折而狹益，類如小巷，只供人們步行，完全
沒有車輛，除却飛機終站之處，才有熱鬧的汽車和巴
士車，由一長堤連接內陸。威尼斯自古控制着地中海
的貿易權，商業繁盛，人民富庶。當中世紀的時候，
實行民主政體，成一獨立的共和國，一七九七年之後
，常為奧法兩國所佔領，直至一八六六年，才併入意
大利的版圖。當意大利文藝復興的時候，藝術發達，
這裡也畫家輩出，具同樣優尙的情況，只是發展而為
傾重色彩表達的色型繪畫，與佛羅稜斯的重用線條，
恰巧成為對照。其地產玻璃，美術玻璃器業至為發達
，五光十色，花飾華美，甚具特色。摩昔嵌畫也稱優
越，與及玻璃珠之類的產品，都屬自古著聞，現在也
仍如此。今日到意大利的遊客，必須到這裡作數天的



流連，而考察歐洲繪畫者，也莫不以此為必到之地，所以遊客衆多，旅遊業的鼎盛，更不亞其他歐洲的都市。我於抵威尼斯的次晨，早起之後，便至聖馬科廣場散步。這是威尼斯的市中心勝蹟，鴿子成千累萬，滿場飛息，找遊人餵玉蜀黍仁，且常棲於遊人的肩膀上，一點也不怕懼。這些鴿子，夜裡棲於就近的屋簷之下，所以早晨走過商店廊簷下的時候，到處都積有鴿糞，氣味頗濃，工人們忙着洗掃。歐洲的鴿子特多，如巴黎倫敦以及日內瓦，既已看過不少，尤其是倫敦的陀拉法伽廣場，更是蔚為特色之一，却都沒有像聖馬科廣場的成羣飛集，情況確是罕見。

聖馬科廣場是以聖馬科古教堂而得名的。這教堂屹立於廣場的盡端，頗為堂皇，廣場右旁有一鐘塔，可算全市最高的建築物。廣場的其他三周，都是商店。教堂的左邊，是古代的王侯宮室及市政廳，宮前隔着另一較小廣場，與圖書館及其他商店相對，一面通臨海濱。

早餐之後，參加聖馬科中心區的遊覽，遊程甚短，只稍步行便得，所參觀的，計有古市政廳或侯宮，聖馬科教堂及附近的一家美術玻璃器作坊，都是威尼斯的核心地點。

侯宮的建築甚為堂皇，當十世紀之世，這裡是個民主的共和國，而這座王侯宮堂，也就是當時的市政廳，所以前面走廊的壁裡，嵌設有幾個民衆的意見箱，供人民投訴或提供意見，分為民事，政事等項，分別設於有關政務的辦公廳壁裡，外面是投函的箱口，裡面是收信的構槽。從這些意見箱的設置，顯見其時民主制度的接受民意情況。

宮中的廳室甚多，庭院廊道也甚寬敞，今日已闢為博物館，雕刻繪畫既甚豐富，都依時代而分別陳展。天花板及堂壁上的壁畫，更於偉大卓越之中賦有雄渾的魄力，尤其是樓上的大會堂壁畫，每幅佔滿全壁，絕無空白的所在，都以威尼斯為背景，描繪重要的事蹟，人物衆多，各具表情，有衝鋒陷陣的戰爭畫，有神聖虔誠的宗教畫，更有古代事件的歷史畫，氣概雄偉，表現複雜，確可稱為最偉大的壁畫。丁都勒杜與其老師的圖構都佔着重要的位置。可惜這種壁畫都是粉彩色繪，易於變色；威尼斯瀕海，空氣多水分，年久之後，都變成灰暗的色調，無從欣賞其本來的色彩美真相。導遊的女士說，其時威尼斯的畫家，是為民衆社會而服務的，絕無自由創造的傾向。參觀許多油繪的名畫，才見到優於色彩與及婦女穠豔的特徵，尤其是諦耶玻璃的一幅「威尼士女神」，更是美麗悅目而賦莊重的儀態。據導遊女士的介紹，諦耶玻璃生於十八世紀之世（1696—1770），是文藝復興期之後的卓越奇才，深賦威尼斯繪畫的色彩傳統。

此外更有一些古代兵器的陳展。地下室之處，都是古代的監獄，陰森可怕，與巴黎等地所見者略同，當然也就不是好看頭的了。

復興期，都無開缺，多屬聖徒肖像及其他的宗教題材，佈滿四壁，幾乎沒有空隙的所在，聖廳上的穹窿頂棚，皆爲宏偉堂皇，鑲嵌其上，更是欣賞摩昔嵌繪的好所在。這種摩昔嵌繪，據說都由名畫家的畫幅，交專家設計仿製，色彩與原畫一模一樣，却是石質的方色細塊構成，古樸之中帶有原始的生硬，且背景都充以金色，其中製於十三世紀的聖馬科肖像，是最引人注目的對象之一，線條顯明而缺少流暢，聖馬科鬚髮皆白，衣長袍，背後有一代表光環的紅圈，單從這摩昔嵌繪看來，似乎其時威尼斯繪畫也是重尙線條的，與其他地方的繪畫之間，並無任何差別。

玻璃美術作坊設在廣場附近的一道小巷裡（其實就是街道），這裡的玻璃作坊頗多，我們只是參觀其中的一家罷了。到了店裡，由店員帶至樓上工作室裡，看工人表演製作小品的玻璃馬。他手法快捷，隨手挾壓壓之後，即成一匹小馬。這種馬的姿態甚多，都頗具妙肖，意態彷彿有如中國繪畫的意筆畫，算是一種小玩品。接着參觀其玻璃器皿的陳展廳，五光十色，琳瑯滿目，都屬富有人家的燈飾、花瓶、酒杯，以及其他器物，但華麗之中，不免有過分庸俗之感。店員一面帶着參觀，一面勸旅客選購，倒是十足生意經的。這市中心的遊覽，便從此結束。

晚餐之後，參加「威尼斯之夜」的艇遊。旅館主人爲我購票之後，慇懃地勸我多穿衣服，據說此地夜裡的河域，寒風甚厲，千萬不可大意；其照顧的周至，確甚可感。

九時半在聖馬科就近的小河裡乘貢多拉小艇出發，每艇坐四人，前後座相對，坐位頗爲舒適，由舟子搖着長櫓前進。兜過幾條鬧靜的狹小河巷之後，便進入通行渡輪的大運河，這時候，貢多拉愈來愈多，先先後後靠攏住一艘裝滿五色燈光的樂艇，並跟它徐徐前進。樂艇裡是個歌台，有小樂隊及男女歌星十餘人，通過麥克風奏樂歌唱，樂藝甚佳，自具一種風情。三十多艘小艇，各載着遊客，前後左右密密地擁靠着，也頗形熱鬧。

遊客一面欣賞夜的威尼斯河景，一面聽歌樂。有小提琴、手風琴等的獨奏，有男女獨唱或合唱，節目甚多，從無間歇，衆舟人不時隨聲和唱，更覺風趣。除了一些名歌短曲之外，我聽得一首貢多拉歌，甚爲可愛，其實妙處在於最後的語尾變化，反覆合唱着：「貢多拉，貢多利，貢多羅」的協韻，確可意味得意大利民歌的特色，即使不懂得意大利語，也能覺得其情調的優妙。有的時候他們也唱英語歌曲，更引得許多男女遊客齊聲而歌，興會不淺，具熙熙攘攘的意趣。

意大利的歌曲，是富有熱情的，加以歌手們音量充沛，更其相得益彰。穿過了兩道大橋之後，折回美術院前而停於中流，約經整個鐘頭，聽了幾十支歌曲之後，才宣告散集。我所乘的貢多拉，遂划入小河道，穿過幾條幽靜的河巷，回到聖馬科附近的另一河邊登岸。回到旅館，已是夜裡十一時，可謂盡興。

威尼斯之夜，帶具特別的風情，燈影波光，原是應從靜中領略，我們却在熱鬧裡欣賞，倒底不免有點輕浮吧。

四六、威尼斯內陸村遊

抵威尼斯次日的午餐後，略為休息，便獨個兒到大河沿岸上散步，看河中來往的舟艇以及沿浸在海灣裏的遠島景色，也擠在遊人羣裏趁熱鬧，更參觀沿岸雲集的小販貨攤，其擺賣貨品以旅遊紀念品最為豐富，尤其是珠串和婦女頭巾，更是琳瑯滿目，樣式繁多，生意亦甚熱鬧。及後步入聖馬科廣場，走過旅遊社（T.H.），於是進去詢問旅遊的節目。辦事人介紹明日特有的村區全日程遊覽，據說在這遊程裏除了看看鄉村景色之外，有古代別墅、碉堡、王宮及教堂的參觀；於是購票定座，問好集中出發的所在之後，步回旅館。

翌日早餐之後，趁輪渡至飛機終站找旅遊巴士車的總站，九時出發，過了威尼斯的長堤，巴士車便在田野的地區走着。田中多植玉蜀黍和葡萄，看葡萄串纍纍掛在籬蔓上，確是欣羨。此外有不少田地是長滿青草的，農夫們忙着割草，翻乾，收集。這些地方，大概可能是一年一耕的麥田，麥子早已收成，留着長草，放牧，也備為多季的飼料，所以到處翠綠，富愉悅的感覺。凡田野之處，更常看得有一些小樹林，樹樑都顯得同樣的高大，距離也頗相等，似是保留的地段。至於村屋，雖不如都市中的堂皇，也於古老村樣之中，賦有清新的樣兒，似乎此地的雨水並不很多，且空氣乾燥，所以房屋絕無灰頹之態。

巴士車走了一個半鐘頭，到得 Piazza dei Signori，大概是個省會，其處有座建於十三世紀的奧林匹劇場，是參觀的對象之一，於是停車參觀。入門之後，看得走廊及花園之中，陳滿古代的人體雕刻，一看而知其為古蹟的地方。建築物雖古舊，却甚完好。裏面的劇場並不大，座位是斜坡式的半圓形構造，其形嶙嶙，據說足容一千觀眾。舞台深而且濶，佈景都是立體的配景，其樓屋及街道，由近及遠，都是立體透視的木造，可謂別緻。其時適值有二十多名女郎，在台前的半圓形寬地之處演習歌舞劇，於是駐足看了一會兒。據云每年自十月至十一月，是當地的歌劇節，這演習的古典歌舞劇，就是準備到時參加演出的。

所有，雖然建築已遠過時代，但廳堂的衆多，大理石的柱、壁、地磚以及屋外園地的廣大，也可窺見其當時的豪華氣概。室中有名貴的壁畫雕刻及油繪，頗爲豐富，壁畫類都淺淡而顯得古樸，都以人物爲主，或配以郊野的景色，都甚悅目可愛。最後參觀的一所，其花園甚大，園中有噴水池，池上更有大理石人體雕刻的美飾，莊後的馬廄也甚廣大，足容數十匹馬，現在已作牛棚及羊欄，不免可惜。

這些別墅，現在仍有人居住着，只是已闢爲外客參觀的對象。旅客購票入門，有導遊的女郎作詳細的說明，倒是利便。意大利的別墅，雖屬當時地主的遊樂別莊，也具一時代的文化特徵。這國家自十五世紀之後，統治的王侯們都尊重詩人和藝術家，注意文化的建設，風氣所及，使得富有的地主們，也不得不附趨風雅，其園莊別墅，遂無形中蔚爲當日的文化小崗站。值得注意的，是十五世紀當較爲古樸，到了十七世紀，才達到大度的豪華，也可算是意大利經濟史的表徵。

隨後至一小山崗起伏的地區，其處有幾座古堡，都建於十一世紀的時候。我們到達的那座古堡，稱爲朱麗葉古堡，堡裏已開設爲餐室，供遊客午餐。雖外表斷垣殘壁，磚塊畢露，也仍保持雄偉的壯觀，而堡裏則完好無恙。堡樓之上，就是餐室的所在。廳中窗明几淨，倒不像是古蹟的原樣子，尤其是四壁畫着許多莎士比亞名劇羅米奧與朱麗葉的情節壁畫，更是鮮明如新。原來莎翁這齣名劇的主人翁，是假定爲此地的公民，餐館主人善於取巧，因請畫家爲之製繪這些壁畫，倒是很好的生意經哪。

午餐後登上碉樓的陽台上散步，極目遠眺，平原遼曠，林木蒼翠，遠處大山環抱，確具絕好的形勢，不遠小崗上的另一古堡，也歷歷可見，已呈極度的殘缺。

午後二時離開古堡，至巴都亞參觀古教堂，堂名稱爲 Scrovegni Chapel，建於十四世紀初年，僅一狹長的殿堂，屹立在一古堡遺址裏，堡壁已崩壞，只剩殘缺的牆基，惟教堂則完整無損，內壁繪滿壁畫，全是當時大畫家覺多的手筆，色彩已形淡褪，但線條頗爲流暢，帶有原始的嚴肅。其入門之處的門頂全壁，描繪最後的審判，人物衆多，却是作有秩序的安排，未若米克安啓羅在羅馬馬斯汀教堂者的緊張。兩旁堂壁上，各分爲上中下四組畫格，基部各格，一邊分繪：愚昧，無常，忿怒，邪惡，嫉妬，絕望等邪惡的性格；另一邊分繪：希望，仁愛，忠貞，節慾，剛毅，明達等美德的性格。每格各由一人物的態度及動作表出。善惡分明，作具體的對照；餘者都屬聖徒行傳的故事。與最後審判相對的通殿堂門頂上，則繪天堂的景色，上帝遣派天使傳佈救世主來臨的消息，算是全部壁畫的開端。

覺多的繪畫，是以線條的流暢及人物的姿態情態見勝的，可惜年代過於久遠，色彩已經淡褪，只能從人物的姿態及簡拙的配景之中，欣賞其原始的宗教意味而已。

教堂外的古堡牆內，闢爲一小公園，倒是參觀者休息的好去處。牆圍之外，則是車輛熱鬧的市街。離開了充滿古氣的古教堂，趕至斯塔拉地方參觀比薩尼故宮。這故宮仍甚清新，其中繪畫雕刻和壁畫都甚繁多。最值得讚嘆的，就是天花板的壁畫，景象清新，色調諧淡，尤其是衆天使鑽在雲隙裏向地下窺視的情況，更覺斜暉襯托的美妙。意大利的壁畫都是水彩繪的，常顯出清暉悅目的和諧，加以作者都是第一流的大畫家，更覺圖構調配的卓越，論其人物，都是理想化的寫實，富美飾化的理想觀念。他們把現實和天堂混在一起，看了誰都感到無限愉悅。

宮中廳室甚多，其中有一拿破崙的寢室，認爲難得的歷史遺蹟。當時拿破崙以征服者的身分，至此揚威耀武，不過只住了一個夜晚，其後意大利即宣告獨立。宮室後的廣大庭院之中，有一長方形的大水池，具調配的幽趣。庭院之後就是馬廐，但建築也頗堂皇，要是沒有導遊者的說明，倒會以爲是宮中的另一室組了。

一路看了一些市鎮風光之後，至Villa Malcontenta 道旁一家華麗的餐室用下午茶，與同遊者盡意聊天，及回至威尼斯的旅遊終站，已是傍晚六時。

四七、 威尼斯艇遊

抵威尼斯的第四日，參加附近諸島的艇遊。這天上午九時，從聖馬科廣場外的大河岸登小汽艇出發，沿着海岸向東南駛進，到了將及威尼斯島的盡端之處，折入一道小運河，兩岸松林蒼鬱景緻清幽，是公園的所在，遊艇在公園邊靠岸，讓遊客們登陸散步了一會兒，再沿運河駛至聖彼得小島環繞一週，然後往莫蘭諾小島。

莫蘭諾是最接近威尼斯的一個小島，更是威尼斯美術玻璃工業集中的所在。據說單是這小島上，已有六十餘家的玻璃器工廠，都是製造高貴人家的應飾器皿及小玩品，至爲華麗悅目，參觀其中一家工廠，正如在聖馬科廣場間所參觀的一樣，先看工人製作小馬，然後參觀製作各種玻璃器皿，都不假模型，手法確很精到。其樓上出品陳展廳裏，陳展五花八門的各種出品，最高貴者，其爲富麗堂皇的玻璃燈罩，四周滿垂着玻璃縷甲，美麗之中，具反映光綫的效能，不難想見華燈初上的燦爛光華情況。許多的玻璃器皿，美麗之中，也極堅實，店員們爲表示品質的上乘，特地用鎖匙敲打，發出鏗鏘悅耳的聲響。據說這種美術玻璃器皿，多係運銷外國，而當地日用的玻璃杯，倒是從法國輸入的。可見銷路暢大而利潤較高，所以不屑製作日常的普通用品。

其次，北向至採金羅小島。登岸之後，沿着小河邊步行，到一古教堂參觀，據言這教堂興建於十一世紀初建的時候是一所簡陋樸實的鄉村小教堂，及至十三世紀，才增飾許多嵌璧的摩普宗教畫，算是深具歷史價

的一座古教堂。由於島上居民不多，所以教堂裏顯得荒涼而寂寞，但壁上的摩昔嵌繪，是值得欣賞的。殿壁上的聖母抱聖子站像，顯得身體特長，衣褶流暢，被抱着的聖子，却是如成人的體態，只是瘦小許多罷了。可見那個時候的繪畫，對於小孩子的描繪法則，仍未達到寫實的優妙。畫中背景滿是金色，絕無配景，只在聖母及聖子的頭上，各畫個線條的圓圈，象徵聖光而已。

對面壁上是最後的審判，分爲五橫格，位置愈高而人物愈大，似乎有意使觀者易於觸目，其中天使聖徒和芸芸衆生，作整齊的排列，最高格的中央，耶穌手執十字架，立在渺小的市街上空，背景也都襯以金色。

這些壁畫，都是以線條表現的，雖有簡單的配色，只可算是第二義的表現手法罷了。聽說島上有幾間葡萄酒廠，居民僅一千餘人，大都從事行船捕魚的業作。真怪不得這裏的僻靜了。

教堂之外，有幾攤售賣明信片及小玩品的小販，沿路之處，更有一些擺賣葡萄的小孩子，等待遊客的光顧。從埃金羅回航至布蘭諾小島（Burano），這島位於莫蘭諾（Murano）和埃金羅（Torcello）的中間，島上有所刺綉學校，教授島上婦女刺綉，其出品甚爲精美，供售與遊客。島上的婦女，也多以刺綉爲副業，算是靠旅遊發達的一種生意。

海上風景甚佳，沿途多屬淺灘，似將積聚而爲陸地，且其中溝道四達，似若水街的雛形。凡航路之處，都樹有三脚式的大木標誌。海域上有許多漁人，划着小舟，到處放綫捕魚，或撈類，其法用一籐竹編製的漏水撈沙具，接以長竹莖，從舟上插向海底撈上泥沙，從而拾取類，與南中國淡水湖或河溪的捕蜆者相似，不免引起一番思鄉之情。回程的時候，駛至威尼斯島南的海域，沿島兜了個大圈子，然後折回聖馬科碼頭登岸。

午餐之際，旅館主人的嫗母來訪其侄兒，一同在餐廳裏進餐，主人特別介紹與住客們見面，並敬大家一杯酒，互相祝福，這位嫗母六十多歲，慈祥可親，雖然語言不通，也很具照顧住客們的一份情誼，真是難得。從旅館主人的慇懃態度，也不難意味其對老人家孝順的情況。似乎這裏人情比較醇樸，仍保留着古舊的風習。

午後之時，參加艇訪威尼斯市。遊程甚短，却是乘着貢多拉，四人同乘一艘，全體遊客，計乘五艘貢多拉，雖然迂徐，却具當地的風趣。貢多拉在大河上划着，看過當地的大學、市政廳、郵政總局、美術畫廊以及高等法庭等，都是古老的樓屋，面臨河畔，以公共機構而言，似乎不免過於侷促。

及後一到小河口靠岸，登陸步行，穿過一些小河岸和僻巷，拐了幾個彎，到達拉里教堂。

這教堂建於十四世紀，屬哥特式和諾曼底式的折衷，頗具規模，其特出之處，就是具有大畫家諦諦安的繪畫及其家族的墳墓，他的大作「基督的昇天」，掛在殿堂的正壁上，具人開喜悅的情緒與健美體態的特質。教堂裡更將這幅畫印爲彩色小冊頁，置在一捐獻箱旁，任人索取，把捐資投入箱內。

諦諦安家族的墳墓，就在教堂右壁的第一紀念龕之處，壁上懸有其老師貝里尼的繪畫作品，人物寫實，色彩諧美，其下更有一些大理石的人物雕刻，都表示對這一代大師的敬仰。教堂兩壁的龕座頗多，都是名人的陵墓，也列置不少雕刻的人像，而拿破崙大帝妹妹的紀念龕，也是其中之一，佈置的較具規模，無非顯示一代顯赫的高貴，但在今日看來，似覺肉麻和討厭，還不如諦諦安深入人們心坎裡的偉大哩。

諦諦安是威尼斯歷史上最偉大的畫家，他生於一四七七年至一五七六年，當文藝復興的盛期。其作品的優妙之處，是在於色彩的美麗與美色姿容的耽愛表現，蔚成威尼斯派的特色，與佛羅倫斯的重尚線條，恰成顯明的對照。其著名的作品如花神、神聖與世俗的以及彼得之死等，不但顯出作者的優尚卓越，且為歐洲繪畫次一時代的先驅。所繪的少女具柔媚嬌嫩的美姿，裸體婦人則肌肉肥美，給法蘭西以巨大的影響；而把孩子充入畫幅的一着，更影響了西班牙的凡拉思蓋，可以說是凡拉思蓋兒童肖像畫的先驅者。這些在今日看來似是經常見慣，但在充滿貴族與宗教題材的那個時代，却是大膽的創造。緬懷着諦諦安，而到珞拉里教堂來瞻仰一番是賦有深長意味的吧。

順便在就近參觀了一所建於十二世紀的古教堂，然後回至泊舟之處，乘貢多拉越過大河，又走了許多僻靜的河道，最後在一家綉花店及玻璃作坊的後門登岸，當然也就是帶具生意經的參觀了。像這麼的遊覽八股，多看了不免討厭，只好辭別了同行及導遊者，自己步回旅館。

本刊徵文 歡迎參加

題目： 我最難忘的

字數：二十字以上，八千字以下。

投稿日期：即日開始。

來稿請用稿紙繕寫，並請附下作者照片。

收件處：

The Chao Foon Prees, P. O. Box No. 5, Petaling Jaya, Selangor.

告別台北

■ 陌上桑 ■

十六個季節串成一組歲月

每一金色環結染有淚和血

有愛河的嗚咽 有情人谷的盟約

更有指南山麓的青苔苔階

掌舵於逆流的日子河 涉過

橫加命運的岩礁碎石與斜坡

向山頂的路膜拜 偶然仰首

朝聖之舟已揚帆麥加港外

會以立春的流星雨播種

耕耘着夏季火樣的友誼

又以北燕南飛的秋剪收獲

儲藏着嚴冬的史乘典籍

醉夢溪畔的星座 又少了一顆

那文化盆地 再度吊死落寞

柔柔的眼波迷惑東方的香港（註一）

患黃疸病的大陽沈疴西方的美國（註二）

而我 方桌以外的鑿鑿客

斷酒在升旗山上 寄跡

曾是黃公度羈旅的人境廬（註三）

朝夕迎送着晚霞晨霧

尋常風景線外的板城板城

遙念北回歸綫的離情別緒

憶及阿里山姑娘的粉頰 以及

金門 馬祖 澎湖的風沙

永恆的珍重的手心燙手心

四年立體感情集焦點於一握

裂了 那長長看台上的倩影

睫毛承不起太多傷寒的病菌

沿着南中國海蛇形項鍊

劃地圖於香港 西貢 曼谷

彩筆最後揮落在峇六拜

我又再一次重組高原牧歌

（註一）指香港的青年詩人翩翩兄，

因其「過渡」詩集中有「柔柔的眼波」一句。

（註二）指「星座詩社」同人王潤華

兄，著有詩集「患病的太陽」等書。

（註三）據蕭遙天先生相告，黃公度

旅板時，曾下榻「謝家山莊」，即今之升

旗山「板光學院」所在地。

她的悲哀



顧愛蘭算不上是一個漂亮的女人，但那並不是她三十三歲還租住那種：「限租獨身女房客」的狹窄小套間的理由。她獨個兒住那種小套間已經有五年了。自從五年以前一賭氣從舅父家搬出，她就獨個兒吃、住，用煤油爐子煮老人牌的麥片，伴着一個煎蛋餅做早點。她的衣服也自己洗滌，每件洗過的衣服都摺得硬幫幫，不見一個摺兒。她那串用藍玻璃線串起的三把鑰匙，她走那兒就帶到那兒，從不離身的。

顧愛蘭有一個瘦細而近於單薄的身子。她看起來也比一般女人高些。她的兩個肩膀，就她的身材來說，是寬了些。而在她走路的時候，當風吹起她窄窄的旗袍下擺，露出她那白白瘦瘦的小腿的時候，她多骨的肩膀看起來似乎是更寬了。她的皮膚很白，也很細，細得不見一絲汗毛眼兒，但是在額角和太陽穴上卻時常露出細細的青筋。自從她進了電信局，做了公用電話接線生以後，六、七年來早晚上下班，見着太陽的日子少，她的皮膚更白了，還透出一層淺淺的蒼白色。她有一張小嘴，嘴唇很薄，也很紅，但老顯得很乾燥，也裂着橫紋。如果說五官能代表個性的話，那個最足以代表顧愛蘭本人的該是她的鼻子——直挺挺的，長溜溜的，那兒全是骨頭，像按上了一個象牙雕

叢
魁

的套子，稜角凸凹，一點也不含糊，一點也沒撞損，就連削刀的陰影痕跡彷彿也還留着。像顧愛蘭這種鼻子是生來準備架上眼鏡架子的，而她本人也有着四五百度的近視眼。她的眼睛不大，但卻長長細細的，在薄薄的鏡片後邊，當她抿着嘴兒不露牙的笑的時候，倒也明亮動人。

在她上了大學二年時，家裡發生突變，又因為肺病，她住在舅父家裏。吃住在舅父家裏，她覺着不是滋味，那兒都不對勁兒。舅父最愛抽那種圓鐵筒裝的廉價煙草，而她一聞見煙味就嗓子發乾。還有使她不舒服的，是舅父客廳牆上掛的那張「疾風勁竹」圖，光禿禿、瘦削削的幾根竹子，在風裏僵硬地斜着身子，看來那兒都沒着落，怪孤零的。而使她感到舅父家真呆不下的，是五年以前她和男朋友馬志成鬧整丑後的第三天。那天舅母臉腫腫的，指雞罵狗地數說了一陣，最後把火氣似乎轉到一個將近半個月不會生蛋的洛島紅母雞頭上：「嘎，忘了本份啦，屬牝的不生蛋，不怕絕後！」

後來舅母又滿臉擠着笑，轉頭向愛蘭說：「嘿，大小姐，你可別多心呀！我做舅娘的可絕沒嫌家裏多了你這張嘴吃飯……：：：：嘿，不過，畜牲不管教是不成的！」

她皺着眉聽完了以後，悄悄退回自己房間去收拾東西。第二天下午，當她提着小皮箱，掙脫了幾隻勉強伸出的胳膊，走在巷子裏的碎石子路上的時候，她的眉頭還沒鬆開。

她本人何嘗不想早日結婚生子？她何嘗不願做個背後跟着一大羣會跑的黃棉花球的老母雞？天下固然多的是男人，但是她自從大二那年退出學校以後，她始終就沒碰上那麼一個她可以挽着胳膊上禮堂的男人。不是她眼眶子生的太高，而是她心本就沒碰上那麼一個面對面地談話過四、五次的男人。那不知是究竟爲了什麼，許是前世得罪了那個腰裏別着弓箭的小胖男孩子。

在她大學二年級的時候發生了一件事情，使她如今回想起來，白青青的腮上還不禁要透紅。那是在她大二暑假開始的時候，她收到了一封字體恭正得像用過心思的美術體，而末尾署名生疏的信。不久那個署名也不再生疏了，信裏多的是成套成變的讚美詞句和「模子裏倒出來」的傾慕之意。顧愛蘭心跳地讀着每一封信，也小心翼翼地收藏着每一封信，最後又用一根藍絲帶把它們捆成一束。在她收到第七封信的時候，她還不知道寫信人的長相，這真使人焦急。不久她知道了，可是那邊信也斷了。原來抄襲那些成套詞藻的，是一個學工的大四書呆子。他在拿了四年計算尺之後，不知怎地，突然想在自己生活裏添點除了黑白以外的顏色，他找到了顧愛蘭。首先，顧愛蘭這三個字，就給這個書呆子不少溫柔又親切的感覺。而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他聽到了前面說過的人們對顧愛蘭做的「男性式」的評語：「循蹈規矩，臉挺白細，嗓子挺好聽。」够了，這已經够使一個在作圖桌子上俯了四年的青年呆子冒險的了。但是在他第八封信裏，

也是在顧愛蘭準備回他一封信，除了「謝謝你的關懷，我很好」以外的長信的時候，這學機械的年青人，在信裏竟不厭其詳地開了一大例維他命、維生素的藥名和出品的廠名，而在信尾他又討入喜歡地附加一句：「如來你不戴眼鏡，你會顯得更年輕可愛！」他在嫌她瘦？嫌她老？嫌她那非戴不可的眼鏡礙事？笑話！這對當時顧愛蘭來說，真是個不小的傷害。她把信揉成個硬硬的紙團兒，咬在口裏嚼着，同時卻用藍絲帶把其餘的七封信更緊地束着鎖進抽屜深處。那個工學院的學生，不知在什麼時候看到了顧愛蘭，也表示了他進一步的關懷，但是事情卻註定了就此完結。氣平之後，顧愛蘭對於自己用牙齒咬碎那張詳盡的藥單不無抱歉之感。但是不久歉意又完全消失，因為不久以後她也看到了那個男學生，也看到了他鼻樑上架着的不比酒瓶子底兒更薄的眼鏡片子。更使人不平的是，那位先生本人看起來也正需要那麼一張維他命單子。

自從進了公用電話管理處工作，顧愛蘭認識了馬志成，也和他做了朋友。這是她第一次正式交男朋友，在她二十六歲那年三月。

馬志成是一個三十剛出頭的瘦小男人，下巴頷兒挺尖，嗓子沙沙啞啞的，也戴着一副近視鏡子，度數也不挺淺。馬志成雖然長相不怎麼迎人，但是人卻挺好，挺老實。毛病是性子有點固執，要是遇着一丁點兒想不開的事情，他能一個勁兒地向前鑽，像穿山甲似的死也不肯回頭。馬志成是由顧愛蘭的舅舅介紹給

她認識的。在那麼一個舅舅辦置的一個湯四個熱菜的家常席上，而一旁又陪着那個會說話兒的鄰居柳太太，顧愛蘭當然了解舅舅的用意的和舅舅那種「孤擲一注」的慷慨神氣。馬志成隔着眼鏡，看看對面坐的這位白白白淨淨，嘴唇通紅，肩膀略寬的她，心裏也有數。他們初見面彼此留下的印象都不壞，在以後近一年的交往裏也不壞。據說馬志成在此之前原有一個女朋友，後來所以分手的緣故，是因為那個女孩子在每次和馬志成外出的時候，堅持要穿那種尖尖細細，錐子式後跟的高跟鞋。馬志成不能忍受女子穿高跟鞋，至少和他在一起的時候不能穿，尤其是那種錐子式後跟的。甚至於在公共汽車上，看見那種搖搖欲墜的女人們的時候，他也站得遠些。而使他們真正決裂的原因，是馬志成不能忍受每次和那個愛高跟鞋的女孩子談話的時候，只看到她的鼻子尖。馬志成和顧愛蘭第一次見面的時候，他先用眼角向地上溜了一遍。看見顧愛蘭白白細細小腿，和她那雙扁長的淺口平底兒鞋的時候，他先鬆了一口氣。

在他們以後的交往裏，顧愛蘭始終穿着那麼一雙細長的深藍色平底鞋，馬志成心裏很滿意。在週末，假期，或者電信節的時候，馬志成都不忘記來約顧愛蘭出去。起初，顧愛蘭每次爲了出門衣服的選擇很費一番心思。她不愛穿使人看起來嫌單薄的旗袍，那種由硬尼龍襪裙蓬脹得像孔雀開屏樣的大圓裙子她是欣賞的，但是一想到自己的年齡也就作罷了。

馬志成和顧愛蘭越來越密的交往，給了顧愛蘭的

男父母不少希望，這願愛蘭本人對於自己的前途也感到信心和希望。在一年的交往裏，她和馬志成談了很多，也很深入，談到了個人的愛好，人生理想，和其他一些瑣碎事情，甚至他們對於白菜炒肉絲裏不加辣椒這一項也獲得了協議。馬志成也曾經表示，他永遠不會收廉價的鐵筒菸草。儘管如此，願愛蘭和馬志成外出的時候，坐在三輪車上，她還是儘量把旗袍角往自己身底下壓，而自己的身子也儘量往車邊上靠。當馬志成偶爾不慎用胳膊碰了一下她的腰或其他一些部位，她就不安地輕輕咳嗽着。願愛蘭不像其他任何女孩子，她就是她自己。她有自己特別的禁忌和好，而對於那些據點絕不願意撤守或者妥協。

馬志成三十二歲生日的那天，願愛蘭請了一天假陪他。他們看了電影，逛了街，吃了麪。最後在霓虹燈閃亮的時候，他們躲進了公園。在荷花池旁邊那長滿杜鵑叢的草地上，他們坐了兩個鐘頭。那天晚上馬志成興奮得也許有點反常，也許是幾盞清酒熱昏了頭。反正到最後，他不知道他在黑暗裏都說了些什麼，又做了些什麼。不過，當他追着願愛蘭跑出公園門的時候，他想：「這一回又一——」，他想起了那個愛穿高跟鞋的女孩子。願愛蘭心裏想：「使不得的事情就是使不得，這沒法兒改變。」

走出了公園門，馬志成喊來一部三輪車說要送願愛蘭回去，願愛蘭搖頭說不要，逕自向前走。馬志成咬着下嘴唇在黑暗裏站了半天，他想再說點什麼，但是想了半天才想起在公園裏說了幾遍的那句話：「

……我們認識這麼久了……我怎麼沒有什麼……
……我都不知道你會介意……最後，他終於張了一
下口，但立刻又閉起，就這樣和願愛蘭分手了。

願愛蘭獨個兒在馬路上走着，她聽見自己脚步打在路面上拍拍的聲音，風吹起她的旗袍，吹在小腿
上涼冰冰的。

在願愛蘭回到家之前，雷響得呼嚕呼嚕的，接着
又打了幾個閃電，不久開始下雨，先一陣大點子的急
雨，後來又緩了下來，浙浙瀝瀝的像沒個停。

第二天下午，馬志成打電話到接線室來，願愛蘭
接着，沒說幾句話，就讓別的路線截斷了。電話是馬
志成思索了半天之後才打來的。隔着電線說軟話總比
面對面容易些。不過馬志成也沒說什麼軟話，因為他
沒有一個軟性子。再說他不能諒解願愛蘭的小心眼兒
，即使他舉動上有什麼差錯，她也犯不着在他三十二
歲生日那天給他下不了台，雖然是在夜裏。過了兩天
，馬志成來找願愛蘭，到了愛蘭舅父家，才知道她已
經搬走了。後來，馬志成又到愛蘭的新住處來了幾次
，不過見了面兩個人閉着嘴的時候居多，彷彿再也不想
不出什麼話好說。而馬志成每次來的時候，那對講廣
東腔的房東夫婦都瞪着大黑眼珠子溜溜轉地瞅着他，
馬志成心裏怪不舒服。他也曾約願愛蘭出去走走，但
是願愛蘭撕扯着小手帕兒搖頭拒絕了。

馬志成和願愛蘭最後一次談話是在電話裏。那是
五年以前一個星期三的晚上——願愛蘭加夜班的日子。
馬志成知道唯有在她加班的夜裏。在八九點鐘以後

電話線空些，他能有較多的時間向她解釋或是爲自己辯護。

他握着耳機，半天：「那天夜裏都是我的……不是……不過……我沒想到你真地生大氣了……我真慚愧，什麼時候你氣完全消了，我來找你……」

願愛蘭的聲音顫抖的：「我也沒想到你會……事情是這樣的……」

外面下着雨，雨點打在接線室門外的水門汀上拍地響。願愛蘭聽不太清楚馬志成的每一個字，馬志成也聽不清楚她的。當她咬着嘴唇沉默了半天的時候，她聽見馬志成掛斷了。而馬志成在線那端也頗感委屈地自以爲白等了半天。

一個星期以後，馬志成被調職了，走時一聲也沒有響。

如果願愛蘭知道這次電話是馬志成和她最後一次通話的話，她的措詞和聲調都會兩樣的。掛上電話之後，願愛蘭捧着臉坐在接線機前，她開始感到些微悔意。她想也許自己該告訴馬志成，她並沒有生太大的氣。她只是在想保持一些矜持，一些微妙而她自己不太了解的固執。她只是在想使馬志成明白，雖然她已經二十七歲了，她並不是一個「隨便」或是一個願意接受「隨便」舉動的好人。她願意馬志成看得起她，尊重她，同時也愛她。而她不樂意對自己堅持的幾點禁忌的東西讓步。她有點古怪地固執，也有點想不開。她就是她自己。

願愛蘭在接線台子前等了一個星期。她想：在下一個星期三夜裏，馬志成準又會打電話來。如果他還是那句話：「等你氣全消了，我來找你……」那麼，她就會緊接着說：「我早就不氣了，來吧！」不，也許她要說得委婉些，語氣也平靜些：「嗯，我沒什麼，如果你有空……」

第二個星期三夜裏，願愛蘭坐在接線台前抿緊了嘴唇，兩條小腿緊併着。那一夜她兩耳插上耳機，從一些通話的路線裏，無意中聽到了不少句：「噯，大世界……不要再狠心……一定啊！」她本來不要聽的，但是那些聲音還是擋不住地往耳朵裏鑽。接線生的美德，不在不偷聽她接通的路線的對話（因爲事實上不可能），而在聽了以後趕快忘記。但是那一夜「喂，明天，老地方，老時間……」晚安：甜夢！似乎特別多。而那些聲音似乎特別尖銳刺耳，使願愛蘭閉着眼睛，咬着牙根兒一時也不能忘記。

願愛蘭相信馬志成會再打電話來的，即使不在星期三夜裏。但是第三個、第四個星期三晚上，又平靜無事地過去了（事實上又多不平靜）。她還是緊閉着嘴，小腿緊併地守着接線機器期待着。她想：如果志成現在打電話來，如果他還說那句話，這一回我真地會說：「別傻瓜了，我早就不氣了，來吧！」但是沒有。第五、第六個星期又過去了。當兩個月過去之後，願愛蘭心裏老想說的那句話改了又改，縮了又縮，最後由：「來找我吧，我在等着……」變成：「來吧，快……」但是始終沒有機會說出口。

成服務機關的單人宿舍去看他。但是一想到光桿宿舍裏赤裸的胳膊和穿小短褲子搖幌的身子，她打住了要去的念頭。同時，她又想到如果馬志成得的是傷風感冒，三兩天就會好，病好了之後，他一定會來看自己的。但是當兩個月過去之後，馬志成不見影子。顧愛蘭開始焦急，他也許真的他得了什麼重病，一病不起，也許是自己給他的刺激太深，……她開始責備自己，實在不該太固執。那夜馬志成的舉動，也許沒有包含什麼瞧不起自己的成份在內……儘管如此，顧愛蘭還是沒有去找馬志成，但是卻無時無刻不在等着他來找自己，從電話裏或者親自來。

在馬志成離開的第四個月之後，有一天下午，顧愛蘭真的跑到馬志成以前住的單人宿舍附近。她畏畏縮縮地在那巷子裏的碎石子路上踱着步子。但是最後當那大門裏走出一個拖木屐的光脊樑男人，朝她瞪瞪眼又啐了口痰在地上之後，她慌慌張張地上三輪車回去了。

在以後的一年多裏，顧愛蘭始終相信馬志成會回來的。如果他不是被汽車壓殘廢了，如果他不是撞毀了記憶，如果他不是得了急性盲腸炎死了……死了？死了！這多可怕！當這個念頭闖入腦子裏的時候，她幾乎給驚得喊叫起來。真的，她怎麼會突然想到馬志成會死了呢？他曾經是自己親近的朋友，她怎麼忍心想到他的死呢？她不禁又開始責備自己。但是誰又敢擔保這是絕對不可能的呢？這以後，她發現自己

奇妙地抖着，心也不平常地跳着。

在馬志成和顧愛蘭斷絕往來的一年半以後，顧愛蘭聽說他不久又要調回來了。但是在三年以後一個聖誕節前後，她卻收到馬志成從香港寄來的一張賀卡，上面寫着冷冷清清的幾個大字：「聖誕快樂，希望我們將來能再見面！」她把那幾個大字念了兩遍，想念出一些更深的意思，最後她把它鎖進那個放着她父母照片的長方形小鐵盒子裏。

這幾年以來，顧愛蘭無論在心理上或者是外形上都改變了不少，而這些改變是她自己覺察不出，但卻下意識地煩惱着。看報紙新聞的習慣是漸漸沒有了，但是不知怎地她卻常常注意到結婚啓事。她納悶兒怎麼每家報紙每天都會登那麼多「我倆情意投合……白首偕老……」？每看到那些觸目驚心的字眼兒的時候，她總是感到像什麼刺痛了一下一樣，刺在那裏，痛在什麼地方，她不知道，反正她心裏不舒服。她本來不要看那些字眼兒的，但是那些四稜八角的大紅喜字看來特別顯眼，好像都紙面上凸起，硬往人眼睛裏鑽不可似的。最後，她對報紙再也打不起幾年以前那種緊張的興趣了。

她平板而機械地生活着，每天的生活都像嵌入一定的模子：煮麥片，把鑰匙塞進鎖洞，輕悄悄地走過石灰甬路，上下套上耳機，插進插頭，淡漠又冷靜地聽着接線上緊張的對話。有時在下班以後，或者在休

假的日子裏，她偶爾也到馬路上獨個兒走走。但是對於電影、人羣，她都打不起興趣。有時走進公園，她會在荷花池旁邊的草地上閉着眼睛坐半天，直到背後晒得發燙，或者聽到身旁一兩聲不懷好意的咳嗽，她才驚醒似地從草地上站起來，頭沉甸甸地往園門走。

她常想起馬志成約她出去兩人並着肩膀坐三輪車的日子，也彷彿記得當三輪車在馬路上飛快奔馳，風吹過她頭髮時的那股涼意。每當想起那些事情的時候，她就會不自覺地搖搖頭，同時深深地嘆口氣。

在最初兩年裏，逢年過節，舅父都預先派大表弟來請她回去團聚，到時候她也會提着幾盒點心或者一個玩具小汽車到舅父家走一趟。但是自從她過了三十歲生日以後，她對年節越來越打不起勁兒。有一年八月節，她答應了舅父回去吃月餅。當她來到舅父家的時候，正逢上他們一家人在用晚飯。大圓桌上圍了一圈大大小小的人頭，孩子們邊吃邊喳喳，像一羣剛出窩的喜鵲。在舅母的招呼下，她在人縫裏擠着坐下去，但沒等她夾第二筷子菜的時候，舅父先咳了一聲，然後開了腔：「咳咳，以往的不說了……哎，這年頭眼界不能太高，早點找個人家是正主意。……」從此以後，每當逢年過節，她再也不到舅父家去過了。

顧愛蘭在最寂寞的時候，也會經想到舅父所謂的「正主意」。但是她很容易回想到她和馬志成之間所說過的一些諾言，想到他答應不吃辣椒，不抽煙草，想到她家來的聖誕卡上那個寫得大大的「將來」，而

尤其是想到五年以前那天夜裏，在公園的草地上……她從來不會和另外任何男人那麼接近過。而她已經和馬志成那麼接近過一次，她怎麼能想像到和第二個男人再那麼接近呢？

在她的同事當中，有一個四十來歲的矮胖男人，曾經對她表示過好感。他姓張，太太剛去世一年，留下兩個十來歲的女孩子。有一回下班以後，他陪她等公共汽車。但是等車子開動以後，她發現他也跟了上來。他對她歉意地笑笑，去她身旁坐下，繼續說他剛才在公共汽車站上沒說完的他女兒的故事。他告訴她，他太太臨死前抱養了一窩雛鷄，後來因為沒人照管，只剩下兩隻烏頭的。他又說他兩個女兒怎麼聽話懂事，尤其是大女兒最乖順不過，最像她母親，還會用洋機綉花。

她緊張地把身子往一邊挪挪，緊張地聽着，也緊張地應着「是嗎？真好！」她不明白這位矮胖的先生爲甚麼要不厭其詳地向她報告家庭瑣事，她也不明白他說話時爲甚麼把臉那麼靠近自己，以致於自己聽到他喉嚨裏一股呼嚕的響聲。在她預定要下的前一站，她就撥開人羣搶先下車了。剛跳下車門，她就三步併兩步地往前急走，但彷彿還聽見那位張先生在背後說：「哎，顧小姐，等等啊，我送你回去呀！……」

那一夜躺在牀上，她反覆地翻動着身子，但是老想起張先生微凸的腹部，鑲黑邊的袖口，和他胸前一顆垂着綠打轉兒的鈕扣。她記起他說話時上嘴唇緊張的搖動，和那上面一帶密密麻麻的鬍子。她又失

眼了。

顧愛蘭的房東是一對不愛講話但愛翻動眼珠子的中年夫婦。他們不會生育，但却養了一大窩五顏六色的雜種雞。當她無聊的時候，發現自己對房東太太的雞羣很感興趣，尤其是對那些剛出窩的滿地跑的小黃棉花球。在晚飯以後，她常愛去雞棚前小站一回，看幾十隻雞頭爭着吃食。她又在她窗外那一排空麥片筒裏填進沙土，栽了幾筒「盆景」。澆水、填泥，或者拔出枯萎的苗重新再種，也成了她生活消遣的一部份。除此而外，往銀行存錢也成了她生活習慣之一。這幾年來她存積了一筆不算小的錢。她並沒有太大的花銷。她不常看電影，不穿高跟鞋，不愛吃零嘴，胃口也很小。她似乎沒有花大錢的機會，或者說她打不起花錢的興緻。一年又一年，她銀行存摺上的數目年年有增加，在馬志成離開的頭一年裏，當她捏着一把票子去銀行的時候，她心裏那略帶羞意地想：也許，在不久的將來，我會再來提出。但是在以後的幾年裏，她只有存入。每隔幾個月，她就要走進銀行一次。她不知道自己在爲甚麼而存儲，也不知道自己在爲誰而存。彷彿她之所以走進銀行，只是由於她走慣這條路，非隔些日子來走一趟不可。在這幾年當中，除了添製幾件應時旗袍之外，她在衣服方面也沒有花銷。只有去年春天，當她走過一家百貨店的時候，不知怎地，竟花了十幾塊錢，買了一條紅底兒大黑牡丹花的大圓綢裙子。那黑色的大枝大葉，印在鮮紅的裙面上，看了使人聯想到長髮揮動，熱情如火的西班牙舞女

。她爲甚麼會買這條裙子，事後她自己也不明白。那也許不只是由於一時的衝動，也許是由於一些內存她身體的、久遭抑壓但又強烈不熄的東西在作祟。回家之後，她把裙子擺在身上量着，除了裙腰太寬之外，長短很合適。但是，當她抬起頭來，看見鏡子裏自己蒼白的臉色，微眯而失神的眼睛，和兩頰上微陷的淺窩的時候，她無力把裙子扔在地上，自己一頭跌進牀裏。

最近三個月來，她生活上僞裝的平靜，突然被一個聲音震碎了。

那是在三個月以前，加夜班的日子，當她接上了最後一個通話的路線，她看了看腕錶，正準備扯下耳機離去的時候，控線檯上的小紅燈又亮起了。她又套上耳機，「喂」了一聲，線那端傳來一個低沉的男聲：「〇〇四五八三！」

顧愛蘭頓了一下，接着疲倦地說：「先生，你也許記錯了，這裏現在還沒有六位數字的電話。」

對方沉默着，半晌：「哦……我沒有，沒有錯，怎麼，你不記得我了……」

「甚麼？」她困惑地。
「沒有錯，我就是找你……嗯，你的聲音真甜……」

她略爲吃驚地聽着。在一個接線生的生活裏，遇着幾個愛隔線輕佻的顧主不算希罕。但使她驚奇的是，對方在星期三晚上打來。她沒有摘下耳機，她緊張又好奇地期待着對方再說些甚麼。雖然她知道對方

如果不是魔鬼，不是瘋癲，只是爲了輕佻而輕佻，那麼，他所說的也只是幾句無關痛癢的輕薄話，那能給她帶來甚麼呢？那個與她又有多麼緊要呢？但幾年來她多寂寞，多孤獨，又多渴望單調的生活裏添進一些新奇和改變；而對方那個低沉的男音傳進她耳朵的時候，給她一種奇怪而又敏銳的刺激，彷彿觸動了藏在她血液中的某種東西，某種跳動的力量。因爲那個聲音在說：「我就是要找你的。」而四五年以來，她不會再聽見那麼一句話，以那種的聲調說出。

那一夜，那個男聲的最後一句話是：「你真甜：……再見吧！你一個人回去，不怕孤單？」

她緊張地半張着口，說不出一句話來。直到聽見對方「吧達」掛斷之後，她還痴呆地坐着，身子微微發抖。

她的身子裏有某種東西要開始復活了，不容再否認。

當她發現自己在感到由這個星期四到下個星期二這段時間比以往過得更慢了，她不禁暗暗地責罵自己，同時警告自己。星期三夜裏的聲音，可能是一個酒鬼的，可能是一個瘋子的，反正這只是個偶然，它不會再發生第二回的，它也不會給自己帶來甚麼的。但它爲甚麼要在星期三的夜裏來？或者在徐美麗，在密斯杜加夜班的晚上它也會出現？它是不是也以同樣的聲調向她們說同樣的辭句，而她們爲了羞澀不肯告訴自己？她雖然再三地分析，再三地警告自己，但當她回憶起那夜低沉的聲音的時候，她不禁要感到一陣

興奮的心跳，而也越法感到下一個星期三真難來到。當下一個星期三來到，又平靜無事地過去之後，她感到一些失望，同時內心也感到平靜些。她帶着自嘲的驕傲向自己說：「我不是說過了那只是個偶然嗎？它不會再發生第二回的，可真叫我猜準了。真的，我還想它做甚麼？」

第二個星期三、第三個星期三都平靜無事地過去了，她內心的平衡幾乎又完全恢復，恢復到以前的遲滯和淡漠。但在第四個星期三來的時候，在她加夜班的夜裏，她又聽見了那個不再陌生的聲音：

「……好久不見了，唔，好嗎？你還是一個人人去？我送你好嗎……再見了！我的小小鸚鵡，睡個甜覺！」

她微打着牙戰聽着，有好幾次她真想自己能有力氣罵他一聲：「閉嘴，混蛋！」但她的舌根稀軟無力，最後她只聽見自己微弱的聲音：「你是誰……我不認識你……你不能這麼……」

在以後每隔三兩個星期，那個男聲就要打擾她一次，而她也莫名地興奮着期待他的打擾。他打來的時候，多半在她要離去前不久。而有時爲了等待那個聲音，她發現自己會在接線室裏有意逗留幾分鐘。當她發現自己的逗留是爲了那個聲音的時候，她感到一種說不出的羞憤。

真的，她爲甚麼要期待它呢？它來自何處呢？它是誰的呢？它又代表着甚麼呢？它能給她甚麼呢？她爲甚麼要爲一個陌生人的聲音而感到焦急和興奮呢？

她是一個傻瓜嗎？這一連串的問題，每晚當她躺在牀上的時候，反覆地問着自己，而得不到解答。但每當星期三來臨的時候，她把那些問題忘得一乾二淨。

兩個半月之後，那低沉的男聲，已經和她通過五次話。它來時不僅在星期三夜裏，就是在其他的日子，它也偶爾出現過兩次。它來時還是慣帶着那副低沉輕佻的口氣，那種口氣對五年以前的她說，是個莫大的侮辱，是她連想也不敢想是對自己發出的。但現在她却容忍這種侮辱，而且期待着。她這種「墮落」的改變，是她自己也不能理解的，但只覺得羞辱和慚愧。在後兩次的通話裏，那個聲音向她邀玩，雖然他一直不會問過她的姓名。他始終對她有改不完的稱呼：「甜八哥，陪我去逛逛好嗎？我等你，在——」你爲甚麼不說話呢，小金鈴？來吧，明天下午七點半，公園東邊門大榕底下——」「哎，我等的好苦呀，每天我都踮腳到十點半等你，直到我也變成棵榕樹爲止——」

這些半痴半癡的話話究竟有甚麼意義呢？她爲甚麼要聽呢？對方是在認真地說嗎？那種輕佻的語調，怎麼又能使人相信它是在認真呢？但她聽着，邊咒罵着自己。她明知他不是真心真意的，這只是個開極無聊的人的無理取鬧。但每當她聽到他的聲音的時候，她不能強迫自己把耳機抽下，因爲從他的話裏，她企圖獲得一些恢復她自信的東西。她假裝地告訴自己：這世界還有人在重視自己，管它是真心或假意，自己還沒有被世界整個兒遺忘，生活也並不是完全沒有希

望，雖然眼看自己又要過三十三的生日了。

這是她特別休假週的最後一天了。這一週是她一年來不遲到早退、不請假而給的特別慰勞假。自從上星期三開始休假以來，她一直感到不舒服，四肢無力，頭兩天是躺在牀上睡過去的。房東太太問或到自己房間來送碗稀粥或一杯熱茶。她託房東請來的醫生，說她的病是由於神經衰弱，失眠過多，而引起了精神憂鬱症，用不着吃藥，只要病人能放開心眼兒，多晒太陽就行了。

這一天醫生走後，她勉強支着身子拉開窗。她要看看陽光，但天陰着。這是一個十一月裏陰霾天的下午，院子裏聖誕紅的長花瓣已經變得鮮紅，一隻黑白花的老母鷄正領着一羣小鷄停一陣、跑一陣地到處咕咕。

她記起了禿頂醫生剛才說的話來：「像你這麻漂亮年輕的小姐會得這種病真是怪事！小姐，跳場舞，看場電影，坐回咖啡館，包你百病消除。再不，你出去走走，舒暢舒暢。怎麼，你有甚麼想不開的心事嗎？」

真的，她有甚麼想不開的呢？她爲甚麼不能快樂起來呢？「像你這麼漂亮年輕的小姐……」「漂亮，年輕」，她輕輕默念着，彷彿這是兩個已經陌生的字眼似的。三十三歲，唔，三十三歲的獨身女人，天下也不是只她一個呀！她爲甚麼要特別想不通呢？即使馬志成一去不回頭了，每個星期三晚上，不是又有另外一個聲音代替了馬志成的了嗎？他雖然輕薄，但他

稱自己做「甜八哥」(馬志成從來不會想到的字眼)，他說他在等自己，每天都在，直到他變成一棵大榕樹爲止。管它是真是謊，這世界有多少事情是值得認真地去思索呢？

她越想越興奮，倏地從牀上坐起來，又站到地板上。她光溜溜的脚板碰到地板時傳來一陣冰涼，直透進她的心裏。但她感到週身微微發熱，由裏向外熱。她感到身子裏有股力量正在活動，正在向外擴散。她扯下睡衣的長帶子，跑到壁櫥邊，在一排掛起的衣裙當中，找出那條不會穿過一次的大紅圓裙，又從衣櫃裏翻出一件大翻領粉紅襯衫和一件白毛衣。她一手抱着毛衣，一手拿着裙子，最後又把兩件衣服湊在一起打量着。她問自己：我要做甚麼呢？但一個聲音在她耳邊急促低語：你還年輕，也還好看，你還猶豫甚麼呢？你要自己尋找——這一切——！她混身發熱，但是牙齒微微興奮地打戰。

在穿衣鏡前，她手脚俐落地穿戴着。她看見鏡子裏自己的兩腮微紅，眼睛淨亮。她很久沒有如此興奮了，她也很久沒有發現自己像現在這麼年輕而動人了。不自覺地，她哼起一個大學時代常常哼的曲子：「夏日的玫瑰」，嗓子微顫着。

當房東太太拿着熱水瓶走進她房間的時候，她已經穿着完畢，正把臉貼近鏡子抹口紅。房東太太張着口半天才說：「劉醫生真是活神仙！顧小姐，你好了？要出門？」

顧愛蘭向鏡子裏微笑點頭，又向她揮揮手。

× × ×

顧愛蘭從曼麗髮店走出來的時候，她覺得鼻子裏還充着那股爛梔子花的玫瑰油味，而頭髮深深地貼在頭上，當風吹過的時候，脖子裏和耳朵上都涼冰冰的。她叫了一輛三輪車，教車夫在熱鬧的街道上蹬着。望着十一月下午鬧市區裏花花綠綠的人羣，她眯起眼睛。她想：我沒有生病。我原是好好的。我像他們一樣健康，只是因爲我生活裏缺少了某種東西。而我太固執，總不介意丟棄過去，現在我要尋找，新的一切，……今天很暖和，雖然不見太陽！

她要辦置一些東西，一些新化妝品和時下一般女人身上常見的裝飾小玩意兒。她彷彿第一次發現她自己也需要那麼一些小東西(是劉醫生的話恢復了她的自信)。她也發現自己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奢侈。她買了一個鑲假珍珠的黑絨髮圈，一瓶夜巴黎香水，和兩雙鑲花絲襪。而在一個百貨公司櫥窗裏，她又看中了一個鑲玻璃鑲的粉色手鐲，也買了下來。當她坐回車上，捧着大小紙包的東西，她對於自己的奢侈感到有些驚奇，也有些得意。目前她還花得起，她還不算太老，還有一般女人愛美的需要。而她要重新生活，重新經驗，一切重新再來。

當三輪車在新生戲院門前經過，車子在人叢裏閃躲躲穿過的時候，她彷彿覺得不少隻眼睛都在注視着自己。臉？還是裙子？她不知道，但她感到有些興奮的羞澀，也不是不高興。當車子正要轉向街口的時

候，她喊住了車伕，給了錢，逕自捧着東西往新生戲院走。車伕又在背後追上了她，還給她遺在車上的一個圓凸的紙包，那裏面包着一對女人美容身段的恩物。她匆匆地接過了紙包，又匆匆地往人叢裏擠。

在買了一張黃牛票走進電影院以後，她才知道上演的片名，那是個法國女人主演的片子，這片子裏有不少使人直發熱的鏡頭。看到半場，她就退出來，因為在她身旁一對年輕男女的話聲使她緊張不安。

電影散場後，夜市已經開始了。她又跳上一輛三輪車，教車伕慢慢向火車站方向蹬去。她要看看夜市。她已經很久沒有在晚上在這一帶走過了。路旁的小吃店裏，不時傳出鐵鏟敲鍋的聲音，這正是一般夜遊的人們用「九點」一頓晚飯的時候。她不感到餓，只感到口渴，脖子裏彷彿是熱烘烘的。剛才在電影院裏，她雖然一連氣吃了三個桔子，但此刻她還是感到嘴乾。她舐了舐嘴唇。風吹進她的脖子，她感到一些涼意。突然她輕微地嘆了口氣，但馬上不自覺地搖搖頭，想忘掉甚麼。

她偏着頭向路兩旁望着，車伕蹬的很慢，路右首一家日光燈淨亮的玻璃櫥窗吸引了她的注意。那裏面穿着雪白大禮服的模脫兒，混身白得發光，白得耀眼，大紗裙子層層疊疊地蓬着，像一大片七月晴天時雪白的雲彩。當車子駛過後，她還頻頻回望。她彷彿還一眼見那個模特兒雪白的腮上的笑窩。她想起女同事王薇上星期天的婚禮，那一天王薇也是穿着那麼一件大禮服，腮上也那麼笑着，露出淺溝。

當顧愛蘭還在想着王薇的禮服的時候，突然她聽到一個男孩子騎着腳踏車從她車旁擦過，他一手攔在背後，把着車座後捆着一個花山樣的大花圈，一溜風地向後去。

車子駛過了火車站，駛上了公園路。當公園鐵轉門的骨架子在黑暗中隱約出現的時候，她突然心裏一驚，那彷彿一個人在漆黑的夜裏突然觸摸到一件冰涼的東西，雖然一驚，但仍想伸出手試探。她感到身體裏有某種慾望在開始活動，她很驚奇，一時不知怎麼做才好。

「今天是，今天是星期一——」她心裏默念道，不知怎地竟說出了口。

「星期三，太太。」車伕聰明伶俐地趕快接口，但仍頭也不回地向後蹬着。

「嗯，啊……你慢一點，……我想……」她只聽見車伕說的頭三個字。

車伕兩腿停止了蹬踏，在輪子在路面上滑着，他趁空解下別在腰裏的一條毛巾。

「現在時間還不算太晚吧……我想進公園去走走……」她像是在對自己低語。

「不晚，不晚，還不到十點。平時這個時候，公園裏正成對成雙地熱鬧着。嘻，早咧！早咧！今個晚上就是陰天，怕要下雨……」說着，車夫跑向路旁陰溝裏，滿臉着鼻涕。

她兩腿交叉地坐在車上，猶豫了一會，但最後她突然跳下來，把一張五元票子塞進車伕手裏，匆匆向

那在黑暗裏支撐着像骷髏骨架子的園門走去。

「謝謝啦，太太！」三輪車伏着顧愛蘭的背影說，然後跨上車，咳嗽了兩聲，向火車站方向踏去。

顧愛蘭一手提着皮包，一手抱着東西，沿着公園裏的草坪緩慢走着。她的鞋底兒在地上發出沙沙的聲響，公園裏人並不多，間或從樹叢黑暗裏閃出一兩個緊併的身影，或又閃進。不知在公園的哪個方向，有人在扯着嗓子喊：「五香茶葉蛋————」半天一聲，拖得長長的。

星期三……還不到十點……每夜我都躍到十點半……東邊門的大榕樹……顧愛蘭邊走邊想，當她想那個聲音的時候，她突然停住了脚步，搖搖頭。她已經有半個月不會聽見那個聲音了，她爲甚麼要在此刻想起它呢？

我爲甚麼要來呢？我在冒險嗎？那個並不是真實的，不是認真的。他是一個輕薄的男人，他苦悶，他愛開玩笑……當然我不是爲甚麼而來的，我只是爲了散步而來散步，因爲我很久不會走這段路了。我要重新溫習一下，以前我不是也常來嗎？好幾年以前……顧愛蘭這樣告訴自己之後心裏平靜不少，她又開始沿着碎沙路向前走去。

最後，她繞過了荷花池，來到那栽滿杜鵑花叢的草地，在草地上的一條長靠背木椅上坐下。這處網球場圍欄上高懸的電燈從樹叢裏透出一絲光亮，射在池子裏水面上，反映出一絲晶亮的、像夏日陽光下的游絲樣的光亮。她向椅背上靠着，一陣風吹來，打了一個

寒噤，把手裏的咖啡色小外套穿上，又用手拉了拉毛衣的開口。用一隻手支着頭，一下子她的思想飛得老遠。她記起了五年以前，有一次馬志成陪她到公園裏散步，他們也曾經在這樣一張椅子上並肩坐過。在坐下之前，馬志成掏出一塊藍格子手帕，打了打椅面。他們曾經是很親近的朋友。而後來，就在馬志成三十二歲生日那天晚上，他喝了點酒，就在這塊栽滿杜鵑花的草地上……如果不是她那點固執而又虛偽的矜持，如果在他第一次打來道歉的電話的時候，她就向他說：「來吧，我在等你，我沒有生氣……」事情就會兩樣的。也許她現在早已搬出現住的小套間，早已經不守着那接線機忙碌，而在爲一些五顏六的小衣服、小帽子忙着；每天黃昏，她也許要推着小車子，由另一個人陪着在身邊，在馬路上散步；逢年過節，她到舅父家的時候，再也不用怕聽舅父帶痰的喉嚨：「咳咳，做長輩的最盼望的是後代早日成家——」然而，現在一切多不同？這究竟是誰的過錯呢？這該教誰負責？這在受誰的作弄？她想着，突然感到一陣委屈。她彷彿第一次感到自己的苦悶不該由自己完全負責，她是受錯待了，如果她生命裏是註定了要缺少某種東西，而那不是她的能力所能挽救的，那是不公平的。她從來沒有現在這麼感到孤獨，這麼空虛。她把皮包和紙包緊緊地壓在胸口，兩手合抱起，緊緊地摟抱着自己。風似乎是越吹越緊了，她感到背後冰涼，像赤裸着身子站在風口裏。這幾年來，每到晚上，她發現自己特別容易感到寒冷，現在尤其，那股支持

了她一下午的突起的興奮早已不知吹散到那兒去了。此刻她只感到無力、疲倦和空虛。幾年來，她所感受的一切煩惱、苦悶、失望、委屈此刻都一湧向她壓來，像陰霾天裏大層大捲的烏雲一樣，壓得她有點透不過氣來。終於，她開始輕輕地低聲哭着。

這時路面上響起一陣沙沙的脚步聲，她壓低了嗓子，漸漸把身子從椅面上滑到草地上，等脚步遠去之後，她就俯身在草地上。她把頭臉埋進草裏，感到一股新鮮的青草味，直奔她的血液裏，給她一種挑逗的刺激，那裏面有一股原始的、野蠻的生命的信息。

「老天，這要繼續到多久呢？不能有一些改變嗎？我爲甚麼要孤獨？要一輩子嗎？他在那裏，在那裏呢？他是誰呢？」她把臉埋進草裏，輕聲低語，任青草撫着她的腮，她的頰。

直到此刻爲止，她才了解，這些年來她所期待的，不一定就是那個尖下巴領的馬志成。馬志成曾經在她生命裏存在過的這種回憶，只代表着某種東西，某種意義，而那種東西對三十三歲的她來說是重要的。天空裏突然劃過一個閃電，接着響起一陣雷聲，彷彿從很遠處奔來。

當她從草地裏坐起來的時候，她發現在草地那端，離她不遠處，有一對黑影同時從一堆杜鵑叢後站起。那兩個黑影在黑暗裏也蠕動半天，但仍沒離原地。最後一個女人微顫的聲音：「啊，偉，我真怕，剛才我好像聽見有女人說話的聲音，好像還有哭聲……會是甚麼呢！」

一個男人咳嗽了兩聲，故意大聲說着：「不用怕，會是甚麼？總不會是鬼，不會是狐狸吧！許是遭丈夫遺棄的女人，也許是那些出來『釣魚』的壞女人，她們才是些狡猾的狐狸，有的是吸引人注意的方法。有一回……哎，快走吧，看樣子要下雨！」

當那兩個黑影漸漸向草地那端一條小徑走去的時候，她幾乎癱倒在草裏。她牙齒戰打着。她被人誤認爲甚麼呢？被人遺棄的女人？從寶斗里逃出來的死靈魂？她想着，唯一的念頭就是趕快逃離此地。她滿腔的鬱悶早已經烏有，代之而起的是恐懼和羞憤。她想到，自己留在這裏可能引起的一切後果，如被人發現，被人誤解，自己的名譽和黃色小報的標題。想到這裏，她扶着長椅站起身來，整理一下衣服，順着一條白沙路向前走去。

當她走到沙路盡頭，看見公園的鐵架轉門和園門左旁一大棵黑漆漆的垂着鬚葉的大榕樹。她知道自己來到了東邊門。大榕樹，來吧，我在等你……直到我變成榕樹……每夜都在……她緩下了脚步。她的小腿在抖着，心劇烈地跳着，像就要躍出腔子。她不知道自己怎麼會來到這裏，她不知道自己究竟要甚麼。她望着那棵垂着長鬚的大榕樹，樹蔭下一團漆黑，一神神秘，一團恐怖的誘惑！

我要做甚麼呢？我要做甚麼呢？她邊想邊緩慢地移動着脚步。她向四下張望着，最後挪進榕樹鬚葉下的黑暗裏。

四週都是靜靜的，公園裏的遊人不知甚麼時候都

退出了，只遠處馬路上偶爾傳來一兩聲汽車喇叭。

天空又劃過一個閃電。

一切都是虛無，它根本不存在，甚麼也不會發生，甚麼也不會發生，一切都要照舊……她站在黑暗裏痛苦地想着。

當她轉過身子面向馬路上張望的時候，她看見在公到外那條橫行的馬路轉角處，一個紅紅的公用電話亭在路燈下靜默地站着，那紅色的漆門在黑暗裏變成一種陳舊的暗紫色。她感到一陣痛苦的心跳。當她正準備從樹底走出的時候，她看見對面馬路上兩個高大的黑影正向公園走來，她又隱進樹蔭黑暗裏。

她聽見園門被轉動的聲音。她聽見那兩個人沉重的腳步聲，和他們皮鞋底下鐵釘踏在沙地上的響聲，當他們經過這榕樹旁的沙徑的時候，突然一個黑影停下脚步，他彎腰到地上，彷彿在尋找着甚麼？

「老羅，等一下，我的哨子掉了，剛才我聽見地上卡勒一個聲音。」

另一個人影也停下脚步，蹲到地上。

「嘿，媽的，我看不會再有第二個了。咱們在這一帶巡邏了幾夜，再也沒事了。自從兩個星期以前——唉，那個傢伙真够狡猾，我們等了他兩個月，才到手。」

「他現在關起來了吧！」

那兩個人蹲在地上開始交談起來。

「嗯，他是老手，聽說電話亭被光顧了不少座。他那把鑰匙是高能的。」

「不過，據他自己說，他每次都是在打電話的時候幹的，時間那麼短，手脚可真俐落呀！」

「咄，他不受三分鐘的限制，因為他就直接打給接線小姐。他先向她胡挑逗一陣，等那邊問清楚是怎麼一回事的時候，他已經把一大把角子拿到手了。嘻嘻，他因此交了不少空中情人，隔線談愛。他是個調情聖手呢……哈哈！」

「呸，槍斃的混蛋！」

「不過，他長的不壞呀，聽說他以前在船上修理機械，後來不知怎地被開革了……哎，有了，有了，我摸到了，快走吧！哎，怎麼下雨點子了，老羅，不好，越下越大了，媽的，快跑，一二一……。」

兩個警察大踏步地向公園那端跑去，脚步聲漸漸遠去，雨聲漸漸增大。雨點落在榕樹枝葉間發出刷刷的聲音，像風吹過竹林的聲音。

× × ×

她靜靜地站在榕樹底下，久久，雨點打在沙地上發出沙沙的聲音，頭頂樹葉間又響着拍達拍達的聲音。她一手按着太陽穴想：雨終久是要來的，它終久是會來的。

輕輕地，她從樹幹旁走開，向空裏伸開一隻手，微仰起頭，由樹枝葉間透下的細小的雨滴紛紛落下，像無數根輕軟的手指，輕輕地撫着她的臉，她的身體，她的嘴脣。

避債記

崔文瑜譯



湯瑪斯·狄昆希 Thomas De Quincey. 1785-1859 是英國文學史上浪漫時代 The Romantic Period 的散文大家之一，他寫的文章多為表達自己的感觸，發抒自己的感情者，因之後世稱其文體為自傳式。狄氏文字華麗優美，結構繁複錯雜，他對文學界的影響，與其說在英國，不如說在法國。法國十九世紀的文學家繆塞（Alfred de Musser）及鮑得勒 Pierre Charles Baudelaire 都直接受狄昆希的影響。

狄昆希一向對錢財不大重視，一八〇七年，承襲他父親一筆財產後，得知他所崇拜的另一英國文壇大師柯瑞吉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正窮困拮据，立即慷慨地以無名氏身份拿出五百鎊，請柯氏的朋友兼出版商約瑟夫·卡脫 Joseph Cortie 轉交柯氏。卡脫以為狄昆希自己也並不太寬裕，還是拿出三百鎊的好。狄昆希遂聽從勸告。這筆款項佔了他所承襲的財產的大部份，狄昆希對錢財處理的愚狂，由此可知。

一八一九年，狄昆希存錢的銀行，驟然倒閉，使得他不得不以寫作為生。賣稿生涯每年收入有限，雖然後世對這項正確收入一百五十鎊左右。狄昆希收入是如此微薄，他自己又有不良的數字，傳說不一，但是一般人相信他每年只能收入一百五十鎊左右。狄昆希收入是如此微薄，他自己又有不良嗜好，再加上不善理財的天性，因此他的妻室兒女常為柴米油鹽而煩心。

所幸他的孩子們都很長命，一個也沒有餓死。一八三七年狄昆希太太在與她那負責任的丈夫，渡過二十年的甘苦生活後，與世長辭。狄昆希也不多費心，把照顧幼小的責任，一古腦兒推到他長女瑪格麗特的身上；

他自己每天依然故我，寫寫稿，賺賺錢，遇到膏黃不接時，東借西借是常事，而到期後債款歸還不上，更屬司空見慣。因此，狄昆希常爲債主所逐而躲躲藏藏，一代文學大師，爲世俗凡務所擾，竟至苦無安身之地，實在也是很可笑的。下面這封他給他的出版商威廉·泰特 William Tate 的信，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寫的：

上星期天晚上，聽說你現在就想要關於藍姆（Charles Lamb）的最後一次校稿，是嗎？這使我很着急。你知道我現在的處境嗎？說給你聽聽，你就會了解我該怎麼辦。最近連接有三次，在不同的時間，在不同的地點，我都被我的債主們派來的密探追蹤到了，如果當時不是我機警，現在早就吃官司了。這都怪我的孩子們粗心，在我躲債與我連絡時，被債主發覺了，這才跟踪而至。爲此，我不得一而再再而三地更換隱蔽地。不久以前，天無絕人之路，幸運的我，在我的一個朋友那兒，找到了一個避難所。我這個朋友是蘇格蘭人，現在正在臥病，由他三個女兒輪流服侍。這三個女孩子，是世界上最可愛最動人的女郎，平凡的我，竟能與她們爲鄰，真是三生有幸。我生平還從來沒見到過比她們這三姊妹更秀美的女孩子，上天造物，又是多麼的巧妙呢！我這朋友的房子，寬敞而高潔，僱用的僕人，亦爲數不少，因此我雖然與大家同住，相信他們是不會覺得有什麼不便的。我住在這兒，不花一文，卻可以買到無憂無慮自由自在的生活，這兒的生活值得我留戀，就是這個原因。每天晚上六時以前，整個這段時間，都是屬於我自己的。在這段時間裏，我可以隨意做任何事。六時以後，吃晚飯或喝茶時，我則很榮幸地，能踏進高雅的女性社會，與那三位賢淑嬌美的仕女們閒談。她們三人，談吐優美，舉止溫柔，心地善良，思想純真，聽着她們的談話，望着她們的動作，剎時俗念俱消，一片平和，一種難求之美感，湧上心頭。真的，在這蘇格蘭三位少女所組成的小小集團裏，由於她們的天真無邪，純潔美麗，與和藹好客，使得我這個客人，毫不感受拘束；相反地，我卻覺得這段日子是我長久未曾享受過的最快樂的時光。以目前的處境，我能過得這樣愉快，實在是做夢也想不到的。

想到我自己的事，再看看現在的生活，兩相比較，我確實是太幸運了。語云「好景不常」，一種不安的預感，時常縈繞着我。每當我清晨醒來，心裡總有一個聲音在說：「這是在她們家的最後一天了！」

結果不久前，竟真的不幸而言中。

上星期天早晨，有人告訴我，我的一個債主已經發現了我現在的住所，勸我今後要格外小心。聽到這個消息，我真是驚異不已，因爲我一向認爲，我這次的「隱居」，是再秘密不過了，怎麼又會洩露風聲呢？等到我打聽清楚，頓覺又氣又急。你猜是誰這樣厲害，找到了我現在的藏身之地。其實說出來是很不好意思的；然而我要不提這個人的名字，你不會了解我的心情的。

大約是四個月以前吧，也許更久一點，一個叫佩姬包朗的女人——就是寺中的那個雜工，那個洗衣婦——出院了。在這以前，她因為不舒服，住進療養院，治療了一個時期後，在四個月以前痊癒離院。雖然說已痊癒，可是距離復原還遠，身體仍很虛弱，不便工作，至少我聽到的是這樣的。由於她以前在我家裏幫過忙，做過短期的替工，就這一點主僕關係，使我不忍袖手旁觀。所以我打發我的小女兒芙勞倫絲去看她，並叫小芙帶點錢去給她用，希望接濟她幾個星期，好叫她安心養病，等身體完全復原再出去工作。誰知道，使我不能在此安身的，不是別人，却就是這個女的！你說好心有什麼好報？原來這個女的，曾經不止一次的在夜晚跟踪小芙，就這樣發現了不少人都要知道的秘密。最近，我又從另一女的口中（這個女的，是我家的另一個傭人，她雖然知道我住在這兒，但她爲人一向忠實，深信她不會對外人講的）知道那個女的，發現了我現在的住處不算，還到處宣傳，炫耀她獲知的這個秘密。

聽我這個忠僕一說，我就知道我再也不用想在這兒居住下去了，儘管她——我的意思是說那個姓包的老媽子——裝腔作勢地辯白（我知道她是裝出來的），說她不會隨便地把我的住處告訴別人，可是誰又相信呢？你想，包媽年歲已經不小，她能够幾次三番地在夜裏跟踪一個小孩，走上一兩哩路，查出我的住處，卻說無任何企圖，你相信嗎？

因此，在我再三考慮以後，上星期天晚上，我不得不以極度悲傷的心情，向我那三位可愛的女士告別。今後，我的行止將是一個高度機密，除了她們三位少女以外，我對誰都將守口如瓶，即使對我的小孩子們，也不例外，因為我覺得他們頭腦太簡單，做事太大意，往往被人利用，自己還不知道。

現在我們言歸正傳，談談你要的東西吧。剛剛我已經告訴你了，我聽到你要我的校對稿時，就是在上個星期天晚上，當時我的心情已亂，實在不知如何是好，你叫我怎麼辦呢？今天，大約也就在一、兩個小時之內，我就要和幾位老朋友見面。我這幾位好友，就是幫忙替我找到我即將搬去的新住所的人。在搬到新址以前，我無法再與你連絡，你知道，我本可以寫信給你，可是下筆是不成問題，信寫好以後，郵寄却發生了問題。我不敢請人代寄，因為這樣人家就會知道我的全名；而我又不敢自己去郵局，唯恐走到街上被別人發現，所以，你看，至少目前這幾天，我不能有任何舉動，在這種情形下，只有請你耐心地等待我這次風險過去以後，我們再找時間，好好商議。現在，我僅把手邊有關那篇自傳的六、七張稿，寄給你；可否請你老兄分神把錢郵寄到愛丁堡溫莎街三十一號法蘭克林太太處？

弟湯瑪斯·狄昆希

一八三八年四月廿五日星期四晨

小丑

。零點零。

（如果你不要愛情咱們就不餵你愛情

親愛的女士

親愛的你不打領帶不給賞錢不親手抹鞋的紳士

嘍 咱們一百個不願意一萬個不願意在元宵節裡

殘忍咱們嗜好

在元宵節裡說生日快樂屠妖節快樂潑水節……

唉 咱們就是那麼一羣啊

一羣如果你不要愛情咱們就不餵您愛情的傢伙）

一

吃剩的月餅可不能扔掉啊 傢伙們

你說他說唇膏可以畫眉牙刷可以寫劇本

日安 日安 親愛的女士

你可以打了咱們的左臉可以打了咱們的右臉

（早晨 太太 小的給您請安）

送你一束海棠送你一束月季

送你一束月季送你一束裂嘴的意見

咱們用歲月攔自己的名字用碎交購來烟蒂的吻

下巴掛起綽號鼻尖安上橄欖

還要爬上梯子再捧下來還要爬上梯子再捧下來

還要捧下來再被他踩一脚再被他鞭一棍

再被他……

等等 再被他淋兩桶水再吃他兩個巴掌就可以

下場了（唉） 就可以下場了

二

貼上一牆白粉 輪廓變唇紅色的笑

輪廓變眼強調的圓

他們不會看出來的

歲月的傑作怎樣佈告在他的臉上

他的眼角上 歲月的傑作

怎樣刀片一些不能哭的傢伙們的左心室

且不補綴他們自尊的恤衫

把右心室送給兒童 然後他就想起

該不該去旅行他們的夢 該不該去告訴他們

他的孩子怎樣不營養在入學年齡裡

（沒有玩具來積木他們的眸子）

當他們一姆指一姆指的 把滑稽自他的眉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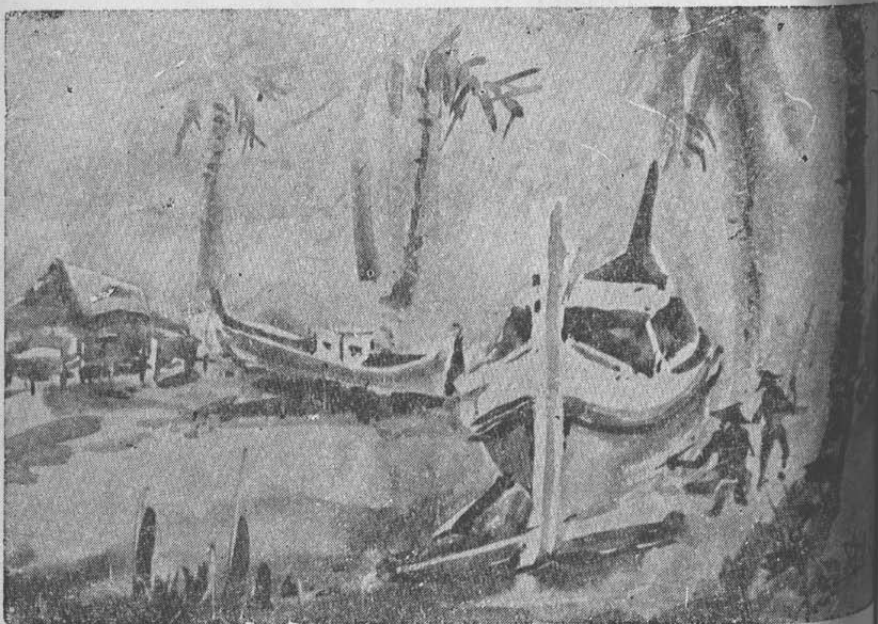
刷去 且把他的姓氏 很天真的

塗抹在繽紛的彩衣上 並且叫他

小丑

長溝

倫周 ■■



地點：馬來西亞境內某個產米的甘榜

時間：十二月的雨季

人物：

利子財——利家主人，暴發戶，五十歲

婉貞——子財的妻子，四十五歲

友明——子財的養子，廿二歲

南星——子財的親戚，四十八歲

小吳——稻農，廿八歲

亞標——稻農，廿六歲

亞成伯——稻農，五十歲

Che' mad——馬來商人，四十歲

亞翠——利家女僕，廿五歲

亞福——利家男僕，卅歲

敘述：

十二月是雨神狂歡的季節，她馳騁在濱南中國海的東海岸。祖國兒女的美好日子，祥和的生活引起了她的妒忌，她露出猙獰的面孔，召來狂風，帶來暴雨，在狂風暴雨的肆虐下，山洪沖走房舍家畜，摧毀橋樑道路，祖國的低窪地方成了汪洋一片。

在這沒有太陽的日子裡，大地失去溫暖，變得陰沉無生氣，憂慮的神色出現在一些善良的面孔上，可是他們心坎中的希望之火並沒有熄滅，他們默默地工作，準備和惡劣的環境展開搏鬥，為大家尋出一活路，為祖國的兒女帶來幸福。有的人却利用這苦難的日子，進行惡毒的勾當，以達到自私的目的。

這是個艱苦多難的季節；是個生死存亡的關頭！

——音樂——

——淅瀝的雨聲——

亞翠：小吳，快進來屋裏，外面雨大。

小吳：亞翠，這場雨老是下個不停，真討厭！
(啾呀關門聲)

(腳步聲响)

亞翠：把雨傘擱在那個角落吧，坐呀！

小吳：妳看我全身都是泥水，坐髒了這些漂亮的沙發可不得了。

亞翠：頂多是我做多點功夫抹乾淨不就行啦。

小吳：我怕累妳給子財罵，還是站着好，這間屋子佈置得倒不錯，桌子、沙發、壁上掛的畫，裝飾品都是新款的，只是這間屋子古老了點，人一進到屋來就有着窒息不好受的感覺。外面傳來的風雨聲，在這裡聽來就像幽靈的低泣，真叫人寒而慄！

亞翠：我初來時也有這種感覺，現在久了慣啦。(關心地)噢！你額上全是雨水，快抹乾吧，(輕微地笑出聲)你看你又是孩子樣，這麼大的人也不怕人笑，拉起袖子便懶貓洗臉，不怕人笑你髒樣子。

小吳：(解嘲地)我們下田幹活的老粗是髒慣了，可不像你們高貴人家清潔成性。

亞翠：我怎麼了？還不是跟人做工討碗飯吃的下人。

小吳：你又來笑我了，哪，這裡有條手巾拿去

小吳：也好，有現成的就拿來吧，（半晌）哎呀！亞翠，你的手巾給我抹髒啦，（不好意思地）我拿回去洗乾淨再送還妳吧。

亞翠：得啦，我是怕你着涼生病，幹不得活，你却和我婆婆媽媽的。拿來，我自己會洗。

小吳：個多月了，老天沒有一天放過晴，就算有活兒也做不來。甘榜裡較低的地方已經積水兩尺，田裏長的稻，看看可以收割，現在都給水浸死啦！幸虧這幾天雨勢小了，要不，連你們這一帶高地也保不住了，非得疏散不可。

亞翠：難道我們坐着等死？對了，那天你好像對我提過一個計劃，說來聽聽好不好？

小吳：好！這幾天雨勢漸小，河水開始下降，可是甘榜裡的積水和幾天前一樣高，一點也沒有消退。你知道其中的原因嗎？這是因為溝渠被泥土所塞。如今要把積水引退，除了疏通原有的溝道，另外開條長溝直通大河去，我們這一帶就可以防止水災的重演。全甘榜的兄弟都贊成這個計劃，我們都同意與其坐以待斃，不如大家團結起來，合力開通長溝，以我們的力量來消除目前的災難，好叫大家過着幸福的日子。

亞翠：如果這條長溝開成，第一個功勞應該屬於你這位推動者。

小吳：這個功勞不是我個人的，而是大家的。我們研究了全甘榜的地勢，除了你們這一帶地勢高外

，全甘榜已被水浸，所以我們計劃在你們這裡山後開條溝直通大河。要開通長溝，動員全甘榜的人力，也要花上半個來月才能完成。這是因為有一段溝是要繞着圈子來開。如果拉直來開，當然省了不少功夫和時間，不過可要經過幾塊有主的土地，破壞了那些地方的完整。

亞翠：（有信心地）這條長溝一開成，積水便會消退，大家可以早日下田做活，這是件善舉，那些地主一定會答應你們的要求。

小吳：這是小困難，容易處理，目前我們的困難並不是這些，我們的困難是潛伏着的，必須立即排除；要不，會影響大家的合作精神，這才是傷腦筋的事！

亞翠：你是說有人破壞你們的合作？

小吳：是的，在開始時，大家同心協力，熱烈的贊成這個計劃，正當看好長溝的位置，要動工時，我們之間發生問題，鬧小集團，有的對這計劃失去信心，懷疑我們的好意思，有的甚至在暗地裡破壞，散佈可怕的謠言。現在各種各樣的謠言滿天飛，就像毒藥腐蝕大家的堅定意志。我看我們之間混雜了陰謀份子，爲了達到自私的目的，不擇手段分裂大家，好叫這計劃失敗。我們必須找出這些破壞份子，不然，我們再也無法平心靜氣的合作。最叫我痛心的是我們的朋友亞標反叛了大家，他是反對集團裡叫囂得最厲害的一個。他一定中了謠言的毒，被人

利用，真是叫人難過！

亞翠：（安慰地）不要灰心，爲了大家美好的將來，你應該從新振作起來！

小吳：（堅強地）我不灰心，我早說過，要開成這條長溝是不容易的。目前我們辛苦一場，當然不會停下這個計劃。這幾天，我四處的找亞標，要和他好好的談下，他却躲開我。

亞翠：哦！他一早便來找子財，現在還在書房裡呢。這幾天老見他們在一塊，子財對亞標變得很有客氣，百般殷勤的招待，剛剛亞標還和我談了一陣呢。

小吳：他說些什麼？

亞翠：全是奇怪的話。

小吳：噢！他談些什麼話？

亞翠：（吞吐地）他問我是不是不愛他。

小吳：（冷冷地）妳說了沒有？

亞翠：我沒有坦白的告訴他，我只說找到了愛人。

小吳：（激動地）爲什麼不讓他知道我們相愛？爲什麼不說妳在愛我？

亞翠：小吳，你好像很討厭他？

小吳：（生氣地）對這種不分是非，不識好歹的人，我打心底裡討厭他，憎恨他，見着他我還要大罵他一頓！

亞翠：不，小吳，你不應該這樣衝動，太魯莽對事情

不會有所幫助，反而會加深他對你的不滿。聽

我的話，在這個時候，不要做出叫他更恨你的

行動來。

小吳：（思索半晌）嗯。好，我聽妳的話忍下。

亞翠：對了，我忘記問你，你來幹什麼？

小吳：我找子財談點事，順便拿錢還他，（羞愧地）活了這麼大的年紀，今日是第一次借人的錢，我真慚愧！

亞翠：（安慰地）小吳，這不是你的錯，誰叫老天爺這些日子老在下雨。田裡的東西都給水浸死，借點錢買米糧過難關是應該的。也算他有良心肯做好人。

小吳：（咒罵地）良心，嘿！他會有良心，他會輕易把錢借給我這窮小子，告訴妳吧，是我把幾依吉田押了給他，他才肯做好心賣人情，借點錢給我買米糧，不叫我餓死，妳知道亞成伯的事嗎？

亞翠：什麼事？這幾天，他老是跑到這裡來哭哭啼啼的。

小吳：（氣忿地）告訴妳吧：他借了子財的錢，子財在迫他還，聽說子財迫得兇，下了狠心要強佔押給他的幾依吉田呢！

亞翠：可憐！今年的雨季害了不少人傾家蕩產，走投無路呀！

——音樂——

（腳步聲）

婉貞：南星叔，您回來啦。

南星：哦，妳在這裡，婉貞，我要走了。

婉貞：不多住幾天再走麼？是不是有要事急着趕回去辦？

南星：剛剛農場打來電話說上面一帶近來大雨不停，河水高漲，有發生水災的危險，所以我得趕回去一趟。

婉貞：哦，您有要事，那我就不留您啦。什麼時候動身呢？

南星：嗯。下午不走，明早就得起程。

婉貞：甘榜裡的公路已被水浸沒，不能通車，好在屋後山邊有條路還能走。啊！我忘記告訴您，屋後那座木橋快塌下來，您到屋後去時，最好打從另外一座橋走。

南星：噢！這太危險了！不知道的人一走過會跌下河給水沖走。幹麼不叫人修理？

婉貞：我吩咐過亞福去找人，可是四處浸水沒有人肯來。

南星：時間過得真快呀！我離開這裡有五年啦！這次走後不知什麼時候能再回來呢。哎！這些日子我老多啦，妳也變得蒼老了。婉貞，妳說，是嗎？

婉貞：這是您肉體的蒼老；您的心還是像年輕人充滿快樂和活力。我可不同了，我在這裡整天受氣，一點自由也沒有，真是渡日如年，整個人變得未老先衰，死氣沉沉。

南星：這些日子您是在憂悵中渡過，妳的處境是值得同情的。

婉貞：（嘆息地）當年媽逼我嫁進他的家門，我好像

踏進了監牢，永遠無法走得出去，廿年來，我像犯人一樣，連說話都要看人家的面色。我痛苦，失去自由；可是我還是活下去，而且養大了友明。

南星：這是你偉大的地方。

婉貞：如果沒有友明這孩子陪着我，我早進了棺材。

南星：友明今年有廿歲了吧？

婉貞：廿二了。回想他小時父母早死，孤零仃的一個人，我見他可憐才抱他回來養大，一眨眼他可是廿二歲大的人了！

南星：嗯，他長得高大又結實，只是皮膚比你們黑，不像是你們親生的。對了，他知道這件事嗎？

婉貞：不知道，不過，近來他老在我面前說，他不像華人倒像個馬來人，我看他是在懷疑自己的身世。

南星：這件事他遲早會知道的。

婉貞：如果他明白了自己的身世，我怕他會懷恨我。

南星：友明是個好孩子，不會有壞想頭，相反的，他應該更感激妳才對。

裡面的子財聲：（咆哮地）混賬！我說的話你爲什麼

不好好記在心頭，你說呀！說呀！

裡面的友明聲：不是我不肯照您的話做；那條路的積

水太深，不能通車呀！爸爸，您……

子財聲：不要叫我爸爸，我不是你爸爸！

友明聲：爸爸，您……

友明聲：爸爸，您……

友明聲：爸爸，您……

友明聲：爸爸，您……

友明聲：爸爸，您……

子財聲：（惡毒地）你不是我生的，我沒有你這樣沒用的孩子，滾出去！滾出去！

南星：（好奇地）發生什麼事了？

婉貞：他們父子兩人又在吵啦。哎！

（脚步聲响）

婉貞：友明。

友明：媽，您在這兒，媽，您告訴我，我是不是您親

生的骨肉？

婉貞：孩子，你怎麼了？

友明：我求求您，您得告訴我。爸在發怒時老是咒罵

我不是他養的。這些話就像把刀刺進我的心，

我難受得很。您看我的膚色比您的黑，我好像

是個馬來人。媽，我求您，您只要說一句。媽

，我不是您親生的？

婉貞：（抖聲）孩子，你不要這樣問我。

南星：婉貞，這件事遲早要讓他知道，亦乘這個時候

說了吧。

婉貞：好，我告訴你，友明，你會恨我嗎？

友明：媽，我不會恨您的，您說吧。

婉貞：十九年前，我家隔壁住了一個馬來寡婦，她養

下一個白胖的孩子。有一年，甘榜裡發生可怕的

傳染病，那個寡婦得病死去，留下一個無依

無靠的孩子，那個孩子當時只有三歲大，我見

了可憐，抱回來當着自己的骨肉養大，那個孩

子就是你。

人說閒話，您爲什麼不讓我死去！

（奔跑聲消失）

婉貞：孩子，你回來！

南星：友明，友明！你別跑！

（混雜的跑步聲消失）

（音樂）

南星：友明，你太衝動了。剛才你這樣做會傷到你媽

的心。

友明：我的媽？我媽是個馬來寡婦，早死了。我不是

他的兒子。

南星：他？

友明：子財。

南星：我知道你心裡在恨他，老實說你是有理由恨他

，他沒有把你當着親兒子養，他養你的目的是

希望你長大後做他的奴隸，爲他做差事，比請

回一個要錢的工人更合算。可是，友明，你應

該記住，這裏除了子財外，有一個女人是真心

誠意的愛你，以慈母的心懷來對待你，扶養你

長大。她沒有因爲你的膚色和她的不同而歧視

你，你自小就在她懷裏長大，是應該體會到她

那種偉大的愛。如果你連她也懷恨在心裏，我

南星可要罵你一句忘恩負義！

友明：我知道她對我好，我永遠會記在心裏。

南星：對了。這才是一個懂事理，明是非的青年。其

實，在我們這個社會裏，我們愛一個人是不應

該顧慮到他的膚色，種族和宗教。問題的焦點

是：這個人的本質好了好，值不值得我們去尊重，值不值得我們去愛他。特別是在多元種族的社會裏，不同膚色的兄弟應該互相照顧，互相合作，只有通過感情的橋樑，我們不同膚色的兄弟才能生活得更和洽，大家才會有幸福的日子過。

友明：南星叔叔，您說對，我明白了。

（腳步聲响）

南星：友明，你媽來啦！

友明：南星叔叔，友明，你們都在這兒。

友明：（悔痛地）媽！

友明：媽見着你，心裏平安多了。媽實在擔心你會跑到屋後那座壞木橋，一不小心跌下河去！

友明：媽，是我一時糊塗亂說話，叫您心裏難過！

友明：孩子，只要你心裏明白媽是個好人，媽就心滿意足了。

友明：媽，您太好了。

友明：這個家是間牢子，住在裏面的人永遠被關起來，沒有幸福、快樂，你爸爸並沒有爲你着想；他老是打着自私的主意。媽眼看着自己的兒子變得憂悒、痛苦，媽何嘗不痛苦呢，媽是個無能的女人，不能爲你想辦法，現在南星叔叔要走啦，你跟他離開這裏吧！

友明：不，我走了您會難過的！

友明：我不會難過，現在有人好心帶你走，去尋找快樂和幸福，媽是應該高興才對。

友明：媽，您真是我的好媽媽！

友明：南星叔叔，友明跟您一道走，您不反對吧？

南星：歡迎！歡迎！我歡迎友明加入我們的行列。友明，你媽不想埋沒你的前途是對的。你還年輕，有前途，應該出去闖下世界，爲大家做點有益的事。值我國建國之秋，我們這個新興國家正需要一批年輕有爲的青年獻出他們的力量，爲祖國建設事業，爲兄弟們謀福利。

友明：南星叔叔，他們歡迎我嗎？

南星：你是說農場裏的那些馬來兄弟、印度朋友？他們一定伸出熱情的手歡迎你的到來，在那邊我們有許多不同膚色，不同宗教的兄弟；但是我們互相愛護，互相合作，我們很和洽的生活在一塊，團結一致去開闢我們的土地，爲共同美好的將來而努力。你跟他們生活在一塊就會覺得日子過得有意義，生活的可愛！不像這裏的陰沉怕人，生命變得黯然無光。

友明：他們都是善良的人，你跟他們在一塊會得到歡樂。只要你能快樂，媽也會跟着快樂。

友明：您太偉大了！

（音樂）

小吳：（不耐煩地）亞翠，子財躲在房裏幹什麼？我來了大半天連他的影子沒法見到。如果不想我來打擾他，乾脆說一聲好叫我走。這裏的空氣沉悶得很，再等下去我可要給悶死！

亞翠：他叫你等你就耐心等吧。反正你人來了，何必

亞翠：他叫你等你就耐心等吧。反正你人來了，何必

亞翠：他叫你等你就耐心等吧。反正你人來了，何必

亞翠：他叫你等你就耐心等吧。反正你人來了，何必

亞翠：他叫你等你就耐心等吧。反正你人來了，何必

亞翠：他叫你等你就耐心等吧。反正你人來了，何必

亞翠：他叫你等你就耐心等吧。反正你人來了，何必

亞翠：他叫你等你就耐心等吧。反正你人來了，何必

亞翠：他叫你等你就耐心等吧。反正你人來了，何必

亞翠：他叫你等你就耐心等吧。反正你人來了，何必

亞翠：他叫你等你就耐心等吧。反正你人來了，何必

亞翠：他叫你等你就耐心等吧。反正你人來了，何必

亞翠：他叫你等你就耐心等吧。反正你人來了，何必

亞翠：他叫你等你就耐心等吧。反正你人來了，何必

亞翠：他叫你等你就耐心等吧。反正你人來了，何必

亞翠：他叫你等你就耐心等吧。反正你人來了，何必

計較這些時刻呢。

(兩人的脚步聲响)

亞翠：亞福來啦。

亞福：Che' mad，請在這兒坐下，我進去通知利先生說您來了。

Che' mad：有勞你啦。

亞翠：亞福伯，請您乘便對利先生說外面有位客人等了很久。

小吳：得啦，什麼客人不客人的，我小吳可沒有資格作他的入幕之賓。你對他說小吳來拜訪他就行啦。

亞福：好的。啊！你看，利先生正等着我手裏的瓶酒呢。(滔滔不絕地)哈！今天利先生和往日不同啦，平時呀，算盤打得响，一毛不拔，名望低一點的人，他都看不上眼，別的人更是休想佔他的便宜。今天突然慷慨起來，請起一個窮小子叫亞標的喝酒吃飯。哈！真是天大的奇聞，怪事了！哎呀！我這個人越老越不行，一嚕嘛便是一大堆，我的話可說太多啦，我走咯！

(脚步聲消失)

亞翠：Che' mad，您坐呀。

Che' mad：好的，謝謝你。

小吳：Che' mad，您好。

Che' mad：哦，小吳，我們又見面啦。

亞翠：Che' mad，您的華語講得真好呀。

Che' mad：(謙虛地)講得不好，還得向您請教。

我從小跟父親學做生意，接觸很多華人，一天學幾句，學到這把年紀便學會了。

小吳：Che' mad，不但華語說得好，他對我們華人社會的風格習慣也下了一番心血去研究呢。

Che' mad：研究，這我可不敢當，只能說興之所致。我的本意是要多多瞭解你們華人的風俗習慣，學習你們的吃苦精神，進而促進大家的瞭解，好叫我們在這多元種族的社會裏生活得更和諧，更團結在一塊兒兄弟們謀福利。

小吳：Che' mad，我永遠記住您的話。我一定要學習您的偉大精神，為不同膚色兄弟的幸福出點力。

Che' mad：我很高興，如果所有的青年都能有你這樣的遠見和抱負，我們的國家一定強壯起來，大家會有更美好的日子過。我們的國家有你們這一群熱情、正義感的青年做後盾，就是面對更大的挑戰和困難，也會安然渡過。目前我們遭遇一場天災，許多地方發生慘重的水災，悲慘的情景真是叫人看了掉眼淚！

亞翠：您別難過，明兒老天放晴，積水開始消退，甘榜裏的苦命種田人家便可以早日有活幹。

小吳：(諷刺地)明天，嘿，明天可多的是，數也數不完呢。妳說是那一個明天呀？個多月前，大家開始等明天，希望明天雨停，一直等呀等到個多月後的今天，雨不但沒停，反而越下越大，把我們的活路都淹了。

亞翠：老天不可憐苦命的我們，莫奈何呀。

小吳：你的意思叫大家坐着等雨季過去，這個希望太渺茫了。難道我們不能另想辦法解救目前的危境，難道叫大家眼巴巴坐而待斃？

Che' mad：我聽說你們在計劃開長溝？

小吳：（堅決地）是的，爲了我們的生存，也爲了我們的將來，我們不能坐着等死。我們應該作點犧牲，更辛苦也要把溝開成，把積水引退。您說這個計劃好不好？

Che' mad：好，很好！

亞翠：我也贊成這個計劃，誰反對誰就是自私自利的小人。

小吳：Che' mad，爲了全甘榜種田人家的幸福，我希望您和我們合作。

Che' mad：一定，一定，我一定盡力幫忙你們。

小吳：（激動地）Che' mad，我代表兄弟大家感謝您的好意。Che' mad，您來有什麼事嗎？

Che' mad：子財兄請我來談點事，聽說是爲了一塊地。

小吳：（詫異地）什麼？他要和您談一塊地？這可怪，Che' mad，我想要和您談的也是您的一塊地。

Che' mad：我那塊地離甘榜遠，是塊種不出東西的沙地，有一點好就是高。一路來大家難得看上一眼，現在可怪，一下子便有兩人提起它來。

小吳：Che' mad，我要向您鄭重聲明，我是爲了全

甘榜兄弟們的生存，才向您談那塊地。事情是這樣的：我們開的長溝，計劃通過您的那塊地，這樣可不必繞圈子，省下不少功夫和時間，早日把積水引到大河去。

（迷惑地）好端端的他會向您提起那塊地，有什麼用意呢？

亞翠：Che' mad，他是出了名的老刁巨猾，小心他玩把戲。他現在的財物很多是騙來的。

Che' mad：謝謝你，我會提防他。

小吳：對，提防他，他是隻鬼計多端的老狼。

亞成伯：（沉重的脚步聲响）（一面走一面自語）不能夠，不能夠，你不能強佔我的田地。欠你的錢，一定還你，利子財，你做做好事呀！

亞翠：噓！他在書房，您大聲叫嚷，給他聽到又要生氣啦，回頭任您求到死也是白費，有事慢慢說吧。

亞成伯：（控訴地）天呀！你在絕我的老命！半年前我這老不死病倒，拿了幾依吉田押給他向他借

伍佰塊錢醫病，病醫好可以下田幹活，滿想這次稻長大賣了還他的債，誰知老天不停下雨，把田裏的稻浸死，他見有機會可以強佔那幾依吉田，就逼我限一個禮拜還清他的債，天呀！我那來的錢還他呀！這不行，我是個無親無戚的老骨頭，沒有那塊地，準活不下去。

亞翠：（同情地）您慢慢求他吧，也許……

小吳：（打岔）向這種暴發戶求情等於對牛彈琴，白

用氣力，我看另想辦法來得強！

亞成伯：（抖聲）完了！完！什麼都完了！我有什麼辦法呀？那裏去找錢還他呀！

Che' mad：（感慨地）這次的水災，害了多少人債台高築，逼得多少人走投無路，如果雨再不停，哎！我真不敢想下去！

小吳：（豪壯地）所以我說，坐着等死不如大家合作，齊心協力開通長溝，把積水引退，大家便可以早日脫離苦境啦！

Che' mad：（感動地）對！你說得很對！

小吳：（安慰地）亞成伯，不要難過，您的事讓大家來想辦法，靠大家的力量天大的事也能解決。

亞成伯：（悲感地）可是遲了！我快完了！

（音樂）

子財：Che' mad，請坐，用不着客氣，咱們是幾十年的老朋友啦。

Che' mad：謝謝您。

子財：（喊）亞翠，倒茶。

亞翠應聲：哀！來啦！

子財：Che' mad，外面的雨還在下嗎？

Che' mad：我來時毛毛雨呢，這幾天的雨勢逐漸小了，如果天氣不會惡化，多幾天積水就會開始

消退。今天路上的積水和昨天一樣兩尺半深。

子財：哦，兩尺半深的水，要你冒雨又涉水趕來，真是

不好意思。嗯……店裏的生意近來好嗎？

Che' mad：還好。

子財：近來商場不景氣，行情不好，加上水災的發生，做生意的都不肯放賬，稍為周轉不來就會倒掉。

Che' mad：子財兄，您找我有何指教？

子財：指教可不敢，倒想和你商量件事。

Che' mad：子財兄，您太客氣！只要我能力做得到

我一定去做。

子財：好，Che' mad真是快人快語。我也打開天窗說亮話，聽說小吳他們計劃把長溝開過你的那塊地。

Che' mad：是的，他向我提過這件事，我覺得這計劃很好，對全甘榜的兄弟都有好處，正想答應

他們的要求。

子財：不，Che' mad，最好是拒絕他們的要求！

Che' mad：（驚愕地）拒絕他們！這豈不是跟他們

為難，拖延他們開溝的計劃。您應該知道，全甘榜種田人家的生死存亡繫在那條長溝，早一

日把長溝開成，積水能早一日消退，大家能早日下田幹活，難道您沒有考慮到這一點？

子財：我請你來不是聽你訓話。我請你來是要你和我合作。只要你聽話，自有你的好處。要不……

嘿！我利某在這一帶雖然不是炙手可熱的人物，說幾句話倒是有人肯聽的。只要我開口說一

聲，再也沒有人敢和你做生意，那時……（獠

笑）我不想直說，說穿了反而沒有意思。你明

白吧？

Che' mad : (痛苦地) 噢！

子財：其實你處理這件事並不會很難，給他們一個不理睬就行啦，你不是傻瓜，如果讓他們把長溝開過那塊地，破壞了它的完整。將來要易手誰肯要，對你是一種巨大的損失，殺頭生意可做，虧本生意不能做。這是做生意致富的秘訣之一，你應該明白才是。

(腳步聲响)

亞翠：利先生，茶來了。

子財：攔在桌上，嗯……亞翠，小吳走了嗎？

亞翠：還沒有，他在外面等了很久啦。

子財：我知道啦。妳進去拿些雪茄出來。嗯……不，我自己去拿，妳把桌上的杯盤收拾，收拾。

亞翠：好的。

(杯盤聲响)

子財：Che' mad，你考慮考慮再答覆我。我下去就來。

Che' mad : 子財兄，您不能太逼我。您聽我說。

(兩人的腳步聲漸遠)

(杯盤聲响)

(半响，腳步聲响)

亞標：亞翠。

亞翠：哦，亞標，你還沒走。

亞標：我想和你談談。

亞翠：我有事要做呢，回頭利先生見我偷賴又要罵我

亞標：(哀求地) 亞翠，我有很多話要說，難道妳真的下了狠心不願睬我，給我多幾分鐘，讓我解釋我們之間的誤會。

亞翠：(焦急地) 那你快說吧。

亞標：(難過地) 亞翠，想不到妳會說出一大堆叫人難過的話，我真要大哭一場。

亞翠：(不耐煩地) 你要說的就是這些，對不起，我要走了。

亞標：不，妳得聽我說，妳不知道我現在的心境是怎樣的？我寂寞、絕望，尤其是想起從前的那段快樂的日子：我們常在一塊玩，在一塊談天。

現在……什麼都完了，連妳也不理我啦，我活着還有什麼意義呢！

亞翠：這些過去的事，提來幹什麼？算啦，不要提了，何苦自尋煩惱。

亞標：亞翠，你真的不和我好了？

亞翠：現在我們不是好好的談着，幹嘛要這樣問。我們做個普通的朋友不是好麼？

亞標：亞翠，我對妳一片真心，妳……

亞翠：(打岔) 請你原諒我，愛是不能施捨的。

亞標：(近於哀泣) 我是白想了，白想了。(憤怒地) 一定有人從中作梗，從前你對我的感情不像現在的冷冰。是的，一定有人破壞我們的感情，叫我們反目。

亞翠：亞標，沒有這種事，你不要聽人胡說。好吧，

亞標：沒有這種事，你不要聽人胡說。好吧，

亞翠：沒有這種事，你不要聽人胡說。好吧，

亞標：沒有這種事，你不要聽人胡說。好吧，

亞翠：沒有這種事，你不要聽人胡說。好吧，

亞標：沒有這種事，你不要聽人胡說。好吧，

亞翠：沒有這種事，你不要聽人胡說。好吧，

亞標：沒有這種事，你不要聽人胡說。好吧，

亞翠：沒有這種事，你不要聽人胡說。好吧，

亞標：沒有這種事，你不要聽人胡說。好吧，

亞翠：沒有這種事，你不要聽人胡說。好吧，

亞標：沒有這種事，你不要聽人胡說。好吧，

老實告訴你，我心裏早有一個人，我對你只有普通朋友的感情，很多次想向你表明一切，可是又怕你知道了難過。

亞標：（抖聲）這人是誰？是不是小吳？

亞翠：嗯，是他。亞標，不要難過，以後你會找到一位比我好一百倍，真心真意愛你的好姑娘，我走啦。

（腳步聲消失）

亞標：（憎恨地）小吳，你真不够朋友，你太對不起我了。算我瞎眼認識你，好，利子財，我答應你！

（沉重的腳步响）

亞成伯：他是魔鬼，吸血的魔鬼呀！啊！你見到子財嗎？

亞標：噢，亞成伯，你找他。他在書房裏，我剛和他談了來。

亞成伯：（驚悸地）哎呀！你跟他談了來，小心呀，他是魔鬼，吃人的魔鬼。少和他來往，遠離他！遠離他！

（急促的腳步聲响）

亞福：（兇狠地）喂！喂！老傢伙你跑進來想偷東西呀。出去！出去！不要給我亞福添麻煩！

亞成伯：（自語）他是個貪得無厭的人。他的錢，他的田地全是騙來的，小心他的笑裏藏刀，吃了他的肉還要啃你的骨頭。

亞福：（叱喝）出去！出去！

亞成伯：他是魔鬼！他是魔鬼呀！

亞標：（不覺地）啊！他是魔鬼！

亞福：啊，這個人有神經病，不要聽他的話。走，老傢伙！

（兩人的腳步聲响）

子財：Che' mad，只要你聽我的話，和我合作，自有你的好處。

Che' mae：子財兄……

子財：（打岔）不必說了，你已經談了很多話，一定累啦，回家去歇歇吧。

Che' mad：好，既然子財兄不想留我，那我只好走啦。

（腳步聲消失）

子財：亞標，剛才我在裏面聽到這里有吵叫聲，是誰呀？

亞標：是亞成伯，他有事要見您。

子財：（冷笑）笑話，要見我！嘿！憑他那種窮相也有資格來找我，我利家的門是輕易讓他那種人踏進來的麼？來，亞標，乾一杯，祝我們合作成功。

（倒酒聲响）

亞標：好，乾杯！

（碰杯聲）

子財：亞標，我是看在你人頂老實，不願你去吃虧。小吳他們賣力的去發動開長溝，爲的是什麼？還不是想混水摸魚，乘機刮一把。他們的鬼計

逃不過我的眼睛。

(傳來陣爽朗的嘻笑)

子財：(不滿地)真討厭！一點禮貌也沒有。(高喊)

亞福！

亞福應聲：哀，來啦。

(脚步聲响)

子財：亞福，那一個傢伙在外面嘻哈大笑？屋裏可要

笑塌了！

亞福：是南星叔，他正和小吳，Che' mad 談着話。

子財：哦，他說些什麼？

亞福：南星叔說他們的農場是在重重困難中建立起來

。他又說只要克服一切人爲的阻碍，甘榜的長

溝也同樣能開掘成功。

子財：廢話！廢話！(又傳來一陣笑聲)媽的！亞福

，去叫他放低嗓子說話，這裏不是巴利隨便讓

人吵吵叫叫的，還有把小吳叫進來。

亞福：是。

(脚步聲消失)

子財：嘿，只有傻瓜才會聽他們的話，上他們的當。

亞福：您看我像個傻瓜嗎？

子財：你像個聰明人，你是不會和這種騙子合作。

亞福：(深恨地)他不但是個騙子，而且是個不顧信

義的王八。他連我的女朋友亞翠也搶去。

子財：對了，這件事我早要告訴你，又怕你知道後難

過。現在聽你提起，我便老實對你說。

亞福：什麼事？快說！

子財：別急，先告訴我你和亞翠的感情從前是不是很好？

亞福：我們是很要好的一對。

子財：近來她變了，是不是？

亞福：嗯，她漸漸的疏遠我，冷淡我！

子財：(挑撥地)這就對啦，你知道爲什麼嗎？這全

是小吳那小子一手搞出來的。他在離開你們，

破壞你們兩人的感情，然後坐收漁人之利！

亞福：噢！

子財：我告訴你一件事，這小子時常上這兒來找亞翠

談天，有時乘人不覺，兩人一閃便閃進後屋的

樹林去，老半天才滾出來。

亞福：(進出)你沒騙我？

子財：沒騙你，他們的事我親眼看多了(奸笑)，亞

福，咱們君子說話，這裏談就這裏完，你找他

算賬，千萬別拉我進去。

亞福：好，我不說你講的。

子財：(竊笑)這才是講義氣的朋友！偉大！偉大！

(又貓哭耗子地)亞福，不是我多嘴，你和亞

翠本來是天生的一對，地造的一雙，真是羨慕

了甘榜不少人，想不到半途殺出個程咬金，給

自己的朋友橫刀奪愛，我真爲你叫屈！

亞福：(悲痛地)不要說了，酒！給我酒！

子財：(奸笑)來，再乾一杯。

子財：小吳這人是個笑面虎，不會有朋友情義。

亞福：我不會再上他的當。我要告訴大家要大家一樣

不再上他的當。他是個大騙子！

子財：你有勇氣揭穿他的假面目，不叫甘榜的人上當，這種精神太偉大了！嗯，一會兒我有客，請你到書房去坐坐，待會兒我們再談。
亞標：好。

（腳步聲消失）

子財：（竊笑）我的計劃成功了，成功了。

（半晌，腳步聲响）

子財：小吳，要你久等真不好意思。

小吳：子財兄貴人多忙，叫我們這種下田幹活的粗人等是應該的。

子財：你真會說話。嗯，你有什麼事嗎？

小吳：這是村長的信，你看後就明白我的來意。

子財：（拆信）哦，你是他們公推的代表。嗯……小吳，別的事我可以奉陪聊聊，如果要在我的地方開溝，請少提爲妙。

小吳：我早料到你不會答應，只是身爲代表責任在身不能不來打擾你，好，我走啦。

子財：休息一下，喝杯茶再走吧，何必這麼急呢。嗯，我想你忘了一件事。

小吳：我不會忘記，我今天也是爲了還債來的。我欠你的債連本帶利一共三百元，請收下吧。

子財：天下間欠債的能自動上門還少之又少。你真是個好青年，難得！

小吳：我是個直人，說還就還，不會兜圈子耍手段。子財：嗯，如果你有急用，就拿去吧，等水退田裏種

出東西，手裏有錢再還我不遲呀。

小吳：（諷刺地）哈！等水退，我看呀多等兩個月積水也不會退完，田裏照樣沒法種出東西，嘿！到那時呀，我欠你的錢可要利上加利，更無法還清。不！我那幾依吉田還要，恕我不能雙手奉上，你還是去動別人的主意吧。

子財：（微怒地）小吳，你這是什麼意思？

小吳：我是粗人，說話沒分寸，叫你聽着心裏不快，別客氣了，子財兄，把錢收下吧。

（沉重的腳步聲响）

亞成伯：（哀求地）子財，我求您，我給您磕頭，您的錢等雨天過去一定還您。您得講良心呀，我不能沒有那塊地呀！

子財：（厲聲）下去！下去！

亞成伯：（咽泣）您可憐可憐我這老骨頭，我一失去那塊地準活不下去，您的錢不是我有意要賴，我病了幾個月，這些日子雨不停的下，田給水浸了……

子財：（打岔）笑話，欠債還債，不還沒收押頭，這是在欠單上心甘情愿寫的，這是天公地道，合理合法的事。（高喊）亞福！亞福！

（急促的腳步聲响）

亞福：利先生，有什麼吩咐？

子財：（兇狠地）你守的什麼門？人給溜了進來還不知道，死啦！快點拉他出去！

亞成伯：（抖擻）不！我不出去！死也不出去！

子財：（叱喝地）滾出去！亞福！動手呀！

亞福：是。

亞成伯：（憤怒地）子財，你逼人太甚了，你做的是絕子絕孫的事，不會有好結果，天會滅你的！

（响起一陣混亂的掙扎聲）

小吳：（喝住）住手！子財，他欠你多少錢？

子財：不多，那筆債連本帶利，加上三個月的伙食錢，最少也有八個塊。

小吳：好，我去找來給你，亞成伯，我們走！

（腳步聲消失，子財獠笑起來）

——音樂——

Che' mad：（不忍地）這是人間慘劇！

亞翠：（憐憫地）大家想個辦法，幫助亞成伯還清這筆債吧。

亞成伯：（咽泣地）完啦！我完啦！

亞翠：亞成伯，您坐下來靜靜的歇下吧。

亞成伯：不，我要走，我要走的。

（腳步聲漸漸消失）

小吳：好，我去找兄弟們湊點錢，替他還清這筆債。

嗯，Che' mad，子財向您談些甚麼？您能告訴我嗎？

Che' mad：（憂悵地）你說得不錯，他在打壞主意，要我不讓你們把長溝開過那塊地。如果答應你們，今後我的生意將會面臨困難。

小吳：（痛恨地迸出）這傢伙真無恥！爲了個人的目的，不擇手段恐嚇人。Che' mad，我們明白

您的苦衷，不會強您所難。我們不能強您爲了大家斷送以後的活路。我們知道，開成這條長溝是件不容易的事，可是我們不要因爲困難而退却；相反地，我們要克服一切難題去完成這條長溝！

（腳步聲响）

小吳：是你呀，亞標。

亞標：哦，小吳。

小吳：亞標，近來我們之間誤會重重，現在要解釋一時也說不清。時間是很好的証人，將來你會明白我的心是黑還是白的。

（腳步聲响）

子財：你們在這裏喋喋不休的談些甚麼？啊！小吳，你們長溝的計劃進行的怎樣啦，會成功嗎？

（冷笑）Che' mad，亞標，你們說會成功嗎？

小吳：（激動地）子財，你不要高興，告訴你，天大的困難都難不倒我們。是的，目前我們的難題

很多，要面對破壞份子的挑剔，更要提防一些甘被人利用的傀儡來分裂我們的團結；可是我們不退縮，因爲我們有上千甘榜兄弟做我們的後盾。這條長溝不是我們幾個人的私有物，開成後，水一退，得到好處是大家的。

（急促的腳步聲响）

子財：亞福，甚麼事？

亞福：（喘氣）不好啦！亞成伯跳下河給水冲走了！

子財：（冷酷地）滾蛋，他死了關你屁事！用得着你

在我面前大驚小怪！

大家：（驚叫）他自殺了！

小吳：快！大家出去看看！

（混亂的跑步聲消失）

子財：（在跑步聲中）喂！喂！你們慢慢走不行，屋子可要給你們跑塌了！媽的！他死關你們屁事，用得着你們這樣操心！

（腳步聲响）

南星：發生甚麼事啦？

子財：哦，外面有人自殺。來，坐下來，我們談談。

南星：有人自殺！我去看看。

（急促的腳步聲消失）

子財：又是一個好管閒事的傢伙，唉！這個世界吃飽飯無事做的人太多了。噫，這屋子好靜呀！

（音樂）

（浙瀝的雨聲）

（河水湍流聲）

Che'mad：（高聲）小吳，亞標，河水太急，小心點呀！看看你們腰上的繩子綁緊嗎！別給鬆了，

河水會沖走你們的！

小吳，亞標：（同時，遠遠的應）知道啦！

亞翠：（高聲）喂！看看那堆草裏有沒有？

小吳：（遠遠的應）沒有呀，亞標，你身邊的草堆有嗎？

亞標：（遠遠的應）這裏也沒有。

南星：Che'mad，河水流得很急，我看亞成伯活着的

希望很渺茫。

Che'mad：噫，我看屍體早給水冲到老遠去了！

南星：再撈也不會有奇蹟出現。河水太急，不要叫他們再冒險。

Che'mad：（高喊）喂！小吳，亞標，你們起來吧，不要撈啦！

（兩人的腳步聲响）

小吳：（氣喘地）要是我跟他一道出來，絕不會發生

投水自殺的悲劇！

亞標：他真笨，做出這種蠢事來。

亞翠：這場水害了不少人呀！

小吳：他的死，我們有一半責任。如果我們早日把長溝開成，他就不會被人逼死。

南星：這個悲劇教訓了我們：我們的命運是一樣的，

今天發生的事，可能有一天會降落在我們任何一個人的身上；不管他的膚色是那一種，我們應該看清當前的局勢，拋棄一切私見，緊緊團結在一塊，避免一切不幸的事再發生。

Che'mad：您說得很對。小吳，我答應你們的要求，

你們去開吧，早日把長溝開成，我們甘榜的兄弟早日脫離苦境，早日有幸福的日子過。

小吳：Che'mad，您的話叫我太感動了，我代表大家

向您致萬二分的敬意。

Che'mad：在這個苦難的日子裏，我們不應該斤斤計

較個人得失。在這生死存亡的關頭，每個人都應該作出點犧牲。

應該作出點犧牲。

亞標：（悔痛地）小吳，我對不起你們，你們醫再和我做朋友嗎？

小吳：（直快地）我們本來是很要好的朋友嘛。
亞標：（慚愧地）我過去真蠢，聽信胡言做錯事。亞成伯的死叫我看清楚誰是好人誰是壞人。像利子財那類人才是人類幸福的破壞者。過去，我像做了場惡夢，現在夢醒啦，我覺得很內疚！

Chemad：亞標，過去的讓它過去吧，人非聖賢當然有錯，知錯能改就是好人。我很高興看到你們之間的誤會冰解，你們的友誼經過這次的考驗會變得更堅固。

小吳：（熱情地）亞標，讓我們握緊手，永不分開，有福共享，有難同當。

亞標：我們現在走，今天動手開溝。

亞翠：（高興地）對，把大家日夜渴望的長溝開通，積水一退，幸福的日子便跟着到來。

南星：好，好，你們趕快去，你們身上負着建設這塊土地，爲子孫帶來美好日子的重大使命。我希望你們永遠團結在一塊，爲建設這塊土地而努力！

Chemad：南星兄，您說得很對，我們都是這塊土地的主人，我們有責任使這塊土地更加繁榮，幸福，我們應該一心一意爲不同膚色兄弟的共同幸福而奮鬥。

南星：可是明天我要走啦，近來上面一帶的天氣惡化，連日大雨，有水災發生的危險。我得趕去，

一來想辦法不使兄弟們用血汗創設的農場遭殃。二來，幫助甘榜的父老疏散到安全地方去。

我覺得很慚愧，不能留在這裏爲大家盡點力。

Chemad：南星兄，您何必難過。您雖然離開我們，可是回去後一樣爲祖國出力，爲大家的幸福奔走，我祝您此去一切順利。

南星：謝謝你。我要在這裏告訴大家一聲：你們的朋友友明要跟我一道走啦。

小吳：他在這裏終日悵悵不樂，這次跟您走，換一換新環境，他將有輝煌的前途。南星叔，我們有很多事要做，不能給你們送行，就請您轉告友明一聲，請他保重，我們後會有期。

南星：我代他回謝你們。同時祝你們開溝成功！

亞標：時候不早啦，我們走吧。

亞翠：我也加入你們的隊伍，爲祖國出點力！

大家：好呀！

（响起掌聲和歡呼聲）

——音樂——

友明：媽，我真的捨不得離開您。

婉貞：孩子，你從小到大沒有出過遠門，這次隨南星叔叔他去，心裏難免會難過。你放心吧，只要你肯聽他的話，你就會得到快樂和幸福。

友明：媽，我……

婉貞：孩子，你有話要說麼？

友明：我有很多話要說，可是又說不出，我總覺得過去沒好好的對待您。

友明：我……

友明：我……

婉貞：孩子，一個男人出來做事，應該爽快果敢。媽最不喜歡看見男子婆婆媽媽的。孩子，不要苦着臉對媽，來，抬起頭，對媽笑笑。

友明：媽……

婉貞：嗯，對了，在外面自己要保重身體，天涼多穿件衣，餓時多吃點，閒下來無事寫信給媽。

友明：媽，我會的。

婉貞：哪，這裡有三百塊錢，拿去吧，一個男人出遠門，袋裡應該有些錢。

友明：媽，您那來這樣多錢，爸從來沒有給過您錢。

婉貞：不要問媽這麼多，收下吧！

友明：媽，您太偉大了，從前我沒好好孝順您，現在又要您爲了我受爸的氣，挨罵！

（子財聲：婉貞！婉貞！）

友明：媽，爸，在叫您啦。

婉貞：（高聲應）！我在這裏！友明，你先進去。
友明：好的，媽。

（腳步聲消失）

（半晌，腳步聲响）

子財：婉貞，妳在這裏，我找遍整間屋子不見妳，妳去了那裏？

婉貞：亞福說屋後的木橋壞啦，我想叫人來修理，所以去看看。

子財：修理？我可沒說過，何必要你們來爲我操心。這個家大大小小的東西都是我心愛的，我喜歡它們原來的樣子，不希望你們自作聰明替我想

主意。哦，我交給你那三百塊錢收好了嗎？

婉貞：（不自然地）我已替你放在書房裡的抽屜。

子財：外面的雨停了嗎？

婉貞：我看，天就要放晴啦。

子財：放晴！不會的，我希望大雨再下多幾天，不，

越久越好。反正我們的屋子建在高地水浸不到。告訴妳吧，不少人向我押地借錢，積水一日

不退，他們便多一日無法還清，我便可以多一些田地（奸笑）。

婉貞：哦，我明白了，這些日子你諸多要手段，阻止

他們開溝。溝開不成積水不能消退，大家永遠無法下田幹活，好叫你有機會向那些借債的開刀佔有他們的田地。

子財：佔有！我不懂這個字眼。我只知道誰要借我的

錢就得拿東西作押。東西過期不來贖便是我的，這是天公地道的事。

婉貞：子財，你一點良心也沒有麼？

子財：良心！這裏不是慈善機關，沒有施捨！

婉貞：噢，你太叫我失望了！

子財：哦！妳不高興，我想盡方法積多點錢，還不是希望我們能過個好晚年。

婉貞：這種不明不白得來的錢，我不敢要。

子財：（失望地）噢，連妳也不同情我，妳的頭腦一定冇毛病，胡言亂語一場。

婉貞：不！我很清醒，對你這種沉迷不悟，整天只知道在金錢上打圈子的人，我不想多說，說多你

只怪我囉囉。不過我希望你以後拿出良心來做事，不應該斤斤計較個人的利益，活着不是爲了個人而是許許多多的人。

子財：（冷笑）妳學了不少新名詞，個人他人的，準是從南星那傢伙的口裏聽來的。

婉貞：他不像你，他是個好人。

子財：好人值得多少錢，好人是要受罪吃苦的。

婉貞：好人要吃苦，可是他們做事見得人，心安理得，不像你心裏兇狠，壞事做多，人見人怕，一個人到了這種孤獨情況活着有甚麼意義。

子財：我有的錢。

婉貞：你只能買到虛偽的朋友，真正的友誼是無法用錢去收買的。

子財：好與壞在我看來沒多大關係，我要的是聽話的朋友，妳到書房去把亞成伯押的地契和借據拿來。

婉貞：他跳水自殺啦。你要這些來幹甚麼？

子財：嘿！虧你吃了這麼大，一點事理都不明白。我拿去見律師割名，那塊田便是我子財的。

婉貞：（氣憤地）你這種行爲簡直和趁火打劫無異！

子財：（不滿地）妳廢話甚麼！去找來給我！快去！

婉貞：好，我去！

子財：嗯，慢着，亞翠呢？

婉貞：走啦，她不幹了。

子財：哦，不幹了，好，妳去吧。

（脚步聲消失）

子財：（自語）嘿！連亞翠也造反啦！不幹就不幹有甚麼了不起。我子財有錢怕請不到工人。

（脚步聲响）

南星：子財兄，我要走啦。這幾天蒙受您的款待，臨走前應該向您說聲謝謝。

子財：噢，南星，幹嘛急着要走呢？

南星：我怕上面一帶的水勢會漲，公路不能行車，那時可要累事了。

子財：噴！我以爲是爲了甚麼，大不了多住久點，我這裡有的是米和鹽，屋子又高。

南星：我不是擔心個人的安危。報上說上面一帶的水勢在漲，可能會發生水災。我擔心農場裏的馬來兄弟、印度朋友會遭遇到不幸！

子財：你真傻，他們不是小孩子，又不是沒有手脚的人，水浸到他們自然會自己逃命。農場給浸了，那更是小事，我們合作買塊地從頭起再幹過，叫你去當現成的老板，比你去流血汗好得多。

南星：謝謝你的好意。我不能因爲自己有了好日子而忘記那些馬來兄弟印度朋友（回憶地）從前，那塊地是塊老虎毒蛇出沒的山林，我們爲了建立自己的家園，不分彼此，大家同心協力把那塊山林開闢成現在的農場。我不能忘記那塊有我們血汗滲入的土地，我更忘不了和我同甘共苦，互相關懷愛護的兄弟。

子財：不過，我還是反對你去和他們在一塊。

南星：也許您不明瞭我，就像我不明瞭您一樣。噢，

子財：不過，我還是反對你去和他們在一塊。

南星：也許您不明瞭我，就像我不明瞭您一樣。噢，

子財：不過，我還是反對你去和他們在一塊。

南星：也許您不明瞭我，就像我不明瞭您一樣。噢，

子財：不過，我還是反對你去和他們在一塊。

南星：也許您不明瞭我，就像我不明瞭您一樣。噢，

時候不早了，我得進去收拾東西，失陪啦。
子財：既然你去意已決，我不留你。
南星：子財兄，再見。

子財：（腳步聲消失）
嘿！真是一群傻子！

子財：（遠方傳來勞動時發出哼呀嗨呀的呼喝聲）
（驚訝地）噫！發生了甚麼事？（高喊）亞福！

亞福：（腳步聲响）

亞福：利先生……

子財：外面發生甚麼事？
亞福：沒有呀，外面安安靜靜的。
子財：沒有？你聽，這是甚麼聲音？

亞福：（哼呀嗨呀聲大作）
哦，就是這種聲音，利先生，您不知道麼，他們開始開溝呢。

子財：你是說小吳他們在開溝！

亞福：是呀，還有亞標，亞翠，Che' mad 也都參加呢。

子財：（氣憤地）甚麼！亞標也參加！他媽的！這個王八蛋跑來吃我一頓，吃完了抹抹嘴又跑回他們那邊去和他們好同。好！算我利子財做了一次傻瓜。亞福，進去叫太太出來。

亞福：是。

（腳步聲消失）

（哼呀嗨呀聲大作）

子財：（惡毒地）嘿！小吳，你老是跟我作對，你小

心點，總有一天你會落在我手裏，那時你就知道老子的利害！媽的！哼你們的死人！

亞福：（腳步聲响）
利先生，太太不在房裏，這是您的信。
子財：我的信（拆信，唸）子財，友明跟南星叔走了，當你看到這封信時他們已離開這裏。他還年輕，我不想誤了他的前途，所以贊成他出去闖下世界。你交給我的那筆錢，我轉送給他作路費。他從小到大為你流血汗，做了不少事，這筆錢就算是補給他作酬報吧。我希望你看了這封信不要生氣，我去送他們一趟就回來。婉貞字。（憤怒地）媽的！妳這沒出息的女人。（撕信聲响）亞福！走，追他去！

亞福：（莫名其妙地）追他？

子財：友明呀！他偷跑了！快把他抓回來！

亞福：（雜亂的跑步聲响）

子財：利先生，屋後那座木橋要塌了，走不得呀！

亞福：（急促跑聲中）媽的！老子不把你捉回來就不姓利！

亞福：（高聲喊）利先生，那座木橋走不得！

子財：（突然恐怖地）啊！

亞福：（失聲高叫）哎呀！不好了！利先生跌下河給水冲走了！救命呀！救命呀！

（湍急的流水聲响）
（遠方的哼呀嗨呀聲大作）
（亞福的呼救聲在空氣中盪漾）

（音樂）

蕉風日記

黃崖 ■■

二月一日

這三天一直忙着拜年，我對太太說：「我有資格做德士司機。」太太說：「我有資格開咖啡店。」原來女傭請假，她要在家負責招待來拜年的親友，比我出去拜年還要忙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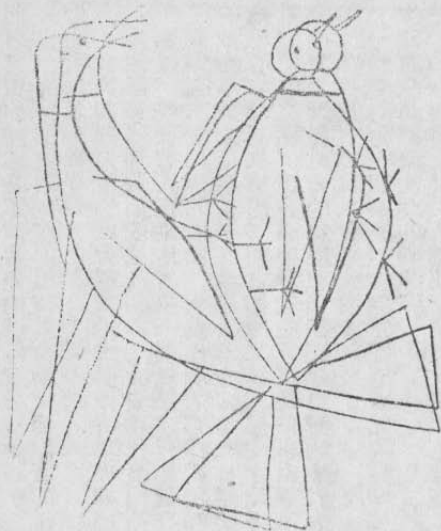
在此時此地，華人熱烈慶祝農曆新年，使我深感到一個民族的文化 and 傳統影响之深和遠。

二月二日

一個青年作者來拜年，我正在跟幾個小孩子玩骰子，也邀他參加，他說他從來不賭錢的，我說過年是可以小賭的，無傷大雅。他坐了下來，不上一會兒却讓我贏了六塊多，我不好意思，堅留他吃午飯。

午飯後，我們一邊喝茶，一邊談論目前馬華文壇的情形。他感慨地說：「青年作者對文藝的熱情已一年不如一年，以前還有人專心去辦幾個文藝雜誌，現在這些雜誌都無影無蹤了。」

「我覺得你不能責怪他們，至少，他們曾對文壇貢獻過他們的力量。目前，他們雖然沒有辦雜誌，但他們仍常在報刊上發表作品，這表示他



們對文壇的關心是不減當年的。」

「有些朋友對我說，這個社會給文藝作者的鼓勵太少，所以，他們對文藝工作的熱情才冷淡下來，你的看法怎麼樣？」

我笑着問他：「社會應該給文藝作者怎麼樣的鼓勵呢？」

他回答：「譬如設立一個基金會資助作者出版文藝書刊，出國考察，或是頒發獎金給有成就的作者。聽說，現在有人發動作者搞一個組織，目的就在爭取這些。」

「我不贊同你的看法。文藝作者的寫作動機和目的是在表達個人對客觀環境所引起的感觸，與社會的鼓勵不鼓勵毫不相干，我們決不會因為社會將給予甚麼好處才去從事寫作的。再說，基金會之類的組織都有它們的立場的，和它們的立場相同的才能得到資助，你說一個文藝作者若放棄自己的立場而去遷就它們的立場，還有甚麼意義呢？這是個自由競爭的社會，甚麼事都應該在公平的條件之下去競爭，文藝作者想獲得社會的重視，必須要靠自身的成就去贏取。」

「可是，這個社會對文藝太輕視了。」

「告訴你一個事實：我願意花三百元去買一幅畫，但有些文藝書叫我花三毛錢去買，我也不願意。你能說我是輕視文藝的嗎？」

「你認為文藝受人輕視，是涉及價值的問題？」

「是的，但你沒有把話說清楚。文藝作品並非受到輕視，受輕視的只是那些粗劣的文藝作品。當一個作者發覺自己沒有社會地位，自己的作品不受重視，那他應該自己反省，不應該儘是埋怨社會。」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二月四日

潤岳兄嫂來隆，送他們的三女出國留學，我接到電話趕到機場時，飛機已經起飛了，我留潤岳兄到晚上才回馬六甲，他答應了。

到了我家裡，我把我收購的一些書畫請他們批評，想不到他們兩個全是行家，評得令我欽佩。

「名家的作品值得收藏，非名家的好作品也值得收藏。」潤岳兄說：「許多好畫只有一些部份是畫得好的，有些部份却不理想，要求一幅十全十美的畫，實在很難。」

「上個星期，葉醉白告訴我，現代畫家中，他最喜歡齊白石的畫，齊白石的作品是蒼勁中帶着稚氣。」

。我想這便是所謂：以熟練的技巧表現出新的東西。」我說。
「于右任的書法受人喜愛的理由就在此。」潤岳兄說。
想不到寫字和畫畫與寫作是同樣的道理。

二月五日

旅居本邦的人類學者福貝勒來拜年，他是第一次見到華人過農曆新年，所以對我家裡的新年擺設大感興趣，拿了電影機從春聯拍到新年糖果。

他說，現代文化的重點是在東方，如果一個歐美學者能拿出一些有關東方的貨色，就會受到重視。他在美國的兩個兒子都在學習華文。「哼，我是有眼光的。十年後，懂得華文的人將大受重視，你相信嗎？」他洋洋得意地說。接着，他問道：「你爲甚麼不把作品翻成英文，寄到美國去出版？」——很多出版商和讀者對東方的作品都很感興趣。」

「我很少見到東方作者的作品在歐美出版。」我說。

「唉，那是因爲東方作者沒有把作品寄到歐美去。你們發達了，自己也不知道。告訴你：十年後，世界文壇將是屬於你們東方作者的！」
不管他說的是真是假，但却給我很大的鼓勵。

二月七日

有個青年作者來找我，請我協助推銷他的一個單行本。

「我記得你的那本書是一年前出版的，當時只印一千冊，怎麼還沒有銷完？」我說：「那本書寫得滿好的。」

「前天，我到書店結帳，才知道只賣掉三百本左右。」他說。「書店說這本書沒有做宣傳，能賣這麼多已很不容易了！」

我知道他有些埋怨我，因爲在該書出版之前，他和我談起要請某人某人寫序，請某人某人寫書評，但我不贊成這種做法，現在他的書賣不掉，我確應負一些責任，我只好替他想一些補救的辦法了。

二月十一日

今天到馬六甲雖然只停留短短的半天，但却會見了許多在教育界做事的朋友，談到文藝書刊在馬六

甲的銷售情形，都搖搖頭。這使我想起文藝作品和讀者爲什麼會有那麼大的距離的問題，這個問題實在需要文藝工作者深省。

二月十七日

很久沒有回依藤先生講教了，這一次到檳城，特地去拜訪他，我們談了近三個鐘頭，甚爲投機，要不是我另有約會，我們還要談下去。

依藤先生交了一部十萬字的長篇小說原稿給我，在三年前他已和我提起這部小說，我等着看它已經很久了。依藤先生說他是花了十年才寫成這部小說的，這種認真謹慎的態度，實在令人欽佩。

目前，大多數的華文作者都是快快的寫，快快的發表，所以，粗糙的作品充斥市面，如果大家能有較多的時間去推敲，作品的品質就會大大的不同了。

二月十八日

和溫梓川兄談起辦文藝刊物的實際情形，當他聽到一個文藝刊物銷到五千冊，僅可支付印刷費時，他不禁咋舌大吃一驚。我告訴他，刊物發給總代理僅可收到五折的刊費時，他才恍然大悟。我又對他說，總代理轉發給書店只收七折，而他們要付運費、包裝費及各種開銷等等，也不見得會賺錢，所以，華文出版業難，發行業也難。

二月二十日

一個刊物經年暗損是不合理的，所以，自去年開始，蕉風便決定努力走向自給自足的道路，我們的希望只是以發行收入來支付印刷費和稿費，然而，這個目標也難達到，我們的每月平均收入除了付印刷費外，餘款僅足付三分之一的最低標準稿酬，於是，若干作者的稿酬不得不延後發出，有些朋友瞭解這個情形，自動放棄稿酬，譬如錢歌川教授和黃潤岳兄早在去年二月便申明義務爲蕉風寫稿，本社全人也決定不取分文稿費，大家都希望這份辦了十二年的文藝月刊能渡過困難，繼續出版下去。在此時此地出版華文文藝期刊，要是沒有熱心人士的支持，是很難生存的。

二月二十四日

赴怡參加一個宴會，遇到蕭遙天兄，他剛從泰國回來，大談泰華文壇的情形。他說，泰華文壇有一股活潑的生氣，是我們這邊見不到的，一般社會人士也很重視文藝活動，往往拿出實際的力量去協助文藝工作者。他勸我到泰國去看一看。